



美國賽珍珠女士最新傑作

女與男

Of Men
and Women

PEARL S. BUCK

上海正氣書局印

美國賽珍珠女士著

男
與
女

李木譯

上海正氣出版社新書之一

前 言

一個小說家大約不需要說出他寫一本關於男與女的書的理由。男與女不但是他的材料而且是他的生命，並且在他們的生活中小說家所過活的方式很少需要解說並且必須被接受。然而爲甚麼這些材料要出現于這本書裏，却不妨解釋一下。

當我的大部分生活都是在中國渡過，那裏的男與女的型式是固定了的，而回到了我的本國之後我發現兩件明顯的事體也是外邦人來到此地所常提說的：美國女人們的一般不滿足與男女間顯著的缺乏歡樂。不必用很銳利的觀察就能够看出這些事實，雖然無疑的它們對於新到此地的人比久住此地的人更爲明顯。但我對於這些事實的興趣不及我對於它們的原因。爲甚麼在像我們這樣的國家，女人們被給以各種特權與她們願意的那樣多的機會，她竟是常如此的自己不滿足並且在社會上是這樣不安定的一種影響力？而且爲甚麼男人不該像他應份的那樣更喜歡她。

爲尋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我自然重新考慮那與我們的極不相同的中國舊式的家庭生活方式。那種方式是否比我國的可以提供快樂的更大可能與在那方式之下和我們的相比較可以發展出甚麼樣的男與女乃是一種有趣的推測。我的結論將成爲很明顯的。簡單的就是完全的自由是男與女能够最快樂的生活在一起的氛圍。但是它必須是完全的。

最後一個問題還要問。爲甚麼這本書在此時出版？因爲時間的迫切。在奇異與預兆的道路上女人們的運命在世界各處都似傾向法西斯主義。再遲了恐怕被迫不能說了。

目 錄

前 言

第一章	男女關係的不和諧	一
第二章	中美家庭比較觀	一七
第三章	美國的男性	三一
第四章	美國的女性	四八
第五章	一夫一妻制	六四
第六章	女子如天仙	七五
第七章	女人與戰爭	九五
第八章	男與女彼此相教育	一一〇
第九章	女子與自由	一三四

男與女

第一章 男女關係的不和諧

我很幸運能永遠同高尚善良的女性接觸，我最早的記憶集中于兩位婦女，各代表她們的社會典型，一位是我的美國母親，一位是我的中國褸姆。雖然這兩個人在她們的生活史上每一時刻都各異，她們却很奇怪地相像。我的母親是我所知道的女性中最能幹最有趣的一婦人，她在自己的時代下受到很好的教育，她有修養，富幽默感，聰敏而又健強，雖然她自二十三歲時來到中國，六十四歲時，死於斯土，她却絲毫不爲任何中國影響勢力所改變。她從內心發展一如她在自己本國過活一生。

我的褸姆王媽幾乎也像我的母親一樣的有力，能幹而又強壯，她雖然未受教育但却開通，是揚州一位商人的女兒，她一生中幾次遭遇危難，我母親都救了她，因此她們二人自從相遇便未分離，直到王媽年紀老時死去。在別人的面前她們是主僕，但她們在私下，尤其是晚間用晚飯之前一小時王媽替我母親梳理烏黑的長髮時，她們的談話是極其家常親熱如同朋友。我母親確實從未把自己的難事講給任何人，但她却有安慰人的天才可以使別人把自己的身世難題都講出來。許多人從若干里以外經過

畸屈的山道，石子路，只爲的將他們的悲楚訴說給她聽。這些人之中多半是婦女。我那時尚是一個孤獨的女孩子，安靜不爲人所注意，她們就當着我暢談。因此從很早我就感覺到女性們單獨在一時過的生活完全是她們自己的生活。

因爲那時期的中國婦女被囿於一種不可犯的模式。她們的地位是在家庭。這句話固然是普遍世界的而中國的女性不但接受它，並且從家庭中作出一些事體是我在其他地方所不會見的。中國的家庭並不像西洋的家庭，只是男子回去吃飯睡覺的地方，此外便與男子的生活無干。一國的真實生活就是在家庭中演進，他們把國家二字一向是聯帶講的。甚而男子只是一家的一部分，家庭由女子管理，社會的整個組織交織成緊密複雜的大家庭生活，三代四代同堂居於相連的屋檐下。有人也許要說中國女性在家庭以外的活動範圍很小，因爲她所有的管理能力全用於負責照顧大家庭中的長幼上下諸事。宗教方面如祭祀祖宗焚香拜廟，逢年遇節的祝賀儀式，生死嫁娶等事，教育男兒升學擇業，教導女兒將來出嫁後會侍奉翁姑相夫教子安慰老人，看顧弱病，周濟貧困的親戚，所有這些都是婦女在家庭中的責任。

因此決無可驚奇的就是中國一般婦女都能發展成爲健強，聰明，能幹的女性，不管她能讀書識字與否。識字讀書對她的關係很微。女性傳留給女性的是一些廣博的歷史知識，習慣，儀禮，與實用的知識教導她們使得她們成爲一個大國家整體的一部分。但是比任何實際學識更重要的乃是中國女性所

獨有可貴的沉靜而自覺的堅信。試留心注視在世界任何地方的一個中國女性，你會看見她是一位具有個性態度安祥的人，她不以為自己和她的舉止有應表示道歉，並且她的安靜的目光閃照出她的明淨而平定的心。她曉得自己女性不可減損的價值。她不為與男子比較之下的自己而煩惱。她承認自己的差別却知曉自己與他不相上下。

誠然，她使得自己的品格如此光榮，所謂婦德，並且漸被承認這些品德是文明人的要件。因此中國的男子不能稱為男性而只能叫做粗魯之人。林語堂在他的名著『吾國與吾民』中說道，『女性聰慧的品質乃恰是中國人心性的品質。』如此中國女性的能力的長成就在她把一國的生活集於一家並由她管理。

我是一向承認男女平等的，直到七年前我返回本國。我認識美國女性是在外國時並且為數不太多。這些少數的女性我當時發覺都是很不平常的婦女。我想像那些甘心遠涉重洋到異國居住的女性們多少必有些異乎常人的地方。那些美國女子與中國的女性除了外表習慣所不同的地方並不很多。但是自由她們，固然我的母親也曾告訴了我，明白了這些習慣也表明一些重要事體。美國女子可以走出家庭的自由，她們與男子可以隨便說話交際，以及她們的舉止完全是自發的並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徽象。我當時才第一次曉得在美國的男女的型式和中國的男女固定與靜止的型式不同。

因此我回到自己國裏時我希望能見到男女的真正平等——國家政事不分大小全由兩性同樣執行。

現在中國的社會已在改變家庭的門戶業已開放讓女性出去。她們出來仍是態度安詳，堅定自信，習慣于執行的責任，她們躡進學校，工業，商界，甚至政治機關。當然我希望美國女性會更自信與能幹。她們不是早已慣於參加生活各部門了嗎？

第一次使我吃驚的是當我問到有沒有一家全由女子管理的完善的銀行。我在上海時朋友都信任一家女子銀行並稱讚女子的投資經營本領。她們發現那些女子精明，勇敢，謹慎兼而有之。但在我的本國據說竟無一家女性辦理的銀行。當我問到何故時人們說恐怕無人肯把錢存入這個銀行裏。我至今仍未尋出這個原因來。

第二件使我吃驚的是我去找一位女醫士，因為我也贊成中國婦女只願找女醫士為她們看病。但是有人並且還是女性告訴我說在美國很少第一流的醫生是女性。這裏的婦女大多數甚至生育時也喜歡請男醫士接生，我的意見永遠認為應由女大夫接生。不論怎樣有醫學知識而又敏感的男子，他如何能體驗到婦女在生孩子時的情形呢？這是一件他們決不會完全明瞭的經驗。我依然不能發現女子喜歡請男醫生的原故，我很堅決地找到了一位很好的女大夫我時常去請教她。

出我意料之外的事一件跟着。我原來希冀在這自由社會裏可以找到許多女性，到處與男子各盡能力同樣工作，實際上我見到的她們的勢力却遠不及在傳統生活方式下的中國女性。

更甚於此的是在美國國家大事活動中心竟幾乎完全缺乏女性的勢力。她的言行舉止竟使得她的最

大天賦與力量的女性品質被輕視並被人認爲太女氣。不但她們的勢力不能深透社會使文明人士卑夷暴力而信賴理性，我們美國婦女甚而擁贊強暴爲男子的美德，並仍盲信如此作法，養成其社會暴力，時時表現爲匪盜與戰爭。幼童們未入學校之前便在自己家庭中學會了自認爲優越的男性頑強蠻橫，他們就以此爲模樣努力做去。我會親自聽見美國作母親的常對她的兒子說，『不要像靦靦的女孩子一樣，你是男兒』。假如希望造成某種類的男性，我便能明瞭這種教育，但是你對於婦女一再教訓她們的兒子去輕視女性，又作何解呢？是不是需要女性造成卑遜爲的讓男性自己感覺優越？那末這種卑遜是如何的不公而那種優越又是如何的脆弱！女性在美國國家生活中並無重大的關係，固毫不足驚異。

我在寫這本書時我問到她們。今天早晨我坐在一個農莊中，這裏是我的家，我並且想到與我近鄰的許多高尚良善的婦女。她們幾乎在每個家庭中都沉着有力地在工作，並運用聰智爲她們的家庭創建秩序與幸福。這是我們知道的全國一部分人，並不算出奇，他們的婦女們在家庭與工場，或田間工作。她們對於婦女們保持一種無分階級的傳統見解，使得女性在家中整理什物，烹製飯食，或爲人家刈禾得工資，或去城市工場工作，每月亦得相當收入，每遇星期休假，也穿戴得衣履整潔，儼然時代女性。我認爲她們都夠現代女性。我昨天在一家廚房裏看着她工作時，我便想到，她就是我所謂的現代女性。

她本是生於匈牙利，是大家庭中的一個女兒，漂流到美國，在那裏長大，健壯而漂亮，她年輕時

嫁給一個農夫，他們有了六個孩子。她獨理家務看顧子女，下午還去田間工作。她已經五十歲了，但她仍歡喜到田野去作工。當她喊着，『哈，我要把雙手玩弄土壤，』我知道那是春天到了。她的丈夫死得很早，拋下她同六個孩子，她一人操持家務，並為人傭工贍養子女。現在她的孩子們都長成人了，祇有較幼的女兒還不會長大，大兒子去年已經結婚。有一天她同我談話時眼中濕潤着說：『不久我就要當祖母了。』我從她說話的語氣知曉她的滿足，因為她的一生已圓滿完成了。

她並不孤單。世上很多女性像她一樣。我有一天安慰一個失業的隣人之子。他答道，『這沒有關係，我的太太在某工場做工，她可以暫時供給家中用度，直到我再找着事做。』我又問道，『這裏的婦女多半都到外邊做工嗎還是你的太太特別有本事呢？』他回答說『不，她們一向是如此，我太太的母親現今還在織襪工廠做工，我的母親也在織衣衫工廠工作。我們這裏男女都是有工作的。』

大概的說，美國一半的女性是這樣的工作着。她們是忙而心上穩定的女性，供獻自己全副精力於家庭或國家工業或兩者皆有。她們是高尚善良的女性。看見她們的穩重熟巧的聰慧，我便常想到應當有更廣大的用途。這種熟巧，這種聰慧的生活是世界上萬國機器房內所缺乏的。但是那裏似乎就找不到女性，雖然可以出現於別的任何地方。而且爲甚麼在我們的國家本來給她們自由了，在社會的機器室內却沒有她們的地位？還有那些在家庭中不需要整天做工或不必到工廠與田間幫助男子做工的婦女，她們如何利用自由呢？她們也不能參加那機器室。她們根本不幫忙男子。實際上她們過一種與男子

的生活及國家工作分開的生活。

我對中國舊的男與女的型式並不代爲辯護。我國的是好一些，即便不好因爲是我們的一種對於我們更合式些。然而我却被迫要進而問道：爲甚麼許多美國婦女對於她們有自由可以隨意去做反而像是多皆不快樂？而且爲甚麼我國的男與女彼此不能更愉快？我對於中國舊式的美滿家庭生活感覺喜悅，雖然也有它的弱點，但他們的男與女，互相生活的一切事體與瑣細處都能彼此享受。那末何種式樣的生活對於男女是最好的，中國式的還是我們的絕對民主國型的？可是我國的不澈底辦法所給予男女的皆不能滿足；既然男女均不能滿足他們的生活當然不能諸和。

因此欲從根本明瞭任何民族，應當先去明瞭他們男與女之間的關係。一個旅客在某處遊覽，直到當地的景物對他熟極了，如同鏡子照見自己一樣，但是假如他不會從經驗或深切的觀察明瞭一個國家中男與女彼此相待的方式，他們互相瞭解的方法，以及各人在整個生活中所佔的地位，則該國的真象便不會爲那個觀察者所獲得。

男女的基本要素到處都是相同的。這種人類的分別，生爲男女不同的兩性是我們大家全知道的。這種不同比着國家民族的分別是更廣遍，深切，更重要的，然而却是最常被漠視的。一條根本大法只能從男與女共同生活的方式得之。當男與女之間諧和時則該國的文化——即是整個的生活——是豐富，和平，而無神經緊張，並且具進步是安穩而圓滿的。但若是男女的關係紊亂而無諧和，並且彼此不

能愉快過活，則一般生活必盡是緊張激怒與摩擦。你若告訴我某一民族是不安定，與衝動，好辯，武斷，易變的，我即敢斷言這民族中的男與女是時相對立衝突的，不論他們明知與否或承認與否。在艱苦時能毅然無畏，在歡樂時不奢不驕，無論在何時都能不失均衡——這乃是一個男女諧和的成果。

有的結果似乎很遙遠然而却有時是根本缺乏諧和的直接構成。一種廣遍的不安之感，通常應是由於經濟原因，然我相信多一半是因為男女彼此間的情緒不安的結果。當他們彼此不能互信，懷疑對方個人或是全體，是否忠實，則在每人心中發生一種可憎恨的孤獨與淒涼之感。因為人類不應是孤獨的，但當他們生被疑慮不信任與缺乏了解割開了他們天性應當是共接近的對方，則痛苦與不幸自然要發生。在一個社會轉變時期男女間整個關係發生變動舊制度被破壞而新的尚未建立，則這種男女心靈上的孤獨也會感到。因此男女若是不能和諧，他們的生活與事業分離或相矛盾，則一生均似不穩妥而危險。全國人士的心境都是失望與恐懼，縱然經濟繁榮亦不能稍減其苦惱。男與女能够應付任何事體，能够忍受任何艱難，只要他們能够相信彼此的忠心與相悅。假如他們彼此不能信賴則沒有一件事能够協力忍受。

就是個人想着逃脫這種廣大的失意氛圍也不能。固然每一時代的開始也有不少羅漫蒂克的快樂的婚姻。這些伴侶之中有多少能夠繼續快樂將不僅有賴於他們本人而更主要的將賴於那個時代的男女整個關係。即便男女個人彼此滿足，但非有全體男女皆得滿足而後才能完全快樂，則彼此間之不足仍

甚易發生。因為男人仍是男人，終其一生，女人到頭仍是女人；而且太常有的事實便是他們二者終不能相遇於一起。那真乃悲劇，他們若是不能做到，因為他們不會獲得如兩性相遇和諧的生活之樂。

而且我的意思並不僅指結婚的相遇。因為結婚只是人類兩性遇合的方式之一。人生的每一部門皆有充分遇合之樂的可能。男子們的整個人生是確當的，惟有當他們所尊重的女性們瞭解並贊同他們的為人時，而且女子們的整個人生也惟有在她們所尊重的男性們瞭解並贊同時才算是確當的。愛情也許在一生中能如此做過一兩次，但其餘大多數的時間均不會，而且假設它能如此做時又是將男女的整個關係祇限於其表現方式之一。

當然男女自一降生為男女嬰兒以迄成為老頭老嫗而死之期間內會發生一些關係的。他們彼此却從未能完全自由，不論他們的愛或憎是如何深厚。因為憎也和愛是同樣是一種關係的產生，而真正的毫不關心幾乎是不可能的。若是不關心被說明時當然就是有點關心了。故意勉強說男女彼此不是極度相關也是無用的，因為他們在任何地方本是有關係的。聰明的民族承認此點並且合理的予以按排，整個國家的民情溫和和平靜，便是其結果。

古昔的中國人由深熟慮選定並發展其傳統生活型式，即將女性置於閨門以內，同時他們却盡能力援助女性。他們令女子纏足使得她很難從家門移動多遠，但是他們也拮据住她的心，說是女子不當學習男子所學的一般知識。甚至女子一概不給以讀書寫字的機會。在這件事上中國人是聰明而仁厚的。

既然堅決制定女子的地位是在家中並且她必須守在家裏，他們遂設法把她的心和身體都限於那裏，因此幾世紀之久她們不曉得自己是一個囚犯。假如他們把她的腳纏起，而任她的心解放那將是何等的酷刑！假如她被囿於閨門以內不能邁出而幻想外面的美麗世界活動娛樂，但却不容她享受又是何等痛苦。但是中國人却不然，他們對於女性很仁慈而不給她們痛苦。婦女們居於家中安然地快樂地無知地繡她們的三寸花鞋，穿在腳上甚至夜裏也不脫去以免男子看見她們那變了形狀的雙足。她們稱自己的雙足爲金蓮，男子握弄它作爲愛的表示並作詩詞稱贊它。中國婦女的小腳幾世紀之間皆認爲是性的象徵，男子們在一望見那三寸長兩指寬的纖小金蓮時熱情便被激起。直到了近代開始時不願意放棄金蓮的却是女性自己。她們許久以來操縱男子的能力就是她們的金蓮。

女性們漸漸變得很有權力。在她們的生活範圍之內，她們的力量已很深入並且升得很高。她們已經完全明白了男子的天性。她們抓住了男子的每種弱點，並且兇狠地利用這些弱點以達到她自己的目的，不管是善的還是惡的。既缺乏別的教育，她們遂發展狡猾，奸計紆曲與媚術，並且她們把男子整個掌握住，用聰明迷惑頭腦簡單的男子而用稚氣天真征服有學識的男人。男子爲她們預備衣食住所。男人爲她們而工作，而鬥爭，並保護她們。她們却給男子一件報酬。那就是給他一種優越感因爲他是男性，並且當她們像是很寬宏的給予他時，她們却用綿繡的衣袖遮住她們的竊笑。

這種中國的舊男女生活方式最大的壞處就是對於男子太不公平。女性在家庭中的權力變得太大，

男子的勢力日漸趨弱而至受她們的轄制。因為女子被長久的習慣將她們限制在家裏直到她們把家看作天然的勢力範圍而不再想邁出去，她就變成了家中的暴君。假如她是愚笨她便毀壞了男人的消化因為她作出多樣的美餐強讓他都吃下。她或是鼓勵他去享安逸不必太賣力氣，並且即便他甘心聽從她的話他仍會有時覺得懊惱，因為他知道自己是消耗生命。然而這種愚笨的婦女在家庭中並不比聰明的婦女更壞，她們的聰明使得她的能力無時靜止而驅使男子去作他不願意作的及多於他所想作的，逼迫他完成她的而非是他的工作。

固然這種不幸是因為女子生來常是有腦力的。這種將女子關在家中的方針應當也設法把女子生來具有和男人一樣好的腦力消滅才是，因而她們不需要。假如女人生來就是智力卑遜而男子天生皆是優秀，則女子永遠守在家裏的方法無疑的是十分滿意。但除非能作到這一步，便不會有滿足的。中國人四千年的經驗如此證實。極合理性的中國人用了種種方法在傳統的方式下謀男女間的諧和。他們使女人無知無識並把她關在家裏，讓她操作家務與生養子女。他們使女人視生男育女為她的主要天職與最大光榮。他們將榮譽加在賢妻良母身上。此外他們實際上完成一種在英美各國所不能盡皆作到的一件事即：中國人使每個女子都得結婚的歸宿。他們認為這是很公平的。他們說假如社會的旨意制定女子的地位在家中，那末為維持公正便是使每個女子都有所歸之家，其它任何事全非真實。

但是他們所認為的公正乃是強迫的。還不應當只由男子作主。因為中國人在幾世紀之前便感覺到

了，假如全憑男子的主意便有許多男人不願結婚。他們很早便已知道娶妻對他們是一種嚴重的事體。至少一件，他作父親的責任便算決定了。假如一個男子不會與女人結婚，他永遠還有機會不當父親。但是等到他成爲一個女人所獨有時他算是無法擺脫了。中國人從古昔就明白天生適於當父親的男子爲數很少。許多是被強迫担起父親的名義。事實上有一種並不可喜的覺醒就是在中國很早的歷史男子們發現與一個女子同睡過幾個月後便生出一個嬰兒，原來就算是有了有一種固定的關係呢。女人們遠在男人之先就疑問到這種結合，隨後漸漸相信。但男人却只是非所甘願的也只得信從。

等到這種事實被正式認可之後，中國人用他們合理的方法依據這事實而規定他們的生活。既然子女是由男女所共同生出，他們必須爲子女而共同生活。但是男子並無因此項約言而放棄他私人自由的意思。他供養妻室兒女的衣食住所。他們必須住在那裏，但他却仍可任意漫遊。這就是女子的家庭生活的起始。並且婦女世世代代就關在那裏，她除了作飯縫衣及養育子女之外一概不知不識，同時男子仍繼續遊玩——因爲他受的教育是商業活動，政治，藝術以及一切家庭以外的生活。

婚姻就這樣成爲必須履行的。當然事實不像如此所說。中國人是一種高深難測的民族。他們並不制定法律而希望人們自動服從他們。他們也不相信用暴力強迫他人的功效，除了因暫時的必要。他們知道假如人們能被勸解自願去作某事便是達成此種目的最穩當的方法。爲了使結婚成爲必須履行的義務，因此中國人乃鼓勵敬祖宗。他們曉得人類各個所最怕的莫過於死滅，他們隨宣稱一種信條就是人

若有子嗣便是不死。他們說他的子孫祭祀他就如他仍然活着一樣。因此一個人必須有子，越多越好，因為中國兒童很易死亡。但是他須要合法的兒子，是要自己的親生子，他便必須結婚。男子的永生的代價因此全賴結婚，並且惟其如此男子才視結婚爲必需。于是父親要忙着爲他的兒子結婚並且獎勵女人生子爲主要天職，因此假如一個賢德的女人不能生育她便不當抗議她的丈夫再娶一個女人到家裏來。她甚而鼓勵他如此作，忍着傷心完成婦德。

這被稱爲婦德，否則人們便不肯犧牲自己了。聰明的中國人曉得只有爲正義犧牲自己最容易打動一般人的心。因此幾千年來有許多無知的中國女人都忍着痛心勸她們的丈夫再娶一個女人代替她的地位替她給丈夫生兒子。

這不是容易的決不是容易的事。我會聽她們講自己的傷心故事怎樣在夜間用棉被角或用手帕塞住自己的嘴俾不致使男人聽見她的哭泣。但她們却永遠相信她們的男人那樣作是對的。

這種制度還有一種聰明處。大自然的奇異旨意使得到處的女性在身體方面都比男人強壯，她們到男人該死過了却仍在活着；因此世上幾乎永遠是女人多。這事在中國很危險，因爲女性的天然抵抗實是被她的生存阻礙更加强了。她不被溺愛也吃不到好飲食而所有的損弱生之抵抗力的辦法都加給了寶貴的男孩；結果不幸女孩子活了，男孩子却都夭亡。假如使每個女子都出嫁有家多妻制是唯一的辦法。任何一國若是定要他們的女性都守在家裏，尤其若是該國男子的主要職業是戰爭，則除了故意殺傷

女嬰的方法外惟一可行的辦法就是多妻制。雖然現代的戰爭殺死的婦女兒童比以前多多，而男人的死亡率仍比女性高的多。因此多妻制在中國古時是合法的。

假若不幸女子天生仍然是沒有腦力知識的，則中國數千年來固定的生活方式，對於中國男女仍會是圓滑適用的。可惜到處每個家庭中有很多聰明的女人富智慧的女人。這些不肯安定的女人發現自己無識地被關在家裏遂不能像以前的婦女被迫所當作的安然知足忍受。反之她們努力於自己所願做的，并且在任何她們所能的方式下變得很有勢力。

法國的雷諾德不久以前曾說過，『你不曉得男人用盡了多少方法才得一夕的和平！』許多中國男子也會如此嘆氣說，當他們每晚回到家去會着的是一位強壯，固執，聰明的女人她的整個精明的心力都集中在他身上。假如她又美麗，而且她多皆美麗的，因為她曉得愛美是他的弱點之一，那末他甚而就在開門走進她的閨房之前便業已束手無策了。

在現代的中國給予女子完全平等的許久以前女子在中國是男子的上鋒。實際上，我甚而懷疑在現代革命發生以後男人反而歡喜，並堅持讓她們僅僅同他平等。這對他們是進前一步，她們却反受敗失。她們不能再固執與利用無知識去獲得她們所需要的，再裝作幼稚天真無責任柔弱誘惑，而其實她是強壯有力作事能幹心思狡猾。在中國反而是男子希望在憲法上寫明女子應同他們平等并接受一個成年人的同等責任。他樂意把所有各學校與職業界的門戶爲她開放，并且他是怎樣的高興看見她拿起工具

同他一起工作！

是的，任何國家欲使女子返回家庭，我建議在採取這一步之先，不妨把中國的男女歷史細讀一次，因為女子在中國會是最得意的。她們利用無識迷惑男人的智慧。因為無識她們沒有作合理行爲的必要，並且她們很早就看到這一點。男人常說除了發脾氣，狂想，怪癖之外還能從女子得到甚麼？當他們晚上倦極回到家來爲了和平他們一切都讓步。

並且因爲無知，女人雖極有權力却常不能作男子的良母。她們的孩子多在很幼便死去，並且教給她們基本育兒法也無大用處。因爲未受過教育的心實在學不會任甚麼事。它生長成就被自己無識的意見所佔滿，並祇相信自己是對的。惟有真受過教育的心才明白自己有錯誤的可能。因此無知識的中國母親永遠自以爲世上沒有新奇的主意，並且假如她又極愚笨，那末她是不堪教導，於是她所過分鍾愛的兒子們將受很大痛苦。

因此男人永遠要受痛苦的若是女子愚笨無知。他們比女子更痛苦，不是因爲她比他強壯，比他有抵抗力，而是因爲他在一生最需要智慧聰明的照顧時期，——童年，少年，在疾病與心靈的危極時期以及到老年——最經不起女子無知識的傷害。聰明的中國人也看到了這一點，遂使男孩子很早就離開女子的看管，俾可減少這種危險。因此七八歲的男孩子有的就同男子在一起。但做父親的常常出外母親却永在傢裏，於是孩子又跑回到女人面前，被溺愛被慣壞——雖然原意是愛孩子。就因了這種溺愛

若干世紀來男子在女人的手裏變弱了。

一個國家裏的女性若不得自由男子也不能自由。中國最後發覺此點。而今，各處門戶皆爲男女同樣開放，最近幾年的大戰更促成他們在各方面的共同協力合作，戰後未來的事業責任更加重大化，男女必須平等自由共同努力才能勝任。

第二章 中美家庭比較觀

我對於美國的家庭情況很熟悉，一部分由於我回到本國後幾年來留心觀察，但大部分還是由於我在中國時仍生活在地道的美國家庭中。我的父親是美國人，內心忠誠，樸實誠摯地相信美國的家庭乃是最佳的。我們甚且認為美國家庭乃基督教的一部分，他們並覺得到中國傳教是他們的義務與特權。我不相信我父母的善良心中曾經自問道中國是否有一種家庭生活像美國一樣的有價值或至少比美國的更適合於中國人。

因此我們的家庭絕對謹慎地保持美國式的。我們用西式傢俱陳設吃西餐，雖然我們小孩子却更喜歡吃中國飯，並為滿足我們的要求所以偶爾也作中國飯菜吃。除此之外，我們時常極高興吃僕人們的中國飯食，等到我們的飯開來時心中怯然地聽母親問我們的飯量因何大減。我們每天早晨起來先祈禱，早點吃粥和雞蛋，然後讀美國書，禮拜日到教堂作禮拜，所不同的只是教堂裏的教徒們都是中國人而非美國人。我們所受的教導完全是美國家庭式的，並且在精神上我所接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遠在萬里以外的雖未曾親眼見過却只由父母口中講說的祖國。

他們的決心得到十分的成功使我成爲完善的美國人，雖在異國生長了半輩子回到本國竟一點不感

覺陌生或異樣。一切都像我自己的並且十分習慣。對於這一點我應當感謝在中國的我的美國式家庭，因為過了童年時代我自動的離開我的美國式家庭，深入中國環境。我到了中國各地那裏沒有一個白種人的影子，並且住在中國人的家裏又是一個白種女性所不會經歷的，就在那裏和一些生活方式完全與我不同的中國婦女們靜心常誼，我又得深切明白中國家庭的真層，這時我却是成年的女性而不像童年與中國的兒童玩耍時一樣的心情了。那時和現今的經驗都很有價值，兩者互相彰明。我說不出那一種比較更好，中國的還是美國的家庭。

因此我提出中國的家庭來不是將它比較優於美國的而是藉彼此的絕對不同來更加釋明美國的家庭。在我想到兩者的相異時，第一我從家庭與外面世界接觸之點來看。中國的孩子在自己的家裏找得世界，數千年來的世界都在他家的門牆以內。他進入家中並不只是進到一所房屋與花園。他是進入幾個或許多院落屋宇，這要依一家的經濟情形而定。在這些似單獨而實又相連的宅院裏各人都過這種大家庭生活，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或是最長的男子同他的妻室爲一家之長，以下直達他們的子孫或曾孫。每對夫婦各有他們的單獨住房，但吃飯都是同鍋也許男子們先吃女子們後用，並且每日的生活都是共同的。在中國即便是窮人的家庭中同住的也不只一代人。

因此中國的兒童不把家庭看作是他父母和自己的。實際他與父母只是大家庭組織下的一支。他與許多堂兄弟還有一些僕人每日混在一起，因此中國孩的們很少感覺到那一個人主宰全家，而美國的

孩子却很容易感覺到他的母親是一家之主。他在許多個人之中生長起來，許多成人，除他之外還有許多小孩子，不僅是他的兄弟姊妹，而且還有他的戚親家的表兄弟姊妹。他學習和他們相適應，並且因此到他離開家庭時他已經曉得怎樣和外界的人們相處。他不需要練習與生活相調和因為他自從降生在他的家庭時起已經學習調和了。

再者這種家庭還爲中國的孩子們預備下兩種可貴的資產：情感的早得安全與經濟安全的基礎。中國人相信結婚對於所有的人都是一種必需並當像衣食一樣的爲每個人設備下，中國人做父母的等他的子女快成年時便開始替他們找配偶。還有時並非完全專斷的。孩子的性情也增加考慮，並且也徵求孩子的意見。在現今的摩登時代年輕男女多皆彼此先見面並給以相識的機會。但所表現的目的是婚姻，並且青年男女也明白此事，假如他們彼此喜愛便贊成；假如他們不同意父母再去物色。沒有人談愛情。那是希望在結婚之後，並且多皆如此。這是中國現代婚姻方式。它在極端的父母之命到極端摩登的自由戀愛之間各有變化不同。

自從一九一一年改成共和國體以來許多學校皆爲男女青年同樣開放，並且自幼稚園到大學全有男女同校，不可避免的是男女遠比以前由相愛而結婚的機會多了。這種婚姻不美滿的百分比更多於父母代爲安排的婚姻。容易與私下離婚的辦法起而解決此種情況。中國人永遠認爲個人的自由與快樂最重，並且傳統習慣遇到不便時在這古老的國中很快的改變。

次於情感的安全，中國的傳統家庭又供給極舒服的經濟保障。不希望年輕男子在應該與正式結婚時能自己贍養妻子。他和她仍住在父母家裏他再出去求學。自曾與家庭的担負迫使他一至可能時便當去找工作，而家庭的勢力即到那時仍然幫助他。再者，家庭仍然繼續保障他的生活。在任何時候如果他失業了家庭便幫助他直等到他再找到工作。在這方面，到將來當然他要贍養年老的父母，並且他自己望着未來知道他的兒子會保障他的老年無憂。這沒有所謂依賴與羞恥，因為他曾依賴父母並且將依賴他的子女，這是人生的循環並無可恥，因此在中國給每個人以社會安全的乃是家庭而不是一國。

所以，一個中國孩子降生下來時他就算走進了世界而不是生於狹小的巢窠。還有一層這裏是一個活動的團體許多不同年齡的人們已經在那裏忙着生活而他僅是又多一個——寶貴被鍾愛，假如他是男孩子便常被慣壞——但他永遠是這團體中的一份子。到了十五歲他便算成年人了。假如他是男孩由七歲起他就被男子，多半是他的父親所管教。假如是女孩子她便受母親的特別教訓。但是每個人在這大家庭的組織中都各有其地位與工作，並且他曉得到某時期他必須為家庭盡責，同時他這一生也都能得保障。我認為這種中國家庭制度乃能養成中國人的和平鎮靜，情感安定，態度愉快安詳的特性。每個人——男女老幼——自己已都覺得自己的地位穩固。不管外面世界對他怎樣想，他的家庭世界總在那裏，不僅是依存他的父親而是仰仗一個大團體因此一旦他們中的一員暫時失敗還有許多人會援助他並負起他的責任。

因此實在可以說中國的家庭就是中國人國族生活的堡壘，並且是中國文明的核心。在現代世界民治主義盛行下這是美國人應當極感興趣的。因為這種中國家庭業已養成了一個天性極其民治的國家。中國社會從古昔時代就是流動自由的。木頭房子的傳統在中國久已有了，祇是他們的是茅屋。中國人也和我們一樣欽佩自力長成的人，而且中國的偉人多皆是自己奮鬥成功的。但不管是許多庭院的富貴之家或窮人的幾間茅屋，它的傳統習俗根本皆是相同。

我們的美國家庭完全與中國家庭不同。男女及孩子的三角關係是其象徵。男與女完全與其他家庭人等脫離而成爲孤獨二人，等到他們有了孩子便也加入這個小天地，並且在一種神秘，歡欣，有時也帶一點悲劇的感覺下這三種人合而爲一。這種團結或是極深而且密或是不能忍受，並且除非分離是決無法逃避這種情勢的。在中國家庭則是永遠有逃避的方法，假如男女二人配合失當毫無感情他們彼此可以互相擺脫而投入大家庭中。假如願意他們可以從此各不相見。至於孩子也很容易擺脫父母而不至感覺孤零。個人在那種大家庭中更容易自處。他可以逃避那深厚的感情聯繫以及它的滿足。但是他並不缺乏感情。中國人是熱誠的民族並且對孩子們極表熱愛。小孩子們極受愛護並得享極快活，雖非皆衛生的童年期。他們享受許多親族人等而非只父母二人的愛與嘉獎。所幸中國人不以接吻爲普通愛之表示，否則孩子們將每天被許多人親吻而有害健康。

因此在西洋小家庭制度下，我認爲首要的問題是維持個人生活與發展及小團體間的正當均衡俾獲

得最圓滿的家庭生活，同時這小團體與外面世界的關係也須顧到。因為在小家庭內只有父母同孩子，父母所負的責任乃異常之大。孩子的身體，情感與心靈方面的照顧完全在父母兩人身上，同時他二人間亦各有應顧到的關係並還要顧及彼此的個性。中國人家庭中許多不同的個性無疑的必有摩擦，但至少可討論的是因為他們的人數衆多，也許他們的關係不致太表面化，因而所感壓迫較輕，而西洋一男一女因愛情相結合關係極深並與其他人們完全脫離而自營生活稍有隔膜便極痛苦。在中國的大家庭中每個人都能得到逃避所，在只有夫婦二人的小世界裏各人都無處躲藏。也許他們的快樂大，但傷痛也更深並且愈無法逃脫。

的確美國的小家庭組織下訓練孩子也不能十分自然的與外界相吻合。從家庭生活跳進外面世界的活而得調整合式，使西洋的孩子比中國孩子更感到嚴重困難。美國家庭強迫孩子陷入一種特別的矛盾地位。在達到某種年齡以前它爲他們預備安極深厚密切的情感生活與隔絕外界的保障，而隨後突然把他們推入外界的生活環境中，這種辦法必使中國的父母震驚，他們若聽到『你必須有贖養妻子的能力時方可結婚』這句話必認爲不公，他們決不使孩子們無論到多大歲數暫時回到家庭中食住感覺可恥。在另一方面中國孩子也決不以他們的父母是累贅。他以贖養父母爲自己應盡的義務，他也希望到自巳年老時受他的孩子的贖養。

在仔細考慮過這兩種家庭型式之後，我認爲美國家庭若合理想時是更快樂史較好的，但是在低一

點的理想主義下中國的家庭更能適當的滿足一般個人的經濟與情感安全的實際需要。

但中國是中國，而我國是我國，雖然二者的對比已甚明顯，但仍未能解決美國家庭的問題。我們仍然過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信任自己的傳統習慣相沿下來的男女自由尋找對象，並且只有兩人共同建立家庭撫養子女。怎樣作才能使這種型的家庭更完美呢？

這是很難回答的一個問題，因為美國的家庭又與別國的家庭不同。它還是一種開闢荒區時代的家庭，還是當年男女冒險由一地跋涉到荒野沃土的精神遺留。孤零獨立，自給自足的能力是那種家庭所必需的，因之這種特點得以發展。而且創業精神成爲美國的象徵，則創業者的家庭也成爲美國的理想家庭。爲自己跋涉，爲自己建造成了美國的優秀特色，這種美德不可失去。

但是却需要問一句，而今已不是當年的開疆時代，則創業式的家庭還適合嗎？近十年來的事實表現，我們的受過訓練的青年人已不能走出去爲自己爲家庭找到一塊新地方。我們已經走到了別的國家所已到地方，需要使我們國人去適合他們的主義與時代。如此我們已走到了一種互助，年長一代的幫助年輕的得以早點結婚，而年輕的幫助年長的到老時生活安定。或是家或是國必須相當此事。中國是家庭擔任此工作並爲個人保留下不少的獨立與自由。我們的趨向是由國家辦理，然尚不能知曉將來對於家庭及個人的影響爲何。誠然頗合理的是我們根據人的天性認爲受家庭援助比由國家救濟喪失品德的可能性小。他得家庭的援助時親眼看見別人的犧牲，但國家的救濟金似乎是用不盡的且遙遠的，

並且人們不久便學會了白白享受。也許將來的國家可以如此，但假如那樣，爲使人們的品德不墮落則個人的獨立觀念需要改變。

在講述此事時我覺得我國家庭的真正問題全包括在而今已不復是開疆的時代但仍在開疆型式的家庭，二者之間缺乏調整。因爲在組成家庭的三份子之中，男人同孩子已經隨時代而前進了，但女人却不曾，而且現今的家庭似仍專是她一人的。工業發展把男子從家中奪了去。他的工作所已不在家中却是在一個形式與精神上皆遠離女人的地方，她一向所知道的而且也常分擔一部分的是當年男子耕種荒地，砍倒樹木，打鐵造具開小店等工作，但現在她不僅不能再擔任甚且她不能曉得男人作的是甚麼，她仍落伍在開疆時代並且而今幾乎完全是一個孤獨的人。

甚至她的孩子也因時代的改變從她面前走開。一向孩子本是她工作的一部分，除了管理家事製飯縫衣之外，她還教孩子識字讀書，並盡她所會的補充開疆時代不完全的兒童教育。但現在已不復是那時代，並且孩子們隨着學校移動。他在六七歲時就被強迫離開家庭去上學，嗣後每天只有極短的時間回到母親面前。

因此婦女若說她們如今的地位是在家庭，這真是一個寂寞的所在。每個我國的婦女，尤其是在中等或中等以上進款的家中，真是寂苦冷落之至。因爲女性當年會是自己世界的一部分，雖然在荒野之區而男人同孩子都和她在了一起共享愉快團聚的生活。但而今她却失掉了當年的同伴，她所聽到的只是

他們告訴她的，她所讀的只是有限一些書物，她在了那絲毫無她的地位的世界邊上虛度光陰，所僅有的安慰便是晚上的一頓飽飯。這並不够。一個人在明白了我國婦女現狀之後感覺到她們那樣將要餓斃了。

讓我引用最近方收到的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夫人的來信上邊寫着，『我們之中凡是對婦女現狀想過很多的，已漸曉然那些使女性成爲一種生產力量並給她高貴的工作已從家庭之中奪去。但一般女性不會明瞭此點，她不曉得何以她的家庭主婦狀況不能使她滿足，並且結果使她在不安定中。有一種罪惡之感。』

我相信這見解是對的。因爲美國婦女本擁有頗高的品質。她有智慧她受過比各國婦女皆優的教育。她除非受傳統的抑制她是具有靈敏的良知。她願意有用處並使她的力量。但，既被拋在後邊，她不曉得該作甚麼。她現在不能使自己的家成爲變動時代中的一部分。

對於女性比取消她們應盡的勞力工作更嚴重的是她不再是當年丈夫和孩子在家庭中的精神與道德的操縱力。對於離開她而生活在變動有趣的世界中的他們兩人，女性已不復是其精神力量的源泉。他們的問題不是她的。沒有時間去完全告訴她所有他們離開她時的生活種種

能再

明瞭或分享那些了。假如女性再得回那種失去的與男人同孩子的團聚生活，她必須再像當年開疆時代忘掉她自己，並跟隨他們進入他們的世界。

我如此鄭重告訴女性是因為我相信她的特殊情形乃現代家庭問題的根源。人類過渡時代的責任都放在她的肩上，而她的不能安寧與寂苦，不管她感覺與否，乃是在家庭與社會上的激怒物。在寂寞中她提出要求男人與孩子作她的同伴給她安慰。而他們由於天性非對這種要求厭惡即是被強迫。然而她終日仍是孤獨。當然她如此孤獨寂寞只有怨她自己。但她却看不出這一層。因為美國女性自蹈許多錯誤。例如，她養成接受與男性離開的這種錯誤。一位剛結婚的年輕女子有一天對我說，『我們只得承認是同一個總在疲倦的男人結婚，現代的競爭是如此劇烈可怕使我們的男人把所有的時間全用在謀生活上。』

她本人的外貌是那樣的肥胖，健壯，一點不疲倦，使我忍不住說道，『但是你為何不也工作，俾使他不致太疲倦並且你們得以共享快樂呢？』她笑着答道，『噢，是的，每件事體似乎都有它的固定安排——事體很難改變呢。』

假如大多數的現代女性皆作如是想，那麼她們當然將更趨於同男子分隔並成爲真正的廢物，將來必被幽置於後宮之內，並且我們的文明也將日漸低落。因爲一個現代國家不能達到真正的平等自由，假如國內的女性在工作與生活上不願也不能與男子共同分擔享受。

我不相信這是大多數的美國女性的精神。開疆者的熱血在她們心中是不能消滅的。因爲開疆者願意離開一切他所知的並走出去另造一個他所要的世界。變動不能恐嚇他。在我們國內必須具有和國家

一同生長並願意守在努力建造的男子身旁的精神的女性。假如那裏沒有，那麼我要說在家中的每個婦女是美國民主主義最弱的一環，而且因她的柔弱累贅着男人並阻礙她的孩子。用她對他們的深愛應當去領悟和他們共家庭以外的生活和在家中珍貴的相聚幾小時有同等的必要。

因此美國一般女性現在應當被喚醒與鼓勵，假如需要也該被警惕，去明瞭她自己及她任外面世界所改變的因為她在家庭以外不會是外界生活的一部分。

美國的男性，或者是我想像，必也歡迎她的這種轉變。由於觀察談話同經驗我愈相信越是有智慧有學識的美國男子越感到現代男女的關係需要改善。他願意女子有學識能負責，但他却不知道應如何使她感覺到有此必要。我有一次在華盛頓某宴會席上與一位政治要人隣座，我們談到此事，他說道，『事實是我們給女性自己認為是她們所需要的。她們需要像嬰兒一般被哄着因此我們就哄着她們。』他說此話時的輕視語氣使我畏縮。

但他說的是真情。美國的女性能够得到她所想要的。使女性落得現在情勢的不是男性而是她們自己。於是我憤怒了。爲甚麼男人讓女性變成不如她們所應當能完成的？這不又是亞當在瞞怨夏娃吃禁果嗎？但在說到夏娃之前我記得女子也會小看過男性，她們輕視男人用舉止表示他們僅是懂得食與色的蠢動物。試看女性的雜誌和婦女的報章文字，還能找出講到男子別的部分的事體不能。然而他們應當還有點別的，否則世界大事件是誰在執掌？實在的假如男人只懂得食與色，對於女性反而好辦了，

那時他們必然高興着同她蹲在家裏。既然他只用很少的時間同她在一起，她應該明白一些他的別的事體，但她却不曾。反之她只會變換她的頭髮式樣，買新衣香水，烹製新美食物。

其實這些事體全是愚笨。男人哄着女性因爲想她們需要這個，同時女性也因爲想他們需要這個而哄着男人，所有這些彼此互相哄着乃是忘却他們已經不是嬰兒了而都已成爲大人，只有充分利用發展各自的能力始可找到快樂。

然而不管原因爲何，至少女性業已走到了一種地步，除非男人援助她們是沒有辦法的了。他必須首先援助她，因爲她很久被訓練成自覺卑遜無能恐怕沒有自動改變她的能力。他至少尚有自信力。而他能援助她的唯一方法就是多使她發揮自己的能力。而且讓她多發揮的地方第一重要的就是在家庭中。一個美國男子娶了一位能幹聰敏受過教育的女子，一心急於在作主婦與母性上有一點成功讓她只作一個普通女子，這樣的男人同她皆當責備。因爲女子是急欲得男人的稱贊甚而她沒有能力也要去作以隨男人的心意。我不能寬恕男人的虛榮心贖養他的妻供給她一切的用款，變得易怒恐怕人恥笑他無力養活他的妻而使她到外邊去工作。

男子很少援助女性。然而現在突然使得他必須去作，因爲否則她將變成奴隸地位而永不能與他合作。未來男女兩性自由平等互助共進的形勢完成的最大威脅皆在一向男人對女性的設想錯誤，他們對女性實質的漠視，他們對她們的發展毫不關心，他們對她們的才幹輕視，他們對她們在國家社會上極

需要但幾乎毫無影響力的不注意，而假如有她們的影響力在現社會必可得到均衡。除非女性在一切生活上供獻她的一份責任，我們將得不到維持與改善生活情況所必需的男女之間的平衡。只有這種平衡乃是和平的真實基礎。我們將得不到和平除非男與女在家中及外界都能共同工作，決非一方優於一方，乃是人生天然就如此安排，一旦兩性之間的平衡力喪失不良的結果立即產生。獨裁者產生於婦女皆為奴隸的國家中不為無因。

目下男女情勢成爲互相拉扯狀態，女性仍在中古世紀，男性則極現代化。在他們之間的子女，情感上被母親向後扯，知識上被父親向前拉。我們怎能希冀他成爲調和的人呢？每個美國青年自身失却調和。他的目眩，不曉得應該前進還是反回，他的優良性格與真實理想被這種猶豫不決所毀壞，而他對於形成的原因迷惑。並且在女性本身既是古舊而又維新內心亦在痛苦。她受了現代教育却又被擲回到舊傳統生活中。而且男人對她們極感不能忍耐，不明白爲甚麼她是如此以及她究竟想要甚麼，而他覺得已經作了她的幻想的犧牲品，他時常確也如此。他必須明瞭現在她確實是不知道自己要甚麼，而且必須由男子告訴她的現狀是怎樣，並且她所能與應該對他和世界所作的是甚麼。

但是在每天早晨晚上的忽忽短短的時間怎能達到這種互相的充分瞭解呢？白天將男女兩人分開，而這分隔應當改善，所餘給他們的只有夜間。多少的婚姻結合在起初都滿懷着互相平等安慰同伴的決心，而多少全被破壞僅只是因爲男女在白天相隔離及其不可避免的結果！而晚間並不能補救這種分隔

，因為只夜間並不够。肉體的最密切關係還不够滿足真正平等相安慰的伴侶關係，并且男女在不顧一切中定要使它滿足，肉體本身先有了痛苦則一切盡失。

而且美國的男女問題是他們不生活在一起。因為永久的生活三角形並不像小說中常描寫的兩男一女或二女一男。真實生活三角形是由平等三方面所構成，就是男人，女人，同孩子。而這三方面的絕對平衡與相互間均衡關係的維持乃是真正造成人類生活的資料。這個三角形的關係是所有人們都要與之發生聯繫的。這個三角形很難維持絕對等邊，時常多是一邊過長而強大，那兩邊短而弱，因此這個三角形不能協調。有時兩邊相等而第三邊因之特短仍然不能協調。然而這個男女，孩子的三角形必得是等邊的而且必須如此這三方面方能或分或合皆得完整。

第三章 美國的男性

在形體上被大量製造的衣服與一般的教育以及恐懼自己的像貌和衣飾特別而引人注意所裝飾形成的類似，而美國的男子雖知道自己是十分的平常却更快樂。但在這慎重的平常外表之內却時常驚人的具有獨立及富思力的頭腦與一顆熱誠，謹慎與保守的心。這種謹慎決不與在世界其它地方罕見的慷慨，特別是對於婦女及兒童，相抵觸。美國男子奴使他們自己不是為他們的家庭，實際他們對此所用的時間極少，而是爲了他們自己的慷慨的衝動，這像是即使爲了自己的好處他們也不能約束。

這種慷慨的化合物是應加熟思的。這是不僅把東西贈給心愛者的簡單欲望。假如它只是熱心的衝動，這種偉大的愛將使一個男子把自己醒著的時間十分之九用在他所愛的人以外爲不可能。美國的男子比世界任何的丈夫與父親看到他的家庭的時間皆少，並且鎮靜的接受此事，本來應當使婦女驚訝的，却也泰然處之。這種互相接受幾乎完全分離的生活只又是一個證明我所認爲的一種事實——在美國的男女不會像他們所應該的那樣彼此盡量享受，否則他們會尋找出更多在一起的方法。

我常自己發問爲甚麼美國的男子們在物質上對他們的妻子如此大方？爲甚麼無數萬的男人不惜犧牲一切給女人與孩子——尤其是給女人——種種可能的享樂與奢侈品？爲甚麼一個男人若不能如此時

便自己覺得是失敗？爲甚麼男子就認爲女人們應當享受這些安逸與奢侈？是女人們曾經要求這些，或會讓女人們在男子的時間和相伴與金錢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嗎？

這些問題當然沒有圓滿的解答。恐怕還沒有更精確的投票法能得到真實的意見。不過這種真實情況已太不重要，祇要它的效果已是明顯的可以容我們來加以檢討。男人們不惜以自己所有的時間精力供給女人物質享受的這種驚人的慷慨的原因爲何不必管，但其效果並不是絕對不自私的。這種慷慨的代價是甚麼？就是得到不管家事及養育子女責任的自由。子女們多半是母親養育。男人們卸却這種責任的藉口仍是他們會說的受孕不干他們的事。其實這兩件事他們都逃不了責任。他們對於生下來的孩子的教養與女子有相等的責任。他們若說根本沒有責任太不像話。於是他們改口說是爲了忙於謀全家的生計。

男性逃避教養兒童的責任，孩子們當然全由母親看管，母親只求丈夫回到家來時孩子們安靜規矩。假使不可能男子只有大聲責備使他們暫時安靜。非爲訓練孩子而是男子圖自己暫時的安靜與安舒服。女人自己翻看訓練兒童的書籍去聽少年心理學演講，並竭力避免爲孩子的問題煩擾男人，一部分爲他，一部分爲孩子免去受父親的叱責，一部分因爲她很難使他明瞭孩子們的真實問題，因此不能同意他看得太容易的解決方法。男子免除操心家務的代價就是慷慨的供給家人享樂與奢侈。

誠然除了不負責家務之外，他從自己的慷慨也能得到滿足。供給家庭的享受尺度便是衡量男人事

業成功的尺度——也就是他的賺錢能力。除了銀行裏的無形存款之外，還有華麗的房屋，陳設，汽車，皮毛，鑽戒等等。

這些都是好東西。我將永不會忘記在我住的附近小鎮上的一個小工場的停車處所見的感受。我時常停住步看那些汽車。這裏的工人坐着自己的車子來做工。我們雇的農工人也是每天坐了自己的汽車來。這是一種奇怪與興奮的事體。我看慣了每天早晨爬進一個中國工場的一羣可憐的人們，天黑時疲憊的走出來，其中常有許多兒童。我們工場工人的孩子們生活在小山頂上穿着滑輪或騎三輪車快樂的喊着從學校跑回家。這遠比中國的工場生活好的多。

我仍然不僅想到我們社會在被斥為過份的女性化。那完全是實在的，女人們在這裏不能盡量的看見男人，而且孩子們在家同學校也都缺乏男人的影響力。這對男人們的損失尤鉅。他們把家庭與孩子轉交給女人，他們失掉了看着自己曾盡一份力量的小生命的發育滋長的可驚樂趣。他們失掉與人生根源的接觸，而其最深根源就在與女人及男女二人共同生出的子女們的一同生活。若是他並不生活在那裏，而只生活在他的公事房，他的工作中，他的男朋友們之間，他等於是窒息自己生命的根本。假如他能瞭解一個女人並幫助那個女人也瞭解他，他們彼此方得互相完成。若是他們把這瞭解的範圍擴大到包括子女，則宇宙便在他們的掌握中而不能被擾亂，因為他們已得到了真實的人生。

既然如此，她在家除了作自己的工作之外還要替男子作，當然她會失敗的。一旦失敗男子便不能

忍耐，而她遂感覺自己是低能的人。

事實是美國的婦女太容易承認她們的能力比男子低劣的見解——假如並非真正的，於是她向男子諂媚，而他們想像和低於他們的人比和同等的人共生活較易。

我曉得男人們聽到這話會發出寬容的大笑，這種笑乃是輕視心的變像。他們每逢談到女人的問題時便用這種笑法。並且他以不成熟的判斷法——只根據他所知道的惟一女人，他的太太——加諸世界的女人。而且他也不願意要一位不能使他容忍大笑的女人作他的妻。我曾很驚訝地曉得一位極聰明有學識有修養的美國男子，剛剛賠了一筆費用同他的愚笨太太離婚之後；却又與一位像他前妻一樣蠢笨的不適於他的女子結婚。我在時間尚未太遲以前忙鄭重地問他道：「你爲甚麼又作同樣的事體呢？她僅祇是比較年輕美麗一些——只此而已。可是這些不同也僅是暫時的。」他聽罷訴怨着回答道，「我不要娶一個討厭的聰明女人到家裏來，我晚上回家是爲的心神得安靜。」

他所未能看出的，過後雖然發現了，當然是同他選擇的這種女性在一起得不到任何安靜。不久他便爲許多愚蠢錯誤所激怒最後被自己的怯弱所摧毀。他早死了二十多年，不是被工作而是被精神的煩惱所耗盡。他的兩個太太仍然健在，生活頗舒適因爲他給她們都留下一部分生活費。她們一點也不勞作，他無異祇爲養活她二人而犧牲了他自己有用的生命。

然而那天我從送完他的殯儀歸來，想到爲何不幫他，結果我曉得沒法幫忙他。他命定該不

快活，或至少懂得一些平凡享樂，這是許多雖非全體美國男子與他們的女人之關係應當認爲滿足的。因爲假如他同一位聰明優異於他的女人結婚或者更加不快樂了，因爲他雖然是一位能幹的科學家，他却也是至今仍然板着男人的尊嚴面孔喊道，「我不能讓我的女人工作，」的美國男子們之一。這就等於換句話說，「我不願意使我的妻除了對我之外再對任何事體發生興趣。」

那就是說他要一個能够知足安分終日守在家裏的女人。一個愚笨的女人煩擾他，然而他又懼怕一個聰明能幹受過教育的女人不能安心守在家中，即便穿好的吃好的，也許將會發覺自己仍然像一個囚犯，雖然被愛與吻所迷醉，一旦也會起而反抗的。

因爲現代的家庭範圍太小，不足供受過教育的女子發揮幹才。其而子女也不够。她不妨需要他們，愛護他們，從他們得到安慰；但是這還不能全占據了她的精力。她的丈夫即使如何愛她對她同情之至，也還不够。他雖然供給她一切的生活享受，但是此外還有許多事體待充實她的人生。女性必須感覺她日漸成長她的個性更見完美之後方能成爲更好的良母賢妻。我有一回聽見一位頭髮已灰的過時代的摩登女子洋洋自得的說道，「我對政治一點也不懂。我的全部時間都用在作良母賢妻。我再沒有時間顧到別的事體了。」不幸，他的丈夫既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有時間執行他的業務，並能盡了她所謂的「異常之好的賢夫慈父」，此多還能够養着另一個女人。但是這一件也是她所不知道的事體之一。可是誰能責備他呢？他極聰明又對許多事體都有興趣，而他的妻却因多年守在家裏而變成愚笨了。這

是稍稍的不公允，他鼓勵她安分守己在家裏並相信祇有家庭是她應在的地方。

但是我國的傳統習俗是牢不可破的。美國人士對於科學發明機器使用容易接受，但對於女性的態度却不易改變的。我們在道德方面，若不是在身體方面仍然把女子關在家門之內。我們對她們說「你若是一位好女子，你的家庭應當使你知足，你的丈夫還有你的子女，也是使你滿意。」假如她說，「但是這並不够，我應該作甚麼？」我們對她說，「去自己安心享福，那才是好女子。買一件新服裝新鞋子，去看看戲打打牌。不要看你美麗的小腦袋想一些不關於你的閑事。」

假如她堅持對於家庭以外的事體發生興趣，我們便警告說她將忽略了她的家庭。假如她仍然固執並且頑強地成功一些事體，我們便譏笑她。我們甚而輕視她並有時以難置信的魯莽對待她。

然而雖是不當，我却也不能責備美國男子不信任他們的女人的能力。因為假如這種精明的女人服從傳統習俗的呼聲並將自己囚在家裏，她無異加入了已有的神經不安，奇異幻想擾亂家庭，對於事體無判斷力，狂想難以置信的女性羣。簡言之，她時常似患神經病態，成爲一家的獨裁者，同丈夫及子女們吵鬧不休，常成爲別的女朋友們的談笑資料。她常常對於任何重要的事體竟不關心，並避免社會事業的責任。她或是一位遊手好閒奢侈浪費，或是甘願遁世以忠於家庭的婦女自居。這兩種逃避的方式均難瞞過明眼人。現代男子何時方能懂得若不使自己的妻充分發展她的個性，便決不能希冀有家庭的快樂美滿呢？一位浮躁不安個性未能充實的女子決不能成爲完美的妻或愛人。決不是「女人們都是

如此。」任何人都會成爲「如此」，假若他們也被置於那種環境！——即是被訓練發展之後却不給以使用的機會。

有人會說，「而今許多男子也得不到施展的機會。」是的，但這是時代的結果而不是一向的傳統如此。這二者之間大有分別。男人們彼此的成功與失敗的機會是無二致的，即便是在艱難的時代。但是女子不論是在艱難或容易的時代都沒有像男人所有的機會。

然而我不能輕信這種一般女人的不幸狀況是應當由一性負責的。我不相信男與女有何重大的分別——不會比一個女人與另一個女人或一個男人與另一個男人的分別大到那裏。世上有很多女人——男子也會如此的——是充分完成了她被允許的懶惰。假如有人把她藏在舒服的金屋之內替她購妥了一切享受之物，她不會再要求另外的生活所需。對於如此享受生活的男女大可以享受下去只要有了僱子們甘願出錢供養他們而不希望得到肉體以外的報酬。這種寄生者，或男或女，在每個階級或家庭中都會有的。但是男寄生虫若一旦不願再受別人的供養，他有自由走出去工作本已意去創事業。但是女人却不能。即使她自己的丈夫亦允許她，社會與習慣却不准許她。

還有一件事爲美國的男子所不相信或不了解的是女子——有些女子，任何女子，或者是大多數的女子——不能作好妻子，忠誠的愛人，賢良的親母，同時却能在世界上自立。這誠然只有少數罕見的轉出女性可以完成此種事業，因爲男子所受的教育不是負治家的責任。但假如男子負了他自己的責任

而讓女子只負她自己的，我們會看到更多的女人生活得更美滿而且在家中或家外對任何人都有益。

可是實際上我們不容她如此作真有點奇怪，因為我國使女子發展個性給以身體學識的教育訓練，比任何國的女性優秀多了。但是當她走入社會，準備不僅對家而且對國供獻她的一份力量於政治，科學，藝術時，我們却又用那句傳統的老話「這不是妳的工作！女人的地位在家庭中，」並將各界的門對她而關閉。

在這一點上我曉得美國的男子會不服氣喊道，「你說的不對！我們所給予現代女性的遠比各國多的多！」這意思我完全贊同，美國的摩登女性所享受的太多了，她們有種種特權，太多了乃至被慣壞了。她們是有特權，但却沒有平等。男子們也許會說，「沒有人干涉她們。」啊，沒有人，但却是人！因為她們是被傳統習慣所阻止，不但是男人的偏見而且還有愚笨無思想的女人們阻止自己。不久之前我會聽到一段話：

一個年輕的現代女子想要一本新書讀，她的父親願意替她買來。他先問道，「妳想讀甚麼書呢？」她隨便答道，「甚麼書都可以，只要不是女人寫的。我有一種偏見反對女人寫的書。」她的父親反問道，「爲甚麼？」「噢，我討厭女人，」她回答。她的真正意思是她對女人極其輕視嫉妬乃至實際地討厭女人作除了傳統的家中事務以外的任何事體。在美國有無數的女人抱定中古時的傳統觀念更甚於男子，恰像中國的無知受禮教拘束的女子給自己和她的女兒纏足。女人之中有許多是自己的敵人。

這當然是由於女性低能的一般感覺所致。傳統習慣假如束縛一個人，也應該束縛全體，女性們如此感覺。

我坦白的講，我有時不明白美國的男子如何能忍受他們的女性的種種怪癖——她們的專制倨傲，乖張易怒，固執頑強，極度自私，心思細小目光淺短，對於社會毫無責任意識。至於懶惰享樂的地方如戲園影院牌桌上却是女人們的消遣所在。每個家中的事務即便不用僕人也佔不了整天的時間，孩子們長大了都上學去，丈夫又整天不在家。因此她們急躁不安將作些甚麼呢？她只有去看戲打牌消遣，而且她若有一點知覺她會奇怪人生究竟爲的甚麼並且想到結婚畢竟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可是假如她不結婚却自己以爲可恥。傳統習俗是這樣，假如她不能出嫁便會被人認爲是一個失敗的女性。

「但是我們將怎樣辦呢？現在根本沒有許多工作，而女人們却漸漸侵入，」男人們會如此喊道。這話是根本不通的，這只是男人們的空幻懼怕。而我的意思却並不僅指得到職業而已。事實是女性進入各職業界的增加太慢，戰爭也許暫時可以促其增加稍快一點，可是女性自從與男子受同樣的教育和訓練業已經過很長的時期。近五十年來女子受教育的人數已增加很多，但婦女從業人數却從百分之十四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二。²⁹這意思是說有一大部分女性不是沒有作事的機會就是根本不願意作。

至若男子們將要怎樣對待女人，我不願裝作知曉。但是我知道我從未見過任何一國——而且幾乎世界各國我都見過了——的男女之間關係欠圓滿如美國者。即使在日本也不如此，那裏的婦女界被壓

迫得遠甚於中國。因爲甚而日本人在對待女性上也比美國人聰明些，雖然他們誠然比仁厚的中國人嚴厲的多。他們從最初即壓抑女子因而她們從不想望或希冀比被給予的生活不同。日本婦女不是浮躁的或神經質的或專制的，他們也不是被慣壞的孩子。她們是忍耐謙卑而服從的。她們不會受平等的訓練而且她們也不希冀平等。她們顯然也沒有像中國女性那樣從內心發展的才力。日本婦女知道她們是高等僕役，而且她們優美的能幹的完成她們的責任，並且大概就全體講她們比美國的婦女更快樂。知道自己能够有的是甚麼並且就以其所有做去，不預備再多得，這便是平衡的基礎。

美國的錯誤全在他們教育女性的方法——那就是說教育受的是現代化的而實際生活仍是陳舊的傳統。男子若想到女人時也是用傳統的眼光。因此女性應當從小即準備過這種生活。現代女性不滿足的根本原因是她們受的教育太高了。它有甚麼用處？她們不需要大學教育甚而中學教育也不需要，她們所應當學的只是簡易的讀書，寫字，算學等課程，與較高深的化粧，打牌，消遣娛樂方法學程，至於育兒法治家術則可任意選習。

但是所有現代的高等教育竟是不幸的。它引導美國女性獲得許多高超的意見及至走出學校却全不能實現。例如大學教育勸導女子對於生物學感覺興趣，乃引得她將來想當外科醫生。然而她却始終沒有機會成爲一位第一流的名醫，不論她的天資是怎樣的好。人們不允許她，不僅是男子而且女人們也都不允許她。他們對她不能信任並且聳肩譏諷道，「我不以爲她能像一位男醫生一樣值得信任。」這

樣經過一個時期她因為需要維持生活，只得屈就醫院的次等醫生地位，或是去當嬰兒保健大夫——或干脆嫁給一位男外科醫生。但是她的內心她仍然想作獨立的外科醫生。只是她不能。社會傳統不允許她。或者大學教育使得一個女子想作銀行家。女人對於金融發生興趣是很自然的，因為美國金錢總額的百分之七十是在女人手裏。但是假如一個女子想像她能成一位真正的銀行家那乃是不幸。我會和不少在銀行界服務的女子談過，但沒有一位所担任的工作與所在地位是她們最初所想着要作的，空有執行才幹却得不到高的地位，不能像假如是一位男子時所能完成的。其中最能幹的一位女士會沉痛的對我說「我曉得假如我是一個男子，到了五十五歲有過三十年的經驗，早當了銀行經理。但是我却只是一位副理的助手，我多年前就達到了女子所應到達的頂點。我將永不會被允許再向前進了。」

談到女子當學校教師的職業一層也有很多值得一談的。美國女子充當教師的比男子的人數多。實情是男人允許女子教程度低的中小學，他們只願教大學或專科。而且甚至男教授都不願意教女子大學或男女合校的大學。有人對我說美國最佳的教學是男子教男子。

談到藝術，我很明白這對女人也是極不利的。縱使是同等好的資格，男人永遠占上風。女藝術家不論那一行職業總不如男子的被重視。誠然她們也曾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女藝術家便行不通。美國的男性批評家時常表示對某外國的女藝術家一些重視，覺得也許外國女性比本國的好一點。但是他們不能相信只要是屬於他們每天在街上，電車上，商店或公事房裏所看見的女人們有任何藝術上的成

美國的男人簡直全把女人不放在眼裏，他們不把女人視作獨立的單位。美國的女性可憐的努力藉讀書與高尚娛樂改善自己的心性，反而愈增加男人對她們的譏笑與輕視。因為文化不是在於一個人所知道的，而是他所作所為的。

因此教育女子能思想並曉得她們需要完成自己的活動與參加人生的各部門，但結果並不被允許去完成真是極殘酷的事實。她們應該受的教育不超過簡單治理家務或小的藝能足以取悅男子，他們都是永遠需要心神的休息。現代的教育方法不但是殘酷而且是極端的浪費。曾費了鉅額的金錢教育女子作將來不需要她們作的事體。男子很不易的節省用度供給他的女兒上學讀書，但他的女兒還是不讀書的更愉快，而且不但是更愉快還可以成爲更好的女子，因為她們將成爲更知足的女子。

這不但是浪費而且是危險。教育女子仍用現在的傳統主義等於把新酒灌入老罈裏。在罈裏當然大起發酵作用。假如我們越任其如此越要發作。沒有人曉得這對於兒童的影響是怎樣，例如有這樣多不滿足的女子作母親。溫遜無知笨拙的女人比受過高等教育神經衰弱的女人可以成爲更佳的母親。而且女人不需要大聲訴苦使她的子女知道她不快樂。圍着她的氣氛都是灰色的暗中隱藏起自己的苦惱，子女們則缺少像生長在日光下的快樂主要成分。很少的女子是真正快樂。這種情形自然會產生一種不良的影響。

因此雖然美國的女性就全體而言享許多特權而終不能快樂的這件事實給我的印象很深，但我並不驚訝。我知道一個人的快樂只是完成自己天賦的能力同才幹之後的結果，我却毫無要女子們都必須走出家庭到外界去尋職業的意思。那樣同現在的固執於傳統制度是一樣的錯誤。但是她們應當受訓練，準備作她們的能力所宜的任何工作。她們不應當因生為女子而被限於一定的範圍之內。

讓我們承認事實我們的國家在對於女性所處的社會地位上實在是中古的思想。讓每個男子自問：不必大聲回答：他真心願意他的女人在何處。假如他們說實話，大多數的他們必會承認願意自己的妻是知足的順從的，除了家庭以外她不再想別的。我不同這件事爭辯。是怎樣就怎樣。所有我要說的是讓我們明瞭事實。傳統思想支配着兩性的關係。女子在家庭以外不受歡迎，除了附屬的地位，作一些男子所不願作的工作。對女人最不公平的就是不坦白的承認此事而且不讓她們準備去接受這種情勢。當然我們的傳統習俗也有改變的可能。我却看不出誰能够改變它，除非男子們願意改。但是他們甚至談也不願談到此事。他們不願意見婦女問題再被激起，因為他們說婦女問題已經太多了。當然他們以為被激起的女性簡直就是神經質的，不通邏輯，喧擾的動物，必須用這樣或那樣的方法安撫她們。他們不能想像女人也是有理性的人同他們一樣，並且決不僅只是永遠與性生活有關。

因為在情感方面許多美國男人都是溫和，愉快，漂亮的少年，「他還只是一個年輕孩子，」像是对美國男子們最愛聽的一句恭維語。其實這直是侮辱。這種幼稚氣在一個成年人身上無異智力的落伍

。這種幼稚病迷漫在現代男子社會中，養成許多幼稚的生活享樂方式與摹擬外洋人皮毛舉止，完全毀壞了應有的成人間正經談論，發揮智慧與幽默。無疑的因此而使得男人只需要女人作嬌妻賢母，或是疲倦的闖人們的安慰者。甚至一位大學畢業的漂亮女子不久會對我失望地說道：「你假如表示自己腦子有思想你便不能同男人談任何事。我若想與男子約會出去玩就必須作些扭扭的嬌態。哎，男人們喜愛這種調調兒！」許多美麗却也是鬱鬱的女人們只得耐性把她們的中年甚或老年的丈夫看作「大孩子。」她們說，「男人就是那樣，」至少也同男人們常說「女人就是那樣，」相等。

而且女人們又時常彼此說作妻的也應該是丈夫的母親！但祕密的實情是沒有一位自重的女子願意作她伴侶的母親。她渴望他們彼此間成人的平等關係。另外一位女子會是她丈夫的母親。她應當厭惡取得這個地位。而且總像依附母親終會阻礙男性的充分發展。

男女之間的不能互相瞭解的表現再沒有甚於平素彼此相指責的：「她們或他們就是那樣。」男人或女人並不就是那樣，假如「那樣」二字只表示現在彼此之間的幼稚，誤解，根本不明瞭對方的需要與天性。存着這種態度的男與女怎樣能互相和睦呢？他們爲着社會的功能勉強相遇，急切的希望減除隔閡而對飲，愚笨的同玩耍，過後却感到奇怪。或者他們只是爲了性的關係相遇於家庭或外邊。他們緩步的過着無聊的家庭生活。至若彼此探尋對方各異而同等重要性的關係相遇於家庭或外邊。他們瞭解與欽佩的伴侶生活幾乎一點也沒有。傳統觀念的法令是結婚之後除了夫與婦兩性間再不許有真實

的友情。傳統的定法又說男女間的一切友情關係都帶有性的色彩。男女彼此關心而毫無性的因素則是無人肯信。女人們在一起談話時皆說，「男人們不要別的。」

我也不得不認為她們說的不假。美國一般的男子所希求於女人的實在極微少，僅只求愈美麗好看，愈經濟省錢，家中費用愈少，每天疲倦歸來愈少麻煩才愈好。受過教育，聰明能幹的天才女子怎樣滿足這些需要呢？一般女子又是怎樣便覺滿足呢？試問每個男人是否願意同女人，任何女人，換一換地位，這種意思會使他們懼怕！然而女性們却比他所知曉或願意知道的更愛着他，而且現時代使一切事體都促成她如此做。

我們的男性，長期的孩子，很多都是不願做任何事體去改變傳統。他們一心注意在商業和戰爭上不知道應怎樣去做，對於性因只知肉體的而羞赧並且懼怕女人。他們自然怕女性，否則他們不會堅執傳統。他們在孩童時怕他們的母親——他們的暴躁不滿足的母親——而這種懼怕又轉移到怕太太並怕所有的女人，在工業上與家庭中皆如此。這演成許多男人對待他的女人的可憐欺騙態度。這又使得他們很早就發明俠義行爲，用這種好聽的詭計把女人尊爲天仙使她們不與男子相競爭。偶然的——果係偶然乎？——俠義行爲造成男人的高尚天職去幼稚地追逐他所愛的女人，比武騎射，戰爭流血。十字軍出征的意義也不過是男人們藉機會逃避在本國的責任而到外邦去玩耍一番。固然要把它看作神聖的戰爭使男人們感覺正義也使女人們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若不是使女人們認爲那是一種天良，她們決

不願男人們去的。

因此男人們自然的不願意女人太精明了。有一天我約一位木匠來作工，偶然聽到他和他的助手談結婚說道，「你爲甚麼想要一個受過教育的女人？我若是想受教育可以去公共圖書館。一個女人只須知道天下雨時往屋藉跑就够了。」過一刻他又鄭重的加一句道「你不是想要一個講話極漂亮的女人。你是應當要一個靜美的女人。」我想許多男人的意見都可由這位木匠的話作代表。而且我並不怪他們。實在是有極多的女人全是毫無思想的說長道短，搬動是非，講出來的話全是無知識的表現。然而中古時代的俠義風至今仍仍是美國男人的桎梏。愚笨傲慢的女人站在擁擠的電車裏，望着一位疲倦的男人立起讓位，她毫不客氣的認爲這是她應享的特權；乖張有閒的女人浪費丈夫的金錢；武斷的女人無知的暢談她的道理……男人們對於她們必須一律的謙遜相待。我不怪罪男人的任何事除了他們看不清並非所有的女人皆如此……是的，還看不清女人所能作的。

美國男子們對於科學發明很聰明。但對於女人却辦了很愚笨的事。我們把極高效率的新機器放在舊的老車輛上，當然運轉不靈的。假如我們想使它運轉靈活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仍把舊機器放在舊式車上，或是將車身也換成新的與新機器相配合。假如走第一條路傳統習慣從女孩子一生下來就把她桎梏住，不能像現在等到女性和男孩子過完同樣的自由童年之後打算將來和他們過同樣的成年生活，才發現並不容許她，而且她所受的教育與實際生活毫無關係。或者根本不給她受自由的教育，不然我

們就應該容她繼續自由。這意思是說美國的男人們在情感同身體上都應當長成並以成年人的態度對待女子。但他們却仍未準備。而且他們怕女人將有的作爲。既少經驗而又心急的女人除非她們像男子一樣多得實行的機會，自然難免作些愚事。

然而我確切知曉一件事：美國的女人將不會有真的滿足，除非使她們更無知無識，或者給她們像男子同樣的機會使用她們所學習的。而且美國的男子也不會真正快樂除非他們的女人也得快樂。

第四章 美國的女性

美國的女人生下來似乎並不相同，不論她們將來的成就如何。她們天生似可分爲三類。第一類是有才幹的女人，或是天然能服務的女人。這一類的女人爲數不多，因爲這種女性除了有才幹以外還須有異乎常人的毅力驅使她們不甘享樂而願意發揮自己的能力。她們也像能幹的男子一樣都是心力專一的，不願意遊手好閒，白白消耗一生，更不甘忍受不滿意的現狀。她們具有卓見的天才一貫的主旨，她們能夠爲一種需要日日不停的用心力精神和體力工作。這種女性毫不自覺的犧牲別的女人所嗜好的——娛樂消遣社會交際——而選擇孤獨深思並達到自己最後的表現。

「爲了甚麼目的？」另一類女人會問道。目的也許是爲科學——給我們光與速度康健與安樂使我們跳出體力奴役的科學；也許爲了藝術——把我們從心力精神的奴隸之境提出來的藝術。

然而我順便要說的是在美國若有這種能幹的女性不惜力的和一樣能幹的男子爲同種目的去工作便受人注意——雖然除非大概是因爲我們一向所希冀于女性的很微，何以會特別被注意？

第二類女性爲數頗多並且也有她的固定職業，這職業即是在家庭裏。這種女性對於治理家務和作家長的責任在精神與體力上都十分知足。等到她的子女大了之後她又從事教養孫男女。她的腦力簡直

就限於她的家門以內，並且滿足於家庭的每日瑣事。只要她住的房子不倒她就天天繼續不停的忙累而且知足：——生當一個安份耐勞的人，完成她的責任，給與她有關係的人們簡單的快樂，不過却需要她任他們自由來去不干涉他們的行動。

這兩種女性，天生能幹與天生家常的女人，不妨暫勿擱在心上。她們的數目和全女人的總數的比列極小，而且她們還是安全穩定的公民，因為她們知道自己要作與正在作着的：簡言之，她們都知足，而且知足的人是安全與比較神智清明的。

剩下的最後一類爲數最多，包括其餘所有的女人；這一類我叫她們爲『炸藥女性。』這些是美國數百萬不需要被迫去賺錢糊口的女人，她們無確實的才幹和職業，對於家庭及子女只有平常的興趣，因此辦完這些事體之後仍有多餘的時間，精力，與才幹而她們不曉得如何利用。使得她們的情形更難堪的是，她們多皆受過頗好甚而極優的教育而且頭腦很好至少可使她們體驗到這種不滿足。

在被予以特權的重壓下的美國婦女就是這種炸藥女性所受痛苦最甚。

我特別提出這句話是因爲這種炸藥女性的存在是由于繼承壓迫美國女性極重的特權。有才幹的女性可以忽視這種壓迫仍繼續做她天生能辦的工作，和男子一樣。而且天生的家常主婦，假如她的天性溫和——謝謝天，她多半是如此——她必是一位會自慰與慰人的並且她不會被特權慣壞因爲她對自己的工作高興。但這裏是另一種更常見的婦女，她們是能幹，自由，受過教育，時常想要直接在她的世

界有所供獻並不僅經由丈夫與子女。然而，她很少能够做到。特權反對此事——她享受那樣的特權以至她的世界對她無所需求。比此更甚的，沒有人對她希冀任何事。她的朋友們不鼓勵她，雖然她們也是一群不滿足的女性。假如她打算試做比她朋友鄭重一點的事體她們會對她驚喊道，『我的寶貝，你真真是可欽佩！』意思是說，『你何必做這事？』也等于說，『你豈非古怪？』『你自以為不得了！』這些意思誠然是那些不滿足無法救的婦女們每見她們中之一做些異乎她們所做的事體而等于給她們一種責難時所表示的。

因為這種特權的惡果是使享受特權的人像受一種疾病般一點事也不能做。在任何地方享受特權都是一種不幸，而且更嚴重的是美國的婦女仍不明瞭她們誇耀的特權其實是她們的障礙而不是她們的福利。我的確知道她們尚不會明瞭因為關於此事我所發表的意見，幾乎所有的女性倘不贊成時必非難道，『你像是忘記在世界上美國的女性是最享特權的，』倘如她們同意時必抱歉的說道，『當然我曉得美國女性在世界上是最享特權的，但——』

並且每逢這樣說時，不管是非難的或抱歉的，我心目都被一段中國歷史所警告。事實是如此：

幾世紀以前聰明的中國被一個文化低而強悍的滿族所征服，可是中國人用一種武器終又翻身轉勝，而滿族人却從不知曉。在中國被征服之後，他們對滿洲人說道，『你是我們的優勝者，因此我們願意替你做一切你所不欲做的勞役。你們可以住在華貴的宮殿裏，隨意享樂。我們奉獻大量的金錢供你

們使用。你們不必勞作受累。任何事都由我們替你們好了。我們只請求你們安樂享福就是了。」

滿洲人很快活。他們放下武器，走進華宮開始享樂。不久中華民族又自己治理自己的國家，那個勝利的外邦却養成了廢物，足衣足食只享安逸使得他們一切退步了。這是中國人所計劃的。

因此現在我們女人們自己揚眉吐氣地說，「哈，不管怎樣，我們女人是最享福的，」我就想起這一段故事而心悸。享受特權，並不是一件好事而是有危險的。

然而這却是事實不容否認——美國的女性是世界上最享福的。我們甚而從未很努力便獲得了這些特權，至少比其他進步國家的女性努力少。特權已經給了我們，這要多謝開疆時代給予美國婦女的膨脹的價值。這種膨脹仍然存在，雖然幸而它已降低。因為一旦美國女性也遇到了如商業上的最不景氣時期，她們將被迫覺醒，並且那時她們成會給自己一種人的誠實價值，並且那樣別國女性所已做或正做的奮鬥將開始而結果對於每個人都是有價值的。但這種時機仍未到，而且同時女性們仍在受特權的障礙。

當然許多別國的女性像我們一樣不明白不勞而獲的特權享受的結果會嫉妬美國的婦女。我想不下數百位東方的女性會隨時對我說過，「你是如何的幸運生為美國女性！你們有和男子一樣的自由平等。你的父母不怨恨你的降生，你的弟兄也不輕看你不如他們。你可以進學校。你甚而不需要結婚假如你不願意——至少你決不必與你不喜歡的人結婚。」

我對這些都會承認，並且我至今仍然承認。我寧願是一個美國女性而不希望是世界任何一國的女性，並非因為我們有一切而是因為一切屬於女性的事體仍在我們的前面。但假如我現在有機會再見那些東方女性，經過這些年我和我本國的婦女相處之後，我將作如下的回答：『我們誠然是很自由的。我們可以做任何想做的，我們美國女性——律師，醫生，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任何職業。但是，不知何故我們都不是！』

『你們不是！』東方的女性會驚訝的問道。『爲甚麼不？你是說門戶雖都開着而你們不願意出去嗎？』

『是的，我們出去——』我將如此承認。『我想大多數的我們都出去做某種工作，假如我們不先結婚；但我們私心中却希望先結婚便不必再去工作，或者我們只想做一兩年的事然後回到家中關起門來過舊式的安定生活。』

『你不願意獨立，不願意隨你自己的高興可來可去嗎？』東方的女性如此喊道。『啊，假如我能贍養自己，曉得我不必服從父母，丈夫，兒子——我一生都——』

『噢，我們美國女性不須服從任何人，』我很快對她說，『我們的丈夫在家庭方面贍養我們，但我們不服從他們。我們是隨意的可來可去。當然我們對家庭和子女有我們的工作方式，並且有幾年還是很忙。但我們有很多省力的方法，而且學校很早就把我們的孩子領走，於是我們有很多的餘暇——』

最低限度，你想着我們是極安閒的。」

「那末你們做些甚麼呢？」東方的女性茫然問道。

「我們有的人工作，其餘的人們自己會消遣，」我如此回答。

「女性們吃飽穿暖就爲此事嗎？」她們發問。我回答道，「是的，我們許多都如此——」

她不能明白此事，而且也誠然不易明瞭，並且我不會對她們解釋。啊，在一個對於女性一切都是自由的並且享有種種特權的國家裏，若是女性在任何事上精良值得可驚嗎？但却是可驚的。感謝我們的特權，使我們無須努力，事實演成男子在數量與實質上都優于我們，一切事除了生孩子，而且無疑的假如男子需要生孩子他們不久定會找出生孩子的更佳方法。而女性們雖知一切落後却不曉得何故，然而仍覺得她們像男子一樣能幹，於是愈不滿意現狀而紛紛加入這類炸藥女性之羣。

當然家庭是這種特權的堡壘。在家庭以內許多女性盡是享受各種特權——安全特權，無競爭工作的特權等。是的，女人們多皆不能得到男子生活的一種福祉，就是——他們需要到外邊去直接自己謀衣食。只這一件福利就比女性所享受的一切值得多，因男子爲此而被迫用上他所有的精力磨礪他的腦筋並增強他的野心；而因此他完成了極多的事體。

因爲大自然並非不公平。她決不在未生之前多給男子一些天賦而不給女性。男與女天生來在能力和腦力上都是自由與同等的。不公平是在降生之後開始的。男子被訓教他必須發展自己並且工作，否

則他和他的女人都要餓死。但女子所受的訓教是只發展一些可使男子歡心的事體，否則便是餓死因爲他將不養活她。因爲這條簡單的重大的事實男子成爲生產者，統治者，並且甚而是藝術家。

因爲藝術家也由必要而產生。許多才幹生來缺少它的同伴——能力——於是沒有任何成就除非能力被產生出來去發展才幹。有必要乃是男子產生能力的魔法，因爲假如他有才幹他將被環境所迫使能力運用才幹結果至少可以成爲尚佳的藝術家——因爲天才仍然是最高天然才幹與天然能力的相合而成不須外界的激刺或強迫。

『但是，』一個炸藥女性某天質問道，『一個男子可以把他的才幹與拌麵包的努力合在一起。』她環顧着她那舒服的監獄的四壁。我可以感覺到她的意思是，『假如我得自由，我也可以成爲大畫家。』

對此我要反駁道，『你如何知曉使藝術成爲一種職業並不像將治家與藝術合用在一起樣的容易？你從不曾試做過因爲你從來不必須去做。』

不然，男子是幸運的。由于社會及公論的強迫，假如他有能力與自尊他只有必須去工作。他沒有可藉口的。家庭不能作他的逃所作。並且在迫不得已時他總要開始用他想做的去謀生活。並且他成功或失敗，他全不能逃避工作，這困難無休止並充滿不安定的工作。誠然他相當這最沈重的負擔——不安定。

婦女們的不幸是她們有在家庭中的特權與逃避。在關着的門後邊她們可以或必須工作，這是真的，但却按照她們自己的時間和方式。她們逃避一切集中心力于一件事工作的訓練，時常是不適于自己性格的工作，一小時一小時的，一年復一年的，難創造的思想的智力訓練，及社會機構的無情紀律。我會治過家事也會擰過麵包，並且我深知擰麵包遠比治家困難，勞苦心力。誠然，烹調洗滌，管孩子，定期付出家庭用款，與商業及藝術競爭的不安定相比較直如遊戲和催眠。因為在家庭中的安全婦女乃變成從此事移轉到另一事，並且她的心忘却或從未學習怎樣集中心力或根本不是在工作。那裏仰賴別人的努力她變成懶惰——假如不能體力的懶惰而是在生命與發展源泉的核心懶惰，因此在她的子女長大之後而且她的機械工作完畢之後，她再也不適于做任何事。她原諒自己不再努力因為她已完成了這短期的工作，這雖然在一個時期可原諒，但她一生都不須工作則非充足的理由。

事實是雖然在美國今日的各種生活上都需要女性，她們甚而尙看不出她們被需要。許多婦女被特權所腐化以至她們瞪眼望着她們週圍的事體和情形像印度婦女從深閨的窗內外望時的眼中茫然無光。印度婦女未受過教育她們走出門時不得不罩住臉，而這些美國女性是自由的進出，受過她們願受的教育；然而在她們眼中却有像印度婦女一樣的失敗的目光。她們全未能完成生來的任務，但美國女性的不滿足的更深切因為她們知曉，不論她們承認與否；並且她愈是聰明，受教育愈高，她愈是這類的炸藥女性。

我一點也不責備她成爲炸藥女性。我只能同情她每日的小爆炸，她的不安寧，她的憤怒，她的愚笨，她的追逐英雄，藝術，衣飾，愛情，娛樂，她的喜嘲弄與幼稚的浪漫主義。她是無法預料的，不是由算計好的媚態，而是因爲她實在不知道用她的內心做怎麼。

而且她爲甚麼要知道呢？爲甚麼對她所需求的，假如她做任何事，比對男子所需求者多？男子受教育後使之去做工但女子受教育後却使之休息。這不可解不是她無法預料而是她不發狂。世事對她毫無像對男子那樣的安排，男子在社會的規律下，由不斷的努力與能力他的生活已被展開。我說假如一位炸藥女性無上司告訴她應做甚麼，沒有辦公室規定的時間迫使她活動，沒有經濟的必要逼着她，沒有創造的要求推動她，沒有社會的嘉許促使她——假如這位女性能當她自己的工作主人並用一些成就完遂自己那末她幾乎是一位超人。對她時常要求已屬太過，並且她若有些成就時她應該極稱贊。

因爲請細想我國男子比女子所佔的優點。我要重說一次，因爲這是他一切成功的關鍵：一個男子必順工作否則他要挨餓。假如他實際上未挨餓，至少社會也輕視他並使他覺得可恥。但一個女子在她的家裏不妨過完全安逸的生存不至挨餓也不受社會的輕視。然而一個遊手好閒的女人也應當像一個放蕩的男人同樣的被輕視，爲了所有女性的利益和快樂倘如不爲別的。任何人白享受衣食住所，縱然是爲愛他的人所供給而毫無報償除了私下的對於一個人，都應當被輕視。一個女子對於給她丈夫養活她的機會的現社會都有些負担，並且社會壓力應當迫使她有所報答。

然而這個女子甚至不能得那社會壓力的幫助。社會對她毫不注意只要她規規矩矩蹲在家裏。她是最不幸的人，一點事不做因為對她無需要無希求，然而却不能快活因為無事做。無疑的不滿足是她的氣息，這種不滿曾有一位歐洲人一到美國時便說像一陣熱風吹擊他。甚麼是不滿豈非最具燃燒力的精神的炸藥？只有愚笨的婦女可免此事。

當我考慮到這種特權的障礙，並因是在我國產生這類炸藥女性，我找不出一句責備她們的話來。我曉得男子決不會在各領域上達到目今這種重要地位假如他們有這種障礙——假如簡言之，他們不會有強迫的工作紀律養成的優點。我敢說男子不會比女人做得較好，假如妻出去辦公子女去上學，男子單獨的被留在家裏。假如他能夠在早晨十點坐下讀一本偵探小說，他一定也願意，雖然忙碌的世界在他的周圍吟哦着。他也會捲起他的頭髮或費一小時的工夫修他的指甲假如沒有人告訴他此時不宜做此事。他一定會浪費許多時間假如沒有人指明說他在浪費。他甚而也像有些婦女一樣的不會治家而且沒有人很責備他。他的太太只須再工作勤苦些俾能雇用一個廚子。倘無一定工作的紀律，準確的時間，比較的標準，男子必也像現在的女性一樣。假如婦女無一事精良，在根本上便是這樣的簡單而並非因為男子的腦力比女子的好。

這是很可惜的，因為這些炸藥女性在一國裏是一種失去的能力之源就像何水泛濫出來而不能利用。被憤壞的，不足道的，浮躁的，幽閒的她們是我國最大未用的資源——好的頭腦浪費在打牌看戲與

無聊的閒話，而不建設的利用在國家所需要于她們的。

『我們應該怎末辦呢？』她們有些人對我喊着，『假如事體果然如此。』

『沒有辦法，』這是我的回答。『毫無辦法，除非你也想要做一些事體。沒有人能便你做任何事。這全在乎你是否自己會起始做與你能否克服你的障礙。沒有人會幫助你起始去尋找你願意是個甚麼樣子或幫助你完成所願。因為我不願大聲疾呼應當做甚麼事與你願意是怎樣。單只聽人指使而動是猴子或瘋人的工作。更不幸的是，做與是乃極密切相關，並且除非你去做你私心中想要做的，你便不能夠成爲你想變成的那種人。』

然而大約這對於女性的要求過奢，不須任何幫助或鼓勵——而且誠然時常還受到積極的阻撓與諷諷——她們當把特權拋棄一邊並在世界的工作上立定像一個普通人的地位。滿洲人不能做到此事。他們也無可救藥的在他們的官殿裏生活下去，並且後來有一天中國人明瞭再無須喂養他們使其安然的而實在的死去，這便是滿洲人在中國的收場。

當然任何地方的女性也不會恰好發生這類的事，除非有些太喜研究的科學家能够不需要女性的幫助製造生命。那時婦女將遇到很艱難的時代去說服男子她們尚有繼續存在的真實理由。但我希望不到那時炸藥女性已經到了一致的自然時期而自動拒絕再忍受特權。

享受特權的滿洲人與享受特權的美國女性之間的主要不同是聰明的中國人不給滿洲人現代的教育

。他生在他的象牙塔裏而不再離開那裏。但享特權的美國女性到了成年以後才鑽入象牙塔中，並且她帶着在她幼年及學校時代甚佔重要地位的影響力與記憶進入其中，並且結果她永不能變成十分馴順。假如教育能改善，或假如社會突然發展對於女性有新需要，這類炸藥能够更迅速的工作大不同于現在僅由個人不滿意的原因而工作。

當然對於美國女性最好的事莫過於突然發生一些真實的艱難和痛苦加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是女性，而再無特權可享。但我們沒有這些痛苦並且也不像會有任何痛苦。一切事對於女性都太容易了並且現在是太舒服。我們感覺不出別人的錯誤因為我們不會受過嚴重的錯待，除了這些特權。

事態如此，女性進步的唯一真實希望全在那些因迫于個人需要而工作並積極參加世界的性生活，是參加者而非寄生者。這些工作的女性——希望她們的數目日增！——或將不為女性而奮鬥，但或者她會努力糾正靠近她周圍的一種錯誤，並且因了她的工作最低限度會把所有的女性更積極的引入世界的生活中。

因為我相信女性進步的途徑除了走男人曾經走過的之外再無別途——不工作即挨餓，不工作即被輕視。現在已有很多女性，自願的或非自願的，向這條路徑跋涉學習拾起她們所得到的並且做去，生活在艱苦與競爭之下，拋却過去的失敗再重做起，閉緊她們的嘴不再空談或幼稚的哭喊——換言之，她們在自己的權力上變為成熟的個人了。

這對於長期享受特權的女性們是一條艱難的路，並且你會一時高興一時又憤怒的看到許多她們逃避了並又退回家庭去。最新一代的女性，被商業衰落與經濟鬥爭的真象所恐懼，又重新要求結婚與家庭，並且而今婚姻的競爭更比以前激烈。女性對於工作與職業的興趣在前五十年並不比現在低。誠然，像是女性們望見了不景氣時期的一點現象便確切的而完全的退回她們女性的安全之中，並回到舊的安逸生活方法去取悅一個男人，抓住他並說服他去為兩個人工作。記住了，那裏是有方法和地位和時間容婦女在她的家中找到整個的職業。但是，這樣的一位女性却有五十位是不會也不能做到的，並且無須矯稱她們是像一個人賺得她們的生活。為甚麼去做工？假如我不必去做，有些女性發問。是的，為甚麼不去？假如不是單只要看是否女人在使用一切的技能與才力感覺比男子更愉快。我永遠高興聽說一個女性在工作謀自己的生活。我輕蔑一般人慣說的『可憐虫，她竟還需要去工作！』這句話。誰應該養活着她吃飽不做活而世界上別的人們都在工作？然而這並不是重要的事。對於去工作的婦女們真正可慶祝之點是終於強迫她去充分使用她的心力體力，因此她可以明白甚麼是真正的疲勞與誠實的力竭和有益的恐懼她容或對於掙得飯吃的工作不甚稱職，並且最重要的是她可以知曉只有從心靈滿足的工作而得的完全忘我的最後不可言傳的愉快。

工作是一種至高的特權為不勞而獲特殊享受的美國多數女性從不知曉的。而且它是真正使她們自由的一種特權。

我很不快意的聽見有些女性看到我這一段文字時喊着，『你爲何不告訴我們應該做甚麼呢？指出某些事體的錯誤太容易了，但有用的是講出怎樣改正那種錯誤。』

對於這種質問，我的回答是：沒有方法可以立刻爲每個女人或永遠爲某些女人改正那種錯誤。在我們的現代文明中最可悲的人是中年婦女，她們在家庭間的責任已了，她們的子女已經長大出去，而她在身心雙方仍正盛旺却感覺再沒有需要於她的了。她應當在多年以前就計畫自己生活的這個階段。至少她的心在她的手仍忙着的時候就如此想着。到了她的中年再改弦更張其困難一如男子到了中年再重新改變職業。她怎能到五十歲時再重新教育自己呢？

然而我不以爲她們比那許多年輕的女性更可憐，那些受的沒有專門特長的教育而今出了學校門現去尋找自己適於做點甚麼的女性。當然她們之中多數是忙於競爭甚烈的婚姻業務，無人幫忙無人指導，她們盲然從事。假如她們結婚了她們仍走五十歲的老太婆會走過的道路並且也走到那條死路的盡頭。炸藥女性羣就是包括的這些女人，不管是年輕的和年老的。

『但是我們能做甚麼呢？』她們被刺痛時就這樣的流一點血。

是的，女人們在美國能做甚麼呢？她們不須做任何事並且假如她們想做又能做甚麼？這個問題在現代的世界情況下像是無謂的，僅是一種逃避。假如慣於戰爭的男人不能造成一種社會在戰爭之始即認清而防止之，女性在這裏最低限度不能幫助他們嗎？她將永遠繼續盲目的生養孩子而任男人盲目的

殺害嗎？一種比這更好的生活是有可能的，但她對此却不用一點思想。像獸類一樣的只管生養而對於自己的後代將遭遇的毫不顧及，那是很容易的。

誰說男人的腦子在政治與政府事務上比女人的好？不久之前一位爲她的政黨而工作的能幹女性來到我的公事房，不平地訴說女性們在政黨中僅給以不重要的位置，爲某某的助理，組織員會的副組長，她們唯一的職務是服從在她上面的男子。

爲甚麼產科醫生應該是男人做？還有牙醫生，科學家，建築家？我聽一位著名的婦科醫生說，婦科醫學決不能充分發達除非女性也鄭重的參加此項研究，因爲沒有一個男人能完全懂得生育孩子的滋味與女性在那時的需要。

商業的組織根本皆缺乏女性的援手。假如不是女性這樣的被關在家裏我們現代的勞資糾紛問題也許決不會如此之甚。

但是她的影響勢力在任何地方都缺少着。一國生活的任何進化都沒有她的腦力與努力。我不願太置重她在家庭中對於男子的靈感鼓勵。實際的效果也並沒有多大。他所做的完全依他自己的高興，有她的鼓勵與否皆無關係。我懷疑說女人對於男子的靈感或煙斯披里純只是男人戲弄女人的阿諛之辭。一個根本不懂得參與男人生活的女子怎麼會給他以靈感呢？

當然，假如一國的女性的工作尙未開始，我未免太實在了去相信儉如一切實現全國必完全改變好

了。有的事體變好了，有的或更壞。最大的改變是看女性所成就是甚麼。它將在女性本身——就是炸藥女性們。天生有才幹的女性與擅治家的主婦將仍是那樣。沒有甚麼能很改變她們。但那些炸藥女性將不再終日煩躁易怒無所是事了。她們的精力將愉快的發洩到別處而不只是加在被苦惱的丈夫與子女身上。而且我也不太譏世派。我相信假如那些女性各去做正在等待着她們的工作，整個國家必將變好一些，這不僅是因為那些女性自己都更愉快了而且與男子的關係也比現在的更爲美滿。我相信利用現在閒着的腦筋與分散的精力，女性將能對於我國的一切情形大爲改善，假如她們去利用。任何女子若問社會上甚麼事是她可做的，這是大廢話。那裏每種事她都可去做。假如她想要一件小工作，讓她去看管她的村莊或她的隣居。假如她想做大事，讓她去看她的省或想到全國甚而再大想到還有一個世界。看不見那些無數的可做之事乃證明已往慣享特權損傷了她的感覺力；既看見之後而不去做是證明已經損傷到她的意志。

這是沒有希望了嗎？對於甘心伏處於特權之下的婦女這是沒有希望了——因為這些女性即使放棄了不滿足却轉爲無用。生活上既已死滅，她們只等待着被葬埋。

但是對於炸藥女性那裏是很有希望的。我極興奮愉快的聽着她們訴說不滿就像一位醫生用他的聽診器細聽一副跳動不常的心臟在不確定與軟弱的跳動着。我曉得最低限度，一個女性只要是在訴不平，她就是一個炸藥女性，並且仍然活着。

並且誰能責備男人呢？假如是這些炸藥女性使得他感覺世界上的女人太多了。

第五章 一夫一妻制

一夫多妻制當然是普遍的因爲它是男子對於女性過多的問題所尋出的唯一解決方法。世界上無一國沒有多妻現象。向成爲問題的僅是它之被公認與否。西洋人在人體上決定它是不應被認可的，而東方人士曾決定承認它。法國是這兩種主張的調和派，美國代表西方的一極端而中國代表另一極端。

很奇怪，我想不出另外一點使中美兩國人士的見解有極大的不同如對一夫多妻制的主張。除此事之外我們是很相像的。我們的地理環境是如此相同，雖然我們兩民族的歷史久暫相差很遠，我們都發展爲很可驚的相似的人民，這無疑的是我們本能的彼此相喜愛的原因所在。但在承認一夫多妻制一問題我們卻是反對的。美國人對於一個男人同時合法的有兩個以上的太太這件事異常震驚。中國人對於我們有如此多的私生子之一事也同樣的震驚。社會懲罰一個無告的孩子（其實應該懲罰大人）在中國人認爲是可憎恨與不道德的。

關於多妻制的見解各異的原因很多。在美國人之中清教主義仍在流行着，雖然已被抑制與駁斥，而中國人卻因久遠的人類經驗信從自然主義。浪漫主義的美國人仍然年輕並需要愛情是結婚的要素，而中國人則富實際主義的常識，並且他們生來是很老練的知識青年人所不承認的——浪漫蒂克的愛情

多都已經當了父母，他們怎能不感到以前所未感覺到的愛情需要呢？

而在那過渡的時代，離婚像是殘忍的，雖然私下的很容易的解決了。在舊制度下沒有離婚的必要，因為假如一個男子的心變了，他簡單的可以另娶一個女人再成立一個家室。第一個妻在家庭中仍保有她的住處和地位。她沒有被代替的地方除了在與男子的最密切的關係上，而社會對此則不重視。但到了一夫一妻制成立男子甚而在家庭中也不要她了。這兩個現代的男女要求獨處。

到那時便是傷心的歲月了。好的女人，年輕或年老的因一夫一妻制而變成無家可歸。她們失了寵愛，她們無地方可去並且在社會上無地位，她們的子女或爲無母，或假如她們帶領去便成爲無父。有許多男人並不太殘忍而且不願爲一夫一妻的必要給他的家庭以痛苦。年輕的女子也不願太殘酷。於是產生調和的辦法。舊式的老婆回鄉下住去，並且沒有公開的離婚，雖然這些可憐虫等於守寡，因爲現在的愛情不容她們的丈夫再去看待她們。因此他們各自生活着，她們何止數萬皆是革命的犧牲者，並且悲泣多妻制的安全與仁厚。

但那裏又發生一個問題。數千年的多妻制度在男與女的心上產生了效果。它在他們創立彼此相待的兩種不同心情。它給女子在她和男子的關係上一種不能分離的感覺，但它給男子對於女子的關係只有一種淺薄的感覺。他不能待她像她待他那樣的鄭重。她從不會是他的整個生命，而他却是她的整個生命。並且這種淡薄在他是很自然的。中國的男子遇到各處都有女人包圍着他時，很難只想念着一個女

多都已經當了父母，他們怎能不感到以前所未感覺到的愛情需要呢？

而在那過渡的時代，離婚像是殘忍的，雖然私下的很容易的解決了。在舊制度下沒有離婚的必要，因為假如一個男子的心變了，他簡單的可以另娶一個女人再成立一個家室。第一個妻在家庭中仍保有她的住處和地位。她沒有被代替的地方除了在與男子的最密切的關係上，而社會對此則不重視。但到了一夫一妻制成立男子甚而在家庭中也不要她了。這兩個現代的男女要求獨處。

到那時便是傷心的歲月了。好的女人，年輕或年老的因一夫一妻制而變成無家可歸。她們失了寵愛，她們無地方可去並且在社會上無地位，她們的子女或為無母，或假如她們帶領去便成為無父。有許多男人並不太殘忍而且不願為一夫一妻的必要給他的家庭以痛苦。年輕的女子也不願太殘酷。於是產生調和的辦法。舊式的老婆回鄉下住去，並且沒有公開的離婚，雖然這些可憐虫等於守寡，因為現在的愛情不容她們的丈夫再去看她們。因此他們各自生活着，她們何止數萬皆是革命的犧牲者，並且悲泣多妻制的安全與仁厚。

但那裏又發生一個問題。數千年的多妻制度在男與女的心上產生了效果。它在他們創立彼此相待的兩種不同心情。它給女子在她和男子的關係上一種不能分離的感覺，但它給男子對於女子的關係只有一種淺薄的感覺。他不能待她像她待他那樣的鄭重。她從不會是他的整個生命，而他却是她的整個生命。並且這種淡薄在他是很自然的。中國的男子遇到各處都有女人包圍着他時很難只想念着一個女

人。中國的女性拚命的努力使早已像她們所以爲的那樣現代化，而結果這一時期的一夫一妻制却只有多妻制的壞處而沒有它的好處。男與女彼此的情感是淺薄的。家庭生活遭受很大的痛苦，因爲舊的已去而新的尚未成立。一夫多妻制在經濟與情感上給予全體，倘如不是給個人的，安全已經喪失。男女間的道德標準失去了因爲良好行爲的定義已不存並且良知也被破壞。

這情形的結果是快樂的喪失。男與女被他們相處的不快活所驚懼，並且恰在戰前有一種返回舊路的明確趨向，並非永久的而是使過渡時期不太劇烈與減少一些不幸。做父母的又開始對於他們子女的婚姻負起有^一限制的責任，不採用完全的父母之命而不經子女們的同意，但也不允許過新的自由兩性隨意來往與自由戀愛。因爲像某著名的中國人物認爲那是愚笨的，男女在一生中的最不能有理性的時期——就是當他們在戀愛時——而採取一生中^一最重的一步——就是婚姻。因此調和的辦法是應當遵守的。按說父母的眼力應當與子女的心思相合併。父母明瞭子女比子女自己明瞭的更清楚。他們應當指導勸說，同時也當接受子女的反對。這是一種有理的調和。

這次的世界大戰對於在變化中的文明有何影響尚不得知。在中國目前尚有比婚姻問題更切要的。那裏須有能繼續生存的初步需要。男與女在戰場上，在工廠，在學校和醫院裏並肩工作。他們獲得一種以前從未會有過的同伴關係。平等已經迫臨到雙方，不是因一方面的需要而是因彼此都要活着的必需。將來會發生甚麼誰敢說呢？但我仍然認爲舊的一夫多妻制對他們是不會再屬可能。那裏將會有男

一條道路，並且假如能成功那必是一夫一妻制因爲這次的共同合作經驗彼此教訓了他們。

因爲在世界各地實行一夫一妻制未能完全成功的原因是男與女未能同樣的受此種教養。一夫一妻制的名詞僅被輕聲的說出，其意義被許多人認爲只是合禮而已；但在民主主義的文明社會中尚未得實際的與合法的完成。因爲只有在完全的民主主義下一夫一妻制方能有實在的地位，除非有方法限制女子的數目。中國曾經千百年限制女人的方法是在女嬰生下來時即不讓她活。然而女性數目仍太多不能完成一夫一妻制。甚而種種磨難，永遠是比男人的多，只有女人才受到的如生育的危險，在中國仍不足限制女人的數目。雖然如此，數百年來中國的女子數目仍足够使一男子娶一女子，而且更有多餘的女人容一夫多妻現象存在。

這是很令人失望的。女性的抵抗力與頑強是惱人的並且使得男女關係的一切問題愈顯繁雜。假如婦女屬於家庭是真實的對於不可避免的外餘的女性將怎末辦呢？截至現今一夫一妻制未能預備出足够的家庭。任何美國男子在開始又抱怨說把女人送回家裏去，這是他認爲她的正當所在，請他稍停並且想一想家庭從何處來與誰預備它。因爲實行古時每個女人皆須有家的計劃，法律許可的多妻制將屬必要。一夫一妻制決不能爲每個女人預備一個家。

甚而只賴多妻制也不能預備那許多——這還須由強迫婚姻來幫助。美國的人口現在仍維持平衡所以男女的比例大約相等，雖然將來也許不能如此。男子甚而現在就因拒絕結婚或遲遲結婚破壞這平衡

，於是每個男子拒絕結婚時就多餘一個女子。男子不能享受結婚的自由或是像如今在西洋國家他們所享受的結婚與否全隨他的意思並仍然高談婦女的地位在家庭。這對他們自然是愜意的只享其自由而負一點任務，但不幸愉快永遠是需要代價的。在這種情況的代價是過剩的女人的煩躁，急切，好問，心力銳敏，體力強壯，要求她們的生活更有點價值——的確是對於任何平靜愛自由的男子的惱人的代價。

我只見過一個美國人試行大規模的多妻制，雖然按他的方式每個已婚的男子有另外的婚姻關係是一個祕密的多妻者。但約翰先生企圖調整多妻制度並使它成爲純潔。我的確覺得他的動機是好的甚而是仁慈的。我知道約翰先生是一位短小溫和的推銷家用胰皂的商人。他供養家庭的力量甚微，雖然他每星期有五天到我們那些守舊的農業區去勸人們買他的胰皂。約翰太太是一個面貌可人的黑眼珠的年輕婦人，他們有一個兩歲的女孩，並且預料不久就要生一個男孩。這是一個快樂的小家庭，我認識他們因爲約翰太太替我們縫洗衣物賺點錢補給家用。

一天早晨這三口人坐着吃早飯時他們的小房子的門被推開了，兩個警察走進來。約翰先生立刻明白爲了何事。他擦去鬚髭上飯跡站起來對他的太太柔情的說，「尼脫，我因犯重婚罪要被拘去。」

約翰太太對我講說她立刻知道他有罪了，即使他是一個最好的丈夫並很道德的人，去禮拜堂，並且在街上時很少注視一個女人的腳踝。

「你怎樣知道的？」我問她。她慘然回答說，「他是一個很好行方便的人。」

等到一切的情形大白之後，原來他不僅有兩個太太而是有三個，子女共計九人還有兩個就快降生。約翰先生將每週的時間分配在他的三個家。他對每個家都不能全力供養。每個太太都要工作來幫助他。

他的太太們都是良好婦女。約翰先生坐了監獄之後她們三人聚在一處討論她們的共同問題，她們很坦白而有理性的談論。三人都一致說約翰先生是個好人並且這事非是他的過錯。這是婦女過剩的老問題。這些婦女要求她們自己的家。她們急欲被送回家中。許多婦女都如此。十個有九個今日自己工作謀生活的女性也渴望被置於家庭中。約翰先生是一位好行方便的人，遂屈服於這種要求。每個女人都誠實的說她會領導着他。到了一切都明白之後，那兩個年輕些的女人彼此相顧並同意放棄他歸第一位約翰太太，她畢竟是年紀最大的並且有五個孩子。最後我聽說在約翰先生坐監的期中那兩個年輕女人實際還幫助她。這是一個頗長期的徒刑，他現時仍在監中。所有那三位女人都覺得有些不公平的事，雖然她們不確切知道是甚麼欠公平。第三位約翰太太的美麗眼中帶着模糊的憂愁對我說，『畢竟是甚麼地方有些毛病然却無人說是有多大害處。』

她的意思是說她們都完全服從純潔的本能。約翰先生不是個放蕩的人，她們也不是壞女子。她們若是知曉決不會生養不合法的孩子。她們所聽到的都是體面的話。至於約翰先生在我幾次看見他時像

是一個具有很溫文順從的哲學的人。大約他相信女人確是屬於家庭的並且已經正直的認爲一夫一妻制決不能達到此地步。在他自己的辦法因此他不僅是一個合理性的人並且是一個重實際的人與先進者，一個真正對社會有利的人；而將他置於監中不但不會解決了他自己的問題也未能解決婦女過剩的整個問題。誠如我所認識的年輕的約翰太太說的，『我們寧願裝不知道仍舊過我們以前的日子。那裏我們總還有個家，而現在我們甚麼全沒有了。』

不然，唯一可以使一夫一妻制實際成功的方法是使結婚成爲可能而不是必需。女子必須放棄那無益的念頭以爲總會有男人來要求娶她並且覺醒了而今有很多女人從未被要求過。許多好的女子並且甚而還有一些美麗的從未得機會回到家庭，並且假如一夫一妻制繼續下去她們的數目將愈增加。因此，唯一合理的路途是教育女子成爲獨立的個人，準備去担起她們在國家與世界中的工作位置並且教育男子們允許她做那工作。因爲唯一代替的途徑就是一夫多妻制，如東方被承認的合法的多妻制或如美國的祕密的不合法的多妻制關係使得約翰先生坐監獄留下三個女人又無家可歸並且許多子女均無法律地位。

如今的事實所趨，是女子使得一些多妻現象成爲必要因她需要結婚是她唯一的真正的快樂和工作，同時，使得結婚成爲極重的經濟負擔以致現代男子變成沮喪。美國男子每遇到女人時慣有的稍稍懷疑的神氣是他的內心問題『她值得嗎？』的外面表現。極公平的講，實在是不能回答說她值得。她應

該做的許多事都被別人做了。甚至洗衣縫補有洗衣匠做，家庭的烹調也至公共食堂以最廉的價錢就能買得。大約女人自己也明白她對男子的極稍的實用價值，因之她才努力在媚態上下功夫，像很小的一樣禮品用絲帶捆着。不幸小小的媚態有很遠的效果。時常是太遠了以致她都不能知曉。這就是她的困境。她必須在自身上爲男子創造新價值。

怎樣創造？我推想是去尋究是否她能成爲他真正所需要的。那或者是不可能，因爲可懷疑的是男子是否曉得甚麼是他對女子的內在需要比外在的需要更多一些。然而他喜愛一個良好的全體；而現今女子的內在全體時常大部分是由一些零碎所組成——她從母親口中聽來的一些零碎，女人們秘密的對她講的零碎，她從報章雜誌上的婦女欄看來的零碎，她在演講廳和電影院得來的一些零碎。她是幸運的假如她有一些任何的精神與心力的全體。

結婚是否尚值得要假如它是兩個同等的及對於他們自己和社會有相同責任的人之間的關係，並且假如它不再是女人的經濟逃避所？最低限度，它對男人有一些便利。他可以確實知道那個愛他的女人是愛他的本人而不是爲了想要一個家的保障與不必自己掙飯吃才嫁他。他能够感覺到有一個夥伴而不是有一個依賴者。假如他生病了或時運不佳，她能够比她現在更容易維持家庭。再者，假如她受的教育是一個負責的獨立的人，他不必像現在一樣被一種錯誤的自尊心所苦惱，羞於使他的太太去做事致令人們想着他無力供養她。結婚將成爲男女間更佳的一種關係假如它能够與錯誤的社會標準及

經濟便利分開，而且這種便利使享受者與供給者皆有墮落的惡果。

而且那是一種怎樣的鬆心使女性不再負不得不結婚的重担！她將使婚姻成爲怎樣優美的一件事假如她能够去選擇它而不是因經濟的供養與社會地位所迫！並且她的自由是甜美的假如她能快樂的與人戀愛而不須懼怕假如她選擇家庭她便須要放棄她所受過訓練與喜愛的工作；假如像男子一樣，她能够知道生活與愛情的偉大是能使家庭與工作並存的，而且那可怕的選擇，時常輕易而愚笨的說『家庭或工作』也不再强迫她了，假如不是別的可只是其他限制自己能力的女人們的自滿與非難。假如經濟壓迫與社會的恥辱與女子的結婚無關，我們必能終於達到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並且只有這樣才可能。

但美國的男子和女子一樣需要一夫一妻制度的教育。像中國男子對於多妻制已多少成爲天性了。他不常想解決這個問題像約翰先生那樣勇敢，但在他的私心中他時常不願讓女子在家庭以外與他有同等的地位，而且他若不贊成時他就阻止一夫一妻制用强迫女性以結婚爲她們的唯一辦法。他的不願意的原因，據我推想，一部分是因爲他懼怕那將是在家庭中和她成同等地位。他知道家庭中必須有人整理房屋並看顧孩子，並且假如他的太太去外邊做事，他便須幫助家裏的事，而且當他回到家裏來時他不願意被煩擾。有些男子反對婦女離開家庭的就是這種主要原因。他們不很阻止婦女到外邊去工作，但當然她們不能同時在家中和外邊工作。當然有許多她們勢須如此，但結果並不能美滿，而且女子也不應受教育試做這種不可能之事。

但在男子的內心更深處仍然有他們在管理世界居主要地位的欲望。我們追究到骨子裏時，這是真理。

第六章 女子如天仙

民主主義，德謨克拉西，不應和自由相混雜，愛民主主義和愛自由不可相混。誰不希望自由而且誰不愛自由？但民主主義則是另一件事。我們的祖先因愛自由建立的這個國家。很可懷疑的他們是否懂得多少民主主義。假如他們懂得，那也是指的個人自由。

但民主主義並不是個人的自由。它幾乎正是相反。在真正的民主主義下個人自由必須大受裁減。全體的人民必須服從大多數的決議。即使在我們的不完全的民主主義每四年這一個團體必得受他們所不贊成的一個人的命令與他們所反對的政策的管束而自動辭職。他們忍受此事因為他們有變換的希望與機構，而且這就是民主主義政府的巨大力量。它爲人種供以革命的天性，就像言論自由供給個人自由的需要。一個人只要能夠說所想的與所感的當他被迫表達他的意見和情感時，他便可以使自己延緩行動。說出和批評是一種安全活塞。

我們要真正的民主主義嗎？那必須有極大的變動假如我們要。例如美國的黑人必得給以如美國白人真正的平等。沒有人能夠給他們這種平等至於從一些無知與欠敏感的人心上取消這種族的偏見；但政府至少可以承認一切的美國人彼此都是平等的，並且假如我們是澈底的民主主義，必須掃除一切對

黑人的歧視。因此到處對有色人種的界限都應取消。那是不合民治主義應宣佈為不合法。旅館，飯館，戲院，教堂一切公共場所使每個人不分顏色都可享用。工資多寡應按技術與能力而不當分人種顏色。不動產的區域限制也當取消。

但對於有色人種的偏見只是我們不合民治主義生活中最顯明的一種現象。因此說我們為保存民治主義而奮鬥是不確切的，因為我們很少能為尚未得到的一些東西而奮鬥。我們不妨說是為保存我們所有的——我們自己的國家生活——而奮鬥。這是一種混亂的，矛盾的，爭執的生活，而且它也不能完全稱為一種事或另一種；但它是我們的並且值得維護因為它有改變的可能。我們的工作尚未完竟，我們是知道的。最後的型式還不清楚。假如白色仁厚的成年男子相信他的國家是民治主義請他記着還有別的人們——大約比他知道與願意相信的和更親近——他對之只如一個獨裁者。自由的英國人在民治主義的榮耀光明中能够看清他們國家的面目，但誰能相信貧窮而被壓迫，無知又不使其團結的印度人能如此看清英國的面目呢？

在美國黑人看來美國白人是獨裁者，而在印度人看來英國人是獨裁者；並且讓我們不要再假裝我們這兩大民族之中沒有我們自己的醜惡事體是我們願意在別處毀掉它的。那裏只有一件更醜惡的事，它就是偽善。而我們尚有希望，等危機來時可以使黑人與印度人為我們而戰，或至少不打我們。它就是變化的希望與可能性。這是在我們之中的民治主義的原子細胞。那個胚種是否生長並開花結果全賴

我們是否真誠的男女抑偽善者。我們能够並願意走向真正的民主主義，或是我們願意使民主主義成爲我們愛自由之土壤中的一粒種子？但一粒種子必須生長否則將死，而且無種子的土地是荒地，它的潛在力尚未使用。

現在愛自由是民主主義的天然土壤，並且是它能生長的唯一地方。那是正確而不可避免的從一個人愛他自己的自由中應當漸漸形成民主主義的神聖觀念。這程序是很簡單的。我愛自由並且我必須得自由，一個人如此說；他並且取得它。但我也要，另外一個人說。兩個人能自由嗎？這個人的自由不會妨礙另一個人的自由嗎？弱的與強的，他們彼此相看。獨裁者的辦法是強者推開弱者而保持他自己的自由完整。民主主義的辦法是強者覺察人人皆愛自由，弱者與強者一樣，他並且允許那種自由。到了一人侵犯到另一人時，這是必然的，於是那一點是被尋出並劃定就是那裏給每人最大的自由並對雙方的犧牲性最小。這一點我們可以名曰民主主義。

個人已經找到了，但國家尚未。在所有的國家中強者仍然堅持他們的自由較大。其分別只在程度與變化。在法西斯主義下沒有變的機構，並且自由只屬於統治者。在我國我們容許變化，並且自由的程度也是可變的，但民主主義之點尚未達到因爲我們不願意達到它。強者與弱者皆不願意。那是說，強者不承認有必要放棄他們的較大自由到建立民主主義的必需之點，並且弱者不明白有必要發展自己到達能够使用自由之點。當我在美國說強者時，我根本意思是指白色，非猶太人的成年男子並且在

他之外的那些經濟富足的人。我說弱者是指女性，黑人，猶太人與他們之外經濟窮困的人們。在各國強者與弱者都是不同的人們，並且唯一相同處是各國的強者都是人數少的小團體而弱者人數多。任何地方的強者仍有一種優點。他們有團結而弱者沒有。優越的人種，男性，金錢的力量——這些永遠是強者所有。即使像在美國，實際是婦女手中具有大部分的金錢，然而她們不懂如何利用它使得它的力量落到男子手中。

但弱者沒有團結。許多人種不同的被阻礙着，他們是混雜的一羣。他們沒有相同處除了他們的柔弱與無力，並且這因他們的分裂而愈甚。他們不常彼此相助。他們各自試圖勝過強者，或向強者奉承，希望着各爲自己的利益。然而只有弱者聯合一起方能有任何真正的力量。現今的情形，強者以他們的力量不準備實行民主主義，而弱者因其軟弱亦不預備實行民主主義。

因此在美國男人與女人皆未準備行民主主義——男人因爲他們的力量而女人因爲她們柔弱。在我們說他們未準備我的意思是指他們都不欲發現那珍貴之點——各方自由相會並且雙方的自由均得得以尋找也就是真正的民主主義。因爲在那一點男子必須放棄他最寶貴的所有物：他相信自己優越僅只因爲他是男性。這是他該放棄此種信念的時候了。科學告訴我們毫無任何證據僅有性別可決定優越。但事實從未能夠對於人類的信念有何更改。我的一個三歲的男孩子，有一天因他想着一架機車遂指着沙土房子說道，「煙從那裏邊冒出來」

我替他糾正說，「煙從煙筒裏出來。」

他瞪着圓大安靜的藍眼珠對着我。『我要相信煙從這沙土房子裏冒出來，』他沈靜的說，並且也如此相信。

他是人類的男性。然而在民主主義他必得承認煙確實只從煙筒中冒出來，並且他的信念與真理毫無關係。

當然怎樣使他到達那一點又是一件事體。他不能到達那裏除了用兩種辦法：他自己內在的智慧，只此就可以領導他去要求知曉真理，與由外界的迫力加於女性方面，發展她進向民主主義之點。因為要求真理的智慧是極罕有的，壓力可以繼續施用並完成它的工作。

那是說必須女性能够知曉她爲民主主義應當放棄的。她應當放棄的是她現在的特權，雖受教育而仍爲無知的特權，智力懶惰的特權，對任何事都不必澈底思想的特權因爲她知道最後的決定將不在她身上，任性，反覆與不負責任的特權，幽閒與把時間皆浪費在修飾自己與消遣的特權，逃避世界問題，這是目今的人生真正問題——從這些退避入她的家中並認爲她的整個任務就在那裏。簡言之，她變爲一個成年的人只準備享受自由。

但首先她必須懂得要自由，而現在她還不會。我被質問道『現代的中國女性和現代的美國女性主要的差別爲何？』它是這樣：現代中國女性極其愛自由而我國的現代女性則不然。這種不同是有原因的

的。在家庭的高牆之內中國的女性夢想着走出家庭的自由，並且因無知將饑斃她乃渴望教育。等到最後給她自由時她已經長大到那自由的程度並且感到不滿足。她會有滿足嗎？再會有時候她憶起當年在高牆之內無知識的生活對她是甜蜜安定的嗎？我想不會。我確實覺得永不會的。因為她也記得別的事。她會記得那長久單調的歲月，那空虛的心雖然有許多的瑣細事也填不滿。她會記得與男子不平等的壓迫，因之甚而在戀愛中她也感覺不到平等的快樂；並且最重要的是她會記得她的孤寂因為制定的方策是禁止她和她的天然伴侶男子在一起工作。而且她數百年來準備着自由，將不會從自由離去。

但是在美國的女性則不同。她已經有了自由却是以特別不幸的方式被給予的。她是在一天被送給一顆聖誕樹上邊有太多的東西。這是用紅絲帶縛着和別的禮物一同送給她。那些禮物之中有的是禮貌與尊敬和所有的豪俠仁義的糖菓喂養得她極嗜甜味。她也被贈給一個光輪戴在她的髮際便她顯得像一個安琪兒，並且她發現對她很合適以致她從不想摘下它來。她被贈以藍絲帶表示是最好的母親，因為是最好的廚師贈以獎章，並且甚而被送到某地去旅行因為她是最標準的女性。在精美的皮封面她被給以受教育的權利，並且她得到一張去任何地方的票。她可以隨意的或來或去。她被給予的特權太多了以致誰能責備她假如她忽略了那裏有一塊明潔純潔的金鋼鑽存在。但它比一切的東西加在一起仍貴重。它就和男子在結婚與工作上的真正平等。

她現在已開始注意到這種缺乏，因為沒有那一件她不能充分利用任何事，甚而她的自由。因為禮

貌有何用倘不使她的力量充足發展假如那將干涉男子在工作與政府的地位，而且受教育有何用假如不能使它完成它的目的但必須保存着像喜美術的一種玩具？在比賽時榮膺最好的母親有何用假如她不能做她能當的最好女性？爲何要自由呢假如她無地方可去？但被喂以一切的自由糖果，她吃得過飽而對於麵包牛油再無貪慾，那些工作與責任的堅實平淡的飲食，倘如她會像中國女子爲此而努力，定會喂得她滿足並使糖果顯得更甜。

現在她要向回走。因懼怕真正自由的責任她退却了。她說家庭是她的地方。當她這樣說時，並不是因爲現在那裏有足夠她做的工作。如今一個女子蹲在家庭裏時她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孤單的。現代的工業把男子每天多數的時間及一生多半的歲月從家庭中分去，並且現代的教育把孩子們也領走。因此家庭對於我國至少一半的婦女是一個衣食與安閒的地方，那安閒的時間不論她是如何憤怒的反對與表示她爲一些小事體是如何的忙——那可歎的事項：吃點心，打牌，織毛衣，梳裝，看戲和逛商店，統計告訴我們這一切就是美國百分之四十五的婦女叫做的生活！是的，無論如何，她可以坐在那裏玩她的玩意並戴上她的光輪。

美國女性普通都不要自由。驚人的，可怕的，這是的確，然而我們不得不相信它是真的。不然她們爲何退却？爲甚麼她們不簡單的自然的向前移動在男子的身旁做她們在社會上的工作？她們在不得結婚時感到不愉快和羞恥，雖然我們生活下的制度並未強迫結婚而且每個女子尚有其它結婚的方法嗎

？爲何那樣少的美國女子對於工作的態度是職業化的？爲甚麼她們在尋得了結婚與家庭時念忙的放棄工作而退却？結婚不應是從工作退出而更應當是對新工作的激勵因爲情感上既已如此得安定了，心神最後才真正的準備去工作。爲甚麼美國女子承受一些奇怪的中古時代的對於家庭外邊工作的義務觀念，並且從未感覺到真正的正確直到她們能夠說，『我盡我的心力在我的家庭』？

我不敢擅對這些問題作答。但這答案與那光環有些關連。我曉得此事因爲我看見女子若不戴光環從未顯得真正愉快，並且她們永遠戴着它不管她們實在適宜與否。爲甚麼？因爲男子，許久以前曾把那光環交給女人並對她們說每逢戴着時她們就像是神聖。

反對女人誰敢取下這光環的偏見如今比在我國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分明。我們新近又被指責越出了我們的地位。今日的呼聲又是我們必須回到家庭，從工業退出除了小的附屬或戰時工作，並且最主要的是從公衆生活與政治推出來。我們被責以損弱了國家對於男子是有害的影響，他們像是不很強壯足以敵過我們。假如我們實際上對於公共生活無害，最低限度我們也未嘗改善任何事。政府裏並無一事因爲我們參加在內改善了，因此我們何必在那裏？我們僅只在公事房裏哄鬧並且我們是可厭的人物。我們必須被除去。

並不僅在美國而今發出這種聲音，歐西國家也有不少決定把女子請走開。戰敗的法國很多數目的女子本可用於工業生產但却被限制。女人將要完全從政府機關取消掉。而且的確女人在法國完成了最

女性的姿態。若干代以來只是低聲說道「法國女子」四字便使人想到一個嬌態多姿的影子。法國女人並完成一夫一妻制的最大妥協點。結婚被公認為她的權利，並且她為此不惜允許男子可以多妻只要不搖動權保有他的姓名和財產。法國所行的法國型式等於中國所行的中國型式，但中國人的辦法是較為光明，對於婦女孩子較為公平對於男子比較為合宜。

然而在美國女性對於國外婦女的情況憤怒之先我們應當觀察我們自己的情形。聰明的女性多少感覺到這裏沒有許多改變關於一種遲緩的試驗的散佈着的空氣允許對於女性的意見公開發表，在法西斯西主義形成之前很少會大聲的在公共地方喊出或在有權威的報章上刊出。許多女性在討論這個問題，並企圖在問題變成嚴重之前尋出聰明的解決辦法。當然她們必須承認所談關於女人之事有許多是真實的。責難女性化使一國的組織軟弱是確實的。任何人接觸着女性化都會變弱的，不論男或女。被稱為女性化是批評女人的地位。它與是女性無關。男子現今確被女性化所驚懼，特別是從法國傳來那些悲痛的故事。在女性化的人身上有可怕與惡的力量，男子應該懼怕它並防止它不越出界限，因為那是他們自己的弱點造成女人的肉體。歷史上多的一個跟着一個的男子的悲劇，他雖能戰勝強敵但卻不能戰勝一個女人，因為戰勝她就等於戰勝他自己的深而不能克服的弱點。這種女性的動物因何而起呢？她開始於男人的幻想。在某處不平的道路上男和女會一同緩步走了若干代，他們來在一個岔路。道旁有一木牌上寫着，「去天國。」他們停住脚步，陷入不能決定。前頭的崎嶇之路不會標明並且無一定

希望。男和女都不知道它由何處起始及止於何處，但願着它走乃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但男人當初種現在一樣的是一個幻想家。「天國，」他默想着。「我會聽說那裏的一些好東西。那裏全是安琪兒。」

女人甚麼也不說。她天生是一個實際的頭腦固執的動物只知道做男子帶給她的東西。有些天她的太多了乃致她不曉得對那些怎末辦而在別的天她甚麼也沒有。她對他們家庭生活的主要問題掙扎有兩個辦法：她學習怎樣保藏肉類，並且她責罵男子的幻想傾向。她發現是幻想使食物的供給不一定。在有些甚麼使得他去幻想時他就忘了去打獵，並且他空着手回家來。她現在看見他眼中的幻想之光像他對着去天國之路時的神色一樣。

「讓我們仍繼續走我們知曉的道路，」她堅決的說。我們也許不喜歡天國。

「我願意看見一個安琪兒，」他望着說道。他望着他的女人並看見他以前有時注意到的：她是平凡的。她滿臉塵土又冒着汗，她的頭髮散亂。幻想在他眼中更深沈了。他說道，「我一向聽說安琪兒都是美麗的。」

「我想你願意我是安琪兒，」她憤怒的說。「就像是我不沒有時間坐下梳攏我的頭髮並彈奏豎琴！

她當然是人魚與安琪兒的混合體它們是在她的心中混合着。她走到了海濱時男人的眼中又變成幻想貌。海對於她是一大遍水裏邊充滿危險的風浪和可食的東西。她的心想到逃避前一種而得到後一種。

的可能。她時常停住步，捉螞蟻、蟹、辣、牡蠣，特別是假如男人是在幻想與尋覓人魚時。

『快走，』她現在說道，『孩子們還在等着我們呢。』

這樣她拉着他的手並領着他走過去天國之路。她是一個重實際的動物，堅決頑強並且私心中非多情的，並且堅毅是她的武器。從她被創造起就是這樣的，因為她要去與生育及死亡及食物及住所以及一切必需物的不停止的工作發生關係。她沒有幻想的時間，而且她從未學習過怎樣去幻想。她對天國無需要，因為她那樣已十分快樂。

但她不安的知道這對男人是不然的。他從何處學來的幻想習慣她不曉得，但他永遠是有的。大約是他的生活自由給他的，他自己或與同他一樣自由的別人在樹蔭下散步的長時間。現在僅只拉他走過去天國路口仍不能使他拋棄他那欲望的危險。

並且日子久了她發現此事，因為不能發現安琪兒真正的是甚麼樣，他乃進而去幻想她們；並且由此出來一種主意是那樣的愚笨，那樣的多情，那樣的瘋狂，女人第一次聽說時她只有發笑。它簡單的就這樣：她為他將她自己變成一個安琪兒。

『來，你看，』他帶着發光的眼睛解釋說，『我在我家中有了一個安琪兒。你將是我的靈感。我可以幻想你。』

她突然停止笑聲。她對她自己發生一個念頭。假如她把他的幻想收在她身上而不使它們天南地北

的漂泊，她所有的難題都得解決了嗎？他然後永遠會回家來看她，並且在離開她時他會爲她的崇拜所引導。因爲當初一些實際的東西可以變成了他的幻想。但她仍然帶點慎重。她自己從未見過一個安琪兒。

『我應該怎樣做呢？』她問道。

『應該美麗，』他狂喜的說。『要美麗又純潔又完好又溫柔。坐在家裏並使你的皮膚柔而且白並永遠在等候着我當我回家來時。』

『但假如你不帶肉回家來呢？』

『我帶的，永遠，假如我知道你單只依賴着我，』他說道。『感覺着你的依賴會發掘出我的最大能力。』

她當時不再說甚麼但過後想到此事她決心試着去做，並從那時起她試圖變成一個安琪兒——那就是說男人所想像的是麼樣的安琪兒，因爲他也從未見過，因之她要當安琪兒意思就是她掙扎着成爲他所要她是的是的。

那種掙扎已經繼續若干時代了。這是一種交錯的兩重的掙扎女性不但是爲男子而且還爲她自己奮鬥。因爲在私心中她實在決不想當安琪兒。她愛實際的生活，它的喧嘩與來往，它的努力與掙扎成功與失敗，並且所有這些才成爲每日的世界。她看着男人早晨走向那個世界時極覺嫉妒但是他仍然對她

說安琪兒不能走入那個世界以防失掉她們的天仙特質。的確男子在早清離開吻她時說道，「我願意想着你安全的在家裏，我的安琪兒。」

她對他嫣然一笑這是她學會的他認為最安琪兒味的。但他走了以後她便不再當安琪兒了。她打呵欠，在屋子裏散步，做她當做的若是想做時，因為當安琪兒會把她敗壞了並且她不像當初她工作時那樣的工作法。她和別的安琪兒們在後門談心，把她的指甲養得修長美觀，讀女性雜誌上刊載的今年的安琪兒應該穿甚麼並且她們如何修飾髮型與安琪兒媚惑男人的最新妙術，並且這整個的事體却是令人討厭的。

但不論厭煩與否她卻一點也不管。因為當了幾世紀的安琪兒的結果是很久以前女人就開始想到她是一個安琪兒並且隨後相信做女人與當安琪兒乃一件事。等到這種完全的錯誤在她像是成爲真理，她遂變爲一個動物對於自己的真象十分模糊，完全陷入男子關於她的傳說的霧中，以致今日她沒有她是甚麼樣或應該是甚麼的識力。世界已向前進而她却未在前。如今仍是安琪兒乃是一種妄誕，並且她也知道，然而她已經當了這樣長久的安琪兒以致她現在不知道應如何停止。她的冠冕已經生鏽且歪斜，她的雙翅已是無用且只是裝飾品，因為她有翅也未能飛到何處，並且她的整個外貌，也成爲陳舊；但她除了仍當安受兒還能做甚麼？她沒有受過當別的訓練。

現今的女性因爲這一切的結果呈現一種頗可笑的情勢乃是不能否認的。她們既不是女性又不是安

琪兒也不是一個人。她們悲楚的抱住安琪兒的觀點雖然她們知曉它是落伍，因為她們嫌惡放棄當安琪兒的安全與因而給予她們的精神優越的信念。並且我們這一代的女子因為這種不願放棄乃受痛苦最甚。我們的母親一代做了一件錯事打算獲得人的權利而不放棄當安琪兒的特權。例如那可笑的婦女選舉權。那些老安琪兒實際也曾爭辯婦女參加選舉因為婦女用她們的天神特質將可證清政治並提高男人們的事體。這些可憐的動物們會那樣常常被男人們說道她們具有這些提高的特質以致她們自己最後也相信並且以為只須有她們出現一切都提高了，像安琪兒應當能的。

女人與安琪兒完全混成了一起，並且現在女人永不能糾正自身以終止這種錯誤。她們應當要求人的權利並忘掉自己是安琪兒。安琪兒在政治上或實生活中沒有地位。她們是一種厭物並且她們阻礙進步。男子須要記住見了她們時脫帽並對她們客氣讓座位給她們並且在她們面前不可罵人起誓吐痰與閒遊。再者安琪兒是敏感的動物，慣有她們自己的完善，並且她們不能接受人們對她們因加入積極與公共生活而必有的批評；並且每逢她們是愚笨與不稱職時，這是安琪兒因離開她原來的地位而常有的，她們不願意別人明白的告訴她們。若是明白說出時，她們便發脾氣。真理是天國是她們的家並且她們應該住在那裏。她們應當永不求投票權也不必得到。安琪兒現在不應該給以在她們家庭以外的的工作，並且誠然她們也不應該給以公共的任務。

但是女人完全是另一回事。她們應當有選舉權，不是因為她們要澄清或提高任何事，而是因為她

們應該有。爲甚麼她們應當比男子使政治更清明一些？那並沒有義務使她們這樣做。任何未被這甘爲安琪兒的無聊事體所昏迷所泥醉的女子應當在一開始就知道女子在政治上的舉動和別的人們一樣，並且此外她應該主張她的如此舉動的權利。她應該說道，『我將有選舉權與那裏的其它任何事就只因爲我也是一個人。』

當然，假如她獲得了人權她再要求安琪兒的特權便是不忠誠。這仍是女人的最大錯誤。她要做人，但她又不應放棄安琪兒所享的特權。那是不對的假如我佯謂關於此事現今的女人們意見趨漸一致。她們不然。那裏有許多女人——也許數目在增加，也許不然——憎恨安琪兒並且與當安琪兒不發生關係。有的人願意當安琪兒，第一因爲她們不能忍受想到自己不是安琪兒，而且還因爲這是得到金錢享受最容易的方法於是她們不願放棄當安琪兒，只刷新她們自己愈顯得摩登愈好。世上有的是男人喜愛安琪兒，因此安琪兒仍能得着她們的酬報。並且恰在如今她們感覺很勝利，因爲希特勒和莫索里尼都又使安琪兒成爲時髦，而我們一向是從外國學時髦。並且最後，那裏有許多年輕女性不能決定是該走出蛋殼當女人還是仍像安琪兒往前飛舞。她們等待着看現在的男子要她們當甚麼。

這是妄誕的可笑的驚人的，並且比任何悲劇都可悲的，而是男子完全不幫助女人所處的困境。男子如今對於女人的不能忍耐非難與批評之甚爲從來所未有，而他們是不應該的，因爲女性現在的可笑狀態首應歸咎於男人。男子們幻想安琪兒是甚麼事體？幹甚麼要幻想？我們這世界上一切的無稽與矛

盾都起於幻想的男子。一個男子幻想着死在十字架上就可以救罪人。但世界上充滿了罪人。一個男子幻想着強者應當担起弱者的重担。但現在弱者被壓迫甚於往昔。男子幻想一個國家中的人民都自由平等，而却有很多既無自由也不平等。一個男子幻想着在痛苦的內戰結束後用筆一簽字就可以使奴隸們自由了，而今日那些奴隸的子孫遭受屈辱與不公允就因為他們的皮膚是黑的並且他們仍無自由。一個男子幻想世界萬國的一種協會使弱者能自由生存強者不壓迫他們；但今日為從來未有過的弱者被掠奪而強者為暴主。

是這永恆的幻想毀壞了世界，因為幻想終是幻想而男子不願使它成為實在的。這夢想家，多情的，不安定的，感情用事的，不實際的男人，是不能使他的幻想實現，並且因為這樣世界乃形混亂。或是男子應該幻想得再大一些俾使他的幻想可以包括現實，或是他應該重實際像女人那樣，她假如偶爾幻想除非它完成了她的目的便不認為那幻想算是完畢了。

在一種意義上男子因他自己的欠實際的幻想受的痛苦更甚於女人。因為女人容許他幻想她是安琪兒，因為她讓她把她放到一邊的神龕裏，他失掉了她。我們的國家因為男子所創造的錯誤的女性化而變為柔弱。女人應當供獻的平衡與益處她未能供獻。因此女子成了無用的人。男子的多情崇拜的不良效果和因而造成她的孤立損弱了她整個身心以致在她身上的道德價值變成了自以為是，並且真誠的情感能力變作了任性慣溺的情感能力，而且堅強獨立與理性變成了諂媚的哭喊着堅持安琪兒的特權。而

且現在男子已不喜歡他所變成的，雖然他忘記了這完全起於他想要一個他自己的安琪兒在地球上，並且她不再是他的靈感，而且她試圖『提高』他的却只有可厭。對於這一切他不能被咎責，除了他是根本的可咎責。若千世紀以來他曾爲女性化下定義並用永遠是基於他對她的經濟權力的嫌惡強迫她成爲那種女性化。

這是男子對於女人的真正不公平，而且這是如此的可怖致使女人不能逃却危險的痛楚除了有一種安慰。它就是這種不公平可以迫使女人再考慮她們的整個形勢並放棄再當安琪兒的愚笨並因此急切起始做女人。她們已經損失了不可復得的可貴的幾世紀。爲補償這損失她們將比男子加倍的努力工作。她們將毀掉整個的安琪兒的傳統，不但是男人的並且還有她們自己的，排斥凡是屬於安琪兒的種種。女人並不優於男子。她們不應該，她們必得不，爲了男人和女人的利益他們的共同生活中。女人甚而非天生的比男人更嬌柔，也非更心靈高尚，亦非比男子在任何方面欠人性。這些觀念仍起於安琪兒的傳統。女人是實際的，勤於工作，合理的，普通的人類。她們天性不及男人那麼多情那麼浪漫蒂克。她們好懷疑並時常傾向制欲主義。她們是無所懼的，心地正確，性情剛強的。她們不喜好也不相信幻想。她們能否充分恢復她們因男子的空虛幻想所受的損害無法預言，但假如她們做時她們務要小心不可幻想超過她們實行的能力以外。

但女性們的真正問題當她們決定大規模的放棄當安琪兒時將仍是單個女性作同樣決定後已經遇到

的問題。它就是這種決定對於男人所生的立刻效果。有一個時期女性們必須預料着男子方面的一種崩潰。男人們所爲而工作的將失去了。那家庭中的小婦人，他的生活奮鬥爲的保護他的嬌妻不受任何痛苦與不便，所有那些安琪兒的粉面皮大衣金鋼鑽戒指與機械化的房屋，都是他的尊榮與他的闊綽的證物將全被取消。一個真正的女性不需要一切安琪兒的錯誤的女性化。她最低限度和男子一樣的喜工作，她因吃苦而致富，她爲一個實際問題得解決了而歡欣，她憎恨防止皺紋不起在她的臉上所用的那些時間，她輕蔑耗費時間在講求時裝。她要生活並享受她自己與男子並且感覺她的好腦力在所有她做的工作體上銳敏而自知的工作。她是誠懇而深情並且天生愛世界的動物。她喜好政治與男人的原因一樣，因爲它是興奮而有趣的遊戲。她不要特權。

但關於女人的真理男子將須重新受教育。他現在只和安琪兒過慣了。以女人代替安琪兒的念頭嚇壞了他。他立刻開始和希特勒一同咆哮女人必須關在家裏並且儘可能的使她總在懷孕期間。最可憐的證明男人的柔弱就是他開始那熟習的叫喊。這是請求保障的喊聲。「請發慈悲，把女人們鎖住！」

因爲男人們也被損弱了，當他們把自己的女人們弄成安琪兒。並不是女人的本性品質致柔弱與無力，而是男子們堅執他們要崇拜着的安琪兒的女性化毀壞了他們。男人們何時能够看清他們崇拜「女性」的矛盾並且不明瞭這就是他們所養育的女性化損弱他們自己和國家？真正女性的影響力是堅實誠懇與實在的，這是每個見過實行女系社會的人所知道的。那裏並沒有柔軟的。男人自己在我們的生活

中創造的柔軟由堅持周圍有安琪兒可崇拜及崇拜他，吹噓他的尊貴像強壯的人，在家庭中爲他由外邊受失敗後歸來的安慰，使他對於自己可懷疑的能力有些把握。是的，假如女人們決定放棄當安琪兒，男人在一個時期必感覺艱苦與寂寞。誰再告訴他說他是如何的了不起？不論他做甚麼。誰從他的失敗中巧妙的找出漂亮處並使他覺得下次必定可以成功？誰使他的感覺不至受損傷並維持他在他的上司前面的重要與他整個的不可缺少？這將使他一定難受。

但同時女人們將有一個更困難的時期。因爲當然那是不可避免的女人們決定停止當安琪兒而只當普通的人她們必會遇見許多不快樂，神經質的，驚恐的男人，他看不見別的只有恐懼那爲女人所操縱的世界——或者讓我們說一個不是完全爲男人們所操縱的世界。男人們將成爲乖戾，兇狠，並且對女人極粗暴。『假如女人要它，』他們野蠻的說，『讓她們拿去。』並且他們對女人的舉動是他們所夢想不到的不但不是對於安琪兒而且即便對別的男人也會有的那樣舉動。女人們必須預料着這情形。而她們有一時期將應份受此，因爲無做人的經驗她們將會犯很愚笨的錯誤。例如她們將太擺上司威風，因爲只有男人是她們的模樣，她們將以爲上司威嚴是稱職與優越的證明。而男人將必然憤怒，因爲他們當上司已這許久。那自然的再沒有比一個擺上司架子的女人使該當上司的男人更憤怒的了。他們雙方都不該受責備，但他們將會一同明瞭沒有人需要當上司，在快樂將臨到他們之前。

但在他們能明瞭之前會有很壞的一個時期單個的女人將純因無能力熬過這階級而重返回願當安琪

兒。那裏也許會有很多，因為長久當安琪兒也已損弱了女人們的素質。但真正的女人們將忍耐過去她們所必經的並拿出耐性與智慧去工作，而隨後將遇到一天男子們會找着比給安琪兒買皮大衣鑽石戒指更好的事體使用他們的努力——例如為世界和平，人種平等，各國經濟的穩定。並且到那時他才能够幻想更大的幻想，並且在真正的浪漫斯中發現在他的身旁，和他一同工作的不是一個安琪兒而是一個女人……我不是方才罵着女人們從不幻想嗎？我說錯了。我們有幻想。前邊的就是。

第七章 女人與戰爭

女人們曾經很長久任男子們單獨和世界上的罪惡問題相爭鬥。而且甚麼是罪惡的問題除了邪惡殘忍的個人，一個集團——這集團或是一城，一國或世界——裏的匪徒？被她的家庭高牆所保障，忙於和平的烹調與看管孩子們的工作，女人不負管束惡人的責任，結果是今日世界上所見的。在她的安全環境中她甚至對於她自己的孩子們也過於心軟。女人的兒子們此刻却站在侵略戰爭的機器後邊殺死幾千萬無罪的人們。女人的兒子們正作在歷史上空前未見的砍殺與搶掠。這不是很顯著的證明女人們的失敗當她們的兒子們在家庭中時未能給他們培植道德的性格嗎？假如當他們在家時女人不能給她的兒子們培植道德性格，那末她必須在外邊幫助男人管束邪惡的性格。因為明顯的是男人單獨不能應付邪惡，現今甚而一個男人的爲惡心意就可以因現代的戰爭武器擴張極大。

假如我們要和平，這不是空洞的個人們的組織起來通過決議所能完成的。它的完成只有賴男與女沉痛的決心去研究並使用他們的力之所能的每種方法去勵行並施教和平的理想與實行。但是進向人類關係基礎的和平的第一步將是對甚麼是戰爭的充分知識。我們都要有戰爭發生後是如何運行及其影響如何的知識——那將迫使我們知曉。但是我們需要知道它是怎樣爆發的與誰引起的及在何地何時。

誠然戰爭在人類社會仍是一種風土病的；而且像所有的風土疾病一樣在某些情形之下它會在一定的時期或不規則的間隔變成流行性的。那些情形假如你讀戰爭史時會知道有兩種：第一是某集團人們的不滿足，那種不滿足主要的是屬於經濟；第二是某種心理的人起而得勢。那種心理也是風土性的。它是隔世遺傳的，兇狠的，簡單的，或狡猾的。但不管它是甚麼根本上它是野蠻的。我們尚未脫離野蠻；我們仍然愛血嗜殺。這是我們的真正仇敵，我們一切人的仇敵，不論是何種族與何國。這些隔世遺傳的心理，仇視仁慈，憤恨被冷淡，甚而記憶着童年時的不幸，不可避免的作爲他們的報復手段而訴諸武力。我們對這些人太柔和了。我們太容易寬恕他們了，總是說道，『哎，假如他們的童年時代好一些，他們現在必也更好一些了。』

這事沒有證明。相反的，許多最好的，最仁慈的，最文明與謙遜的男人和女人們在童年時代都很受苛待。他們長大時忘掉了這些，或者仍記得的却只希望別的孩子們不再受那些痛苦。他們不願使全世界也受那痛苦因爲他們曾經受過，或爲消除他們幼年時的挫折而不惜用戰爭的利器砍殺無辜與不相識的人們。一個無知識的暴虐者的多疑與猜忌去殺害比他智力優越的人並非是不快樂的童年的證明，而是一種隔世遺傳與未進化的心；並且不論那個人是怎樣的狡猾伶俐或聰明，假如他在殘暴與戰爭中逆着人類社會而行它就是不進化的。我們不可自欺。我們已正當的拋棄了生來原始的罪惡的觀念。然而這其中却有道理。我們從黑暗的濁世生出，泥土仍然黏着那些用獸類的暴力獲得目的物的人們，而

且這獸類的力量藉戰爭與死亡的武器增強了百萬倍。這些是危險的人心，首先由我們不得知的血統與遺傳的匯流而生來就是危險，被某種環境造成更危險，並且到他們有能力時，抓住某一時期適合于他們的環境與一個可以利用的經濟狀況，他們的危險性乃達到頂點。這種隔世遺傳的個人與周圍一般不滿足的環境相遇，戰爭乃成爲必然的結果。

我們對這些人心該當怎麼辦？看清他們，注意他們，並且步步阻止他們的起來得勢。讓他們當民主主義下的個人，而永遠不使他們當官吏或政治煽動家。怎樣發現他們？在小學當孩子們時，在大學當青年時，在生活上做人時。那裏頭有他們的心理分析家的報告，並且對於那報告應加留意。數年前我們被一個頗有天才的青年所犯的無目的兇殺案的奇怪野蠻行爲所震驚。那件兇殺案可以預防的假如一位心理學家多年前對他的檢查報告曾被大眾留意。『這個孩子，』那報告上寫着，『將有一天會施行殘暴。』他果然做出來了。

引導我們戰爭的人心很少。這是不難防止他們的得勢。但這須有一個方法，一種慎防，一種行動的能力只有爲和平的決心才能產生。因此去發現與注意並防備這種隔世遺傳的個人的得勢是和平的第一切要。成吉斯汗，拿破崙，希特勒——是同樣的人心。這是像一種已知的病症的徵象同樣的一致。它能够被發覺，它能够被預防，並且戰爭的基本原因的一半已經被消除了。

其餘一半戰爭的根本原因只須在一國或各國間作經濟的調整。人口的壓迫，不平等的條約，不公

允的關稅，不公平的貿易，無有原料，造成國家或國際的不滿而為戰爭預備了生長地。在報紙，雜誌與書本上關於這些地方有充分的資料。許多的基金用在不停的研究這些情況。但却無人利用這些目的去發現戰爭可能的起因的知識。我們需要一個清楚的，冷靜的肯犧牲的精神就像醫生們決定消滅一種黃熱病或危害世界的虎烈拉的發生地。戰爭是人類所遭受的破壞性最大的風土病與流行病，然而用聰明與儘早的操縱法去發現並消滅它的起原的工作却着手的太少了。

這種遲緩必有一種原因。我為這應當歸咎于男人們會做的和仍在做的對於戰爭的錯誤估計，當他們看不清它是某些可知的與可減免的原因的不能逃避的結果。等到造成戰爭的所有原因都已滋生起來再防止戰爭便不可能了。但它的起因是可以防止的。以為它們是不能預止的，仍認為戰爭是一種可能的命運與定數，甚而是一種光榮的，這就是男人們仍有的錯誤觀念。男人們的心思習慣傾向戰爭。這或者僅只男人們永遠不能消滅戰爭。

但女人們却未分得戰爭的光榮與樂趣。她們是落伍的。她們沒享着同志的情誼，冒險的興奮，勝利或死的光榮。沒有一種戰爭的輝煌是屬於她們。她們孤獨的蹲在家裏，而她們一向如此的生活過去了。她們担起男人們拋下的工場與田地間的工作。並且等到男子們不再返回時，戰後的世界便是她們的負擔。假如男子們回來了，一切事都與前不同了，因為沒有一個男人經過戰爭之後精神上不深受痛苦的。女人們對於戰爭是甚麼沒有幻想。

我相信必須由女人們去消滅戰爭假如它須永久消滅。必須是女人們決心，用她們能够利用的任何理性與深情的方法，不再繼續她們的生育與撫養工作而消耗于戰爭甚或戰爭的恐怖。這種決心是第一步。有此決心一切皆能完成。沒有它，我們將無休止的一代一代的繼續我們今日遭遇的事體。

藉發現並消除它的個人與經濟的原因去終止戰爭——這工作是很人的，很人性的，也是很有益的邀請所有的女人參加。

困難嗎？是的，但決不像戰爭之困難！女人們組織起來難嗎？但並不比爲戰爭而組織更難。

是國際的工作嗎？是的，但不要想像別處的女人比我們更喜愛戰爭。一個複雜的工作嗎？是的，但並不比戰爭複雜。這將使女人們捲入國家與國際的漩渦嗎？爲甚麼不可以？她是能幹的。

一個長而緩慢的工作嗎？是的，但戰爭是怎樣無盡頭的長而緩慢的工作，它的效果是一代一代的都感受到的！

而且甚麼目標比藉管束戰爭的兩種主要原因，失調整的個人與被壓抑的社會集團，而促成和平更適合于女人的創造的天性？這裏是一個女人與男子無競爭的領域這裏她可以由充分了解人類的問題而深入，假如她願意做她可以藉積極的參加或團體的壓力影響政府。極常被入說道的女人們對于人類除了生孩子之外沒有顯著的供獻。然而繼續生養孩子只供宰殺直是愚蠢。但拿防止戰爭爲鄭重的工作將是一種無比的偉績。在這進程中女人將變成必然關心人類的福利，去改善所有的社會以及她們自己。

這是我所見到的戰爭終止的唯一希望。

並且它將給女性一個世界的位置。實際上女人們在管理世界的任務上已變成愈不需要。這是不難看清的女人愈加被擠在管理事務之外圍。她一度曾是中心的。但那是當年文明的中心在家庭時。並且她是家庭的中心。那是她們當權的時期。在人類行動的離心力的急旋中文明的中心改變了。或者說仍在改變中。它將停在何處尚無人知曉，但現在它轉向國家。它不會最後終止在那裏的，因為它是在不停的運動中。在歷史上那個文明的中心曾在許多地點。很久曾在教堂很久也曾在大學裏。在初開疆土的國家它永遠是在家中。在重大的工業發展時期它是在工業中。在擴張國土的時期文明的中心甚而轉到探險上。這是政治時代，人類的思想集中于政府的意識與權力的組織，並且女人從未會像今日遠離生活的主要發展的中心。

因為她仍在爲那個陳舊的問題而爭，就是她應否蹲在家裏，尚不覺得家庭成爲生活的中心業已成爲過去。它的屋頂與四壁仍在那裏，吃和睡的用具與聽無線電這是今日生活的少數必需品。然而即使這些生活的必需品也不再集中于家庭了。吃飯可以在任何地方所費極廉且無麻煩，而且旅館裏的床鋪比自己家裏的更潔淨而省錢。對於女性成爲可怕的事實的是而今家庭愈顯得是奢侈而不是必需，除了一個收容女性的地方使她們躲開一邊，除非家庭能够再成爲更必要的方式，將來男人們會發現更省錢的是把女人們放在地窖與籠子或營舍或閨院裏，每遇需要役務或國家需要新的徵募時便把她們召集

來。女人們永遠被逐放每逢男子退而想到女人唯一重要的功能是服役男人並生養孩子。那些就是女人們在各方面不成必要的證明。我曾得到一個冷酷的不吉預兆自從那天我在紐約聽見一位重要的行政長官因反對委派一個女子担任政府的某位置而發怒。『但是我們不久將完全改革了這些，』他喊道，『我們而今不需要任何女人在政府裏喧囂政務。』

換言之每逢需要活動時女人們必須躲開因為她們在國家的重要與實際工作上沒有地位。她們所做的一切在困難的時期都可以解雇除了生育及可能的看顧病人與受傷者。她們走入工業這是實在的，却是在男人們被徵去打仗時將就代用，但男人們回來時她們必須再退出。在未來必然的高度機器化的工業女人將完全沒有用處了。在將來她們更唯有編織衣物了，並且不只編織還要拆散了再織，只圖的有點事做。管理的時代將到了，而且除非女人能教育自己在世界的管理中担任她的一份她將完全被驅除。她現在就幾乎被驅除了。

我不覺得應故意責備男人們因事態演成這樣。我願意恨他們，因為那是加罪的頂簡單的方法。發起改良婦女運動的最簡單方法永遠是開頭先攻擊男人。實際上錯誤，假如有錯誤時，却在女人們自己。這錯誤並不是每國全在女人方面。例如顯然的你不能希冀幾百年來受著壓迫的日本女人出來立在男人的身旁，尤其是日本男子是願意他的女人在他的脚下而不是身旁。日本近來宣布女人們應退出公共職務而回到家裏去僅是可笑的摹仿它的德國朋友。日本女人從未走出家庭。然而重要的是中國並無此

項宣言，並且在我國當然女人有很好的機會在男人的身旁站定她的位置。許多男子等待着她來估據。她有如此做的自由。

但她却有猶豫不決的致命弱點。在她的家屋門口遲疑着，不能決心是仍在裏邊還是走出去，她試圖作她個人的決定，不是基于女人的價值或能力，而是根據男人需要甚麼或喜歡甚麼。她會懷疑她的女性能力。她會懼怕喪失她的女性化。並且她恐怕假如她喪失了，她便再沒有東西可以抓住男人的心與注意。不大胆的走向前去與他攜手，相信她有永恆的女性力量，確知她自己的不滅的能力何時她想做都可以抓住他，她反而退入她的家並關起門來等待着，時常皆是徒然，讓他來就她。或者她向前衝去臉上帶着羞怯的神態很抱歉的，像是她也想着她是屬於家庭的，或者她走出來存着敵意與無情，那一些都是醜惡的特性。

真理是假如一個女人是真正的女人並且以做女人為榮，沒有一件事能消滅她自身的主要女性品質。她可以坐在寶座上並統治一國。她可以坐在法庭上當法官，她可以當一個工場的工頭，假如願意她能够是一位橋樑建築師或機器工程師或其它任何工作者；並且假如以自己是女人為榮她的工作就能做好而且她的女性品質愈深刻。那是女人們看輕她們自己是女人于是她們摹仿男子並變成男人化而引起她們的男女同人的厭惡。沒有甚麼工作能毀滅女人的特質除非她首先毀滅自己因有意識或無意識的願意她不是一個女人。這種低估自己的價值會使得女人在離開家庭的慣熟環境的保障時而心不安，並且

在她的不安定中她太時常摹仿她所懼怕的男人並且在她的舉止上時而是可憎的男人氣，時而是默然的過度誇張的錯誤的女性化也是同樣的可憎。

因為真正的女性特點是一些堅強有力與反抗的。女人們不是軟弱的，除了她們對自己不能確知時。一旦她們有確信，她們是力的旋風與能的井泉。假如她們能有一些把握她們的女性品質是天然的與正當的並且不應被改變或消滅，她們能而且會高興的去到男子的旁邊站在她們的部位上。但她們如此長久的聽見她們的特性被嘲笑，她們如此長久被喚作弱者，她們曾經數代人告訴她們沒有做事的頭腦並且不懂政治行政，以致那應非人所能的去希冀她們能夠抵抗這懷疑自己的深刻退化。

男人們讓與女人們的一種好處是道德優越。男人們曾經或會佯為他們永遠希冀女人們在道德上高于他們。因此現在，少數獨立的婦女走到商業及政府裏並使用男人們用慣了的金錢法律與政治的手腕時，那裏便會發生極大聲的震怒說女人們在商業與政治上竟像男人一樣的惡濁。

『要女人們在政治上有甚麼用？』這些憤怒的男人們問道，『假如她們像男子們一樣的壞。』誠然，壞的女人在任何地方有甚麼用處？或者壞的男人或說謊者，男的或是女的，或是盜賊或殺人犯，男的或女的，這些都有甚麼用處？那末好的女人們的可能性為何呢？假如女人在男子身旁工作，或者好的女人在家庭以外太搗亂嗎？

這種道德的優越男人們很慷慨的贈給女人們的，事實上對於女人是一種極使之退步的影響力。因

爲男人沒有給她們別的優越，她遂抓住了男子由對她施的權力豐富中擲給的這件正直的破衣服，並且她企圖拿它蓋上她的赤裸軀體。假如男人會也想保留下道德的優越，當然他也這樣做了。但他看出那在每日生活上是不方便的。像雪一樣的潔白在商業上是不實用。那樣每一小疵都顯出來。我在中國曾雇用過一個廚師他在我家有數年竭力的勸說最後並強迫我用黑色而不用白色布做碗碟的擦布。他說那可以節省我們兩人的事——我省却不斷的爲髒的擦巾而煩惱，而他也省却每天洗擦布的麻煩。我們最後分道了，終於他是男我是女，甚而在這樣一件關於碟碗擦布的清潔的事體。

在實際的正直上男人們永是和女人們如此的分道。男人們有很多可說的。顯然的是女人們比男人們容易學好當女人們被關在家裏遠離任何嚴重罪惡的引誘。假如她們學成了輕微的過失像懶惰瑣屑不經心的謊言與好傳閒話，這些變成女性的弱點然不會很大的干涉到貞潔的明顯外圍——並且我想不出女性另外的一種德性，因之仍說貞潔吧。

但爲甚麼男人們當女子們來在他的身旁像是完全和他一樣的東西而震驚呢？可異的是她不如他壞的很，因爲她的正直終竟是溫室裏的產物，未受過試驗與引誘；並且她自己沒有真實的力量去抵抗。她甚而沒有他的經驗之力援助她。他最低限度會時常犯過罪惡足以知道犯罪的惡行。但她曾有過極少的犯罪經驗所以她不應被責備其惡行或失敗。

此外，她的正直被加在她的身上已久却得到極少的報償。一切真實的善行的報償男人仍然據爲己

有。似此，雖然她是安琪兒，他却傳道士，教堂的主人。那是他對上帝說話，而不是她。她，可憐的東西，雖然是那樣好甚而他都說她優於他自己，却必須坐在教堂的座位上靜聽他在講道，並且她必須俯首當他為她的福利禱告上帝時，並且當他傳過捐款箱時她必須投入她的一點錢。我永遠想着女人們因為她們這一切的正直可以從教堂得到小小的報償。這像是最低限度在教堂，這裏據設想是須有道德價值始能進入的，女人們應當有一點權力。但不，男人甚至又想出一種逃避的方法。雖然他要求女人應當正直他却創出一種宗教可以原諒他不正直。正直終竟僅是不潔的破衣服如一個人信賴耶穌的血而得救，他這樣的宣稱。恕罪人被稱為上帝的最大慈悲，因是在一種意義講男人愈是大罪人，愈是上帝的榮耀去洗淨他並接受他像無疵的人。如此男人從他的卑下而造出優越。

但實際上他要求女人們須要正直，是因為男子有一個不正直的女人為妻是不方便的。舉一件事假若她是不正直的他便不能確知他是他兒子們的父親，而且在這件事上是憤怒與不便。一個不正經的太太會在家庭惹起種種的麻煩，而男人夜晚回到家裏是不能看麻煩事體的。誠然女人們從她們的道德優秀所得的實際利益是那樣少以致敏感的女人應該拋棄了整個正直不要而採取男人的標準做她自己的。這將把男與女放在道德價值的同等基礎上並且對他們雙方皆有好處。男人會看見女人的本面目，並且女人也能够脫却她們視作太嚴重的一種錯誤的評價所給予她們的墮落效果。

因為，在有理性的人看來像是不可信的，而許多女人確實相信就只因爲她們是女人她們比男人更

道德些——優雅些，假如你願意，更難取悅，更純潔更精神。我不會大聲的念出精神二字。我多年就不會這樣做過。它引起我心中的憎惡與憤怒的情緒致使我的平靜受威脅。因為，滿足於她們的所謂精神的優越，女人們遂讓她們的心靈腐化於瑣屑，安閒，空虛與一般的不經心在一個叫喊欲死的世界因為缺少真正的精神優越與道德價值。假如女人在正直與精神上果真優於男子，她們能坐在那裏如盲如聾如啞的織她們無終了織物，鉤織飾品，閒談並去參加茶會打牌，天天擠滿了戲院，纏線球又繼續織，交換菜的做法並改變家具的陳列形式，捲她們的髮型與塗她們的指甲並去參加時裝賽會同時仍不停的織，織，織，而外面的世界却日趨於黑暗驚恐由於缺乏明確的善良與道德的完整及真正的不自私？那裏有這種道德的優越一件事不做只顧編織同時人們的頭顱在革命中滾下來並且戰爭燬盡了我們的大城以致我們所能剩下的只有這摧毀假如世界仍像今日的走下去？

女人們沒有優於男子的道德倘若她不從她自私的退避處出來與男子一齊努力造成世界必須有的民治組織假如我們要活下去。我們不能變得更好一些直到她如此做。我們只有增加紊亂與多難如像新的戰爭發明出摧毀我們的新武器。因為男子已走了他力所能及的那樣遠而無女人。在我們生活中的不斷重現證明此事。男人自己曾未能使戰爭成爲陳舊，這像是在文明人類中所應當的。對戰爭已成習慣，認爲它是一種不可避免之事，被訓練得認它爲他的英雄表現的好機會，很不易希冀男人對於一向成爲他的興奮自由與光榮的絕好機會以冷靜視之。納粹主義相信戰爭對於男人的清泄劑效用頗有一部分這

理。它是一種人類的必需去尋找在自我犧牲中的一種自我解脫。任何人若不僅爲自己而活着便能更愉快些。這種自我犧牲在女人是比男人更容易。一個女子不論她是怎樣的心理複雜與自私的人，到她有了孩子時她便走入一種簡單與元素的經驗驅除她的自我，將那自我分成另一個並把生命導到最純原始的情形。沒有一個女人不是成爲更好一些，無論她後來在養育與教訓孩子上是如何的不稱職。女人們因生孩子時的返回死與生的元素而將她們的心靈洗淨，而且任何女人不會有此經驗便是而且感覺不完全。那裏也許有昇華在，但她尋求它，曉得她的不完全。

但在我們的改變了的世界男子沒有這種機會使他返回原始。大約他曾一度有過，在打獵，追趕；死的危險。因爲喪失自我永遠含有死的危險，而死對人類有一種可怕的與無窮的美味像是在一個黑暗的地方他知曉埋藏着他的末路，而那知曉引導他，像蛾撲火，一再的接近死亡。在生養孩子時的危險提高了女人。她走下了死之門而她又戰勝死回來。但男子沒有這種經驗的同等事，而他太渴想此事乃設法從戰爭尋找出它來。他一代一代的用各種方法製造它，並且當它將臨近時他懼怕而等它來到時他歡迎它並經由它而提高他自己。

因爲戰爭之於男子，猶如生產之於女人，是使其情感行動簡單化。在做那件事體並且需要很少的思想去做它時所有真正的人生問題都被擱置一邊。他將自己放棄於那熟習的程序。一次被希冀的戰爭爆發對他是一種實際的解放。他的憤恨可以發洩而不受責難，他可以任他的情緒自由，他可以隨他的

心願與動任令如何戲劇化英雄化皆無人恥笑他。一個男子在冷靜普通的和平時期作英雄味的舉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在戰爭時任何事皆許可他做，他被稱讚與喝采並被重視，恰如女人們在懷孕時的被原諒與被放任。那末在被男子們而無女人所操縱的世界上將不可避免的我們要看見戰爭與紊亂的再發。只有到了女人們充分担起她的一部責任去指導歷史那時才能有平衡並完全除掉這些紛亂。

甚麼能够給男人代替戰爭的血浴呢？他將往何處去尋光榮？那問題必須男人自己回答。天上的星辰日月是公開給他們的，地球在他們腳下藏着許多東西是他們所不知道的。他所存在的空氣中有許多秘密等待他測知。那血浴對於男和女有甚麼必需呢？今日數百萬的進化的女性必須能生活着而無生孩子的原始經驗。只有返回多妻制才能使一切的女人都有孩子。這也許不算太過份要求男人無戰爭也能活着。

但當然戰爭給男人們許多好處。戰爭自然的把男人放在有權力的地位。所有願意女人退後的男人們都愛戰爭，因為戰爭幫助他們。每次戰爭把女人打回一世代，並且不願她們在工業上的獲益。因為那些獲得只是在小地方，而女人們到了男人回家來時她們又要放棄一大部分的獲益。她們若不如此時便被稱為忘恩；並且再者她們不如放棄，因為法律將設法強迫她們。心理的與情緒的，在男人的心中和她們自己心中戰爭全使女人們退步。因為男人回到家裏已成了戰爭毀壞的一個人，太常是因自憐與自負被損弱。他必須被容縱被稱讚得認為自己是英雄因之他能成為英雄，而且戰後每日的生活是平淡

的，他的太太必得繼續的縱容讚美否則他將覺得她不能賞識他。這對他真是可驚的就像生孩子之於女人。她在順利的生了一個嬰兒之後的舉止就像那樣。

男人和女人須要在打仗與生孩子的事體上共同想出一種調和辦法。他們現今是彼此在使無效。女人們在生孩子上完成她們自己，而男人們在摧毀他們上完成自己。那裏應當有比這種犧牲無辜之人更有益的其它方式爲人類作愉快的犧牲。

第八章 男與女彼此相教育

當然平等決非像空談之易。只有嚴密的教育可使人們平等。我們知道個人之間無平等。但是男子怎樣能被說服女人是和他平等的除非他受過那種知識的教育，而且女人怎樣能被說服她能而且應該與男人平等除了受那種知識的教育？

大約這時恰是男與女應當考慮他們彼此間的基本關係一問題。腦力接觸腦力，情感激發情感，並且即便在堅決的民主主義我們竟不能逃脫法西斯主義的侵入。那種侵入將普遍於傳統主義的脈絡中，而我們美國人最傳統的莫過於在男與女的關係。

我對於法西斯主義的憂慮對女人不若對男人之甚。因為女人走向中古遺風時她決不單獨走向。她永遠拉着男人同她回去。在比例上她成爲奴隸，他變成奴隸的主人，並且這兩種之中受害較輕的是奴隸。奴隸發展出偉大的特性，忍耐，哲理，外交，幽默，抵抗的祕密力量，並且能夠自守祕密而變爲狡猾。他們從這一切中學會了去管理，並且假如她們有機智她們得着勝於她們主人的優越。

因此法西斯主義的結果對於男人是很嚴重的，而且更嚴重的因爲有許多美國女人們羨慕法西斯的安適限制可以除去非女人的能力所可決定的她的地位是否在家庭的困難問題。因爲女人們久已是扭曲

的動物，這是我們都知道的，並且許多女人會歡迎奴隸地位給予她的權力的可能性，並且許多女人會私下的樂享一個奴隸所有的全無責任的權力。奴隸不須憂慮社會或國家的改良。她可以把這些事全交給她的主人，男子。她甚而不需要憂慮她的飲食，衣服或房屋。這些當然皆爲奴隸預備好了。她每天的小勞作都已排定，但卻沒有法律強迫奴隸加緊工作或標準生產，並且最主要的在奴隸工作中女人得完全的智力安閒。世界不干她的事。她可以用一切的力量去想出新的方法自行其是並如此變成男人的統治者。

我爲美國的男人驚恐在這法西斯惡潮的來臨因爲他們曾經那樣愚笨贈給女人自由與民治的一切特權而不強迫她們分担任何一點實際的責任。這裏的社會對女人不要求一點真正的勞役，雖然它給她們最充分的利益與保護，甚至於還給她們教育。這一切應該使任何有思想的男子恐懼因爲在他的育兒室，廚房裏的不是一個無知的鄉下人，而是一個伶俐，機警的人物其身心的發展很早就與他的相等而且她的能力時常尙優於他。我很慶幸我不是一個美國男子。

真理是如此在任何政府與任何文明之中男與女的關係皆未能完全使男人滿意，最可恨的女人特性之一是她對任何事都能做得極好而却出現爲可厭之物，並且男人只有受痛苦。我不曾看見過一國，而我看見了許多國，那裏的男人不是或此或彼被女人所煩擾，爲她的卑下又爲她的優越。婦女問題的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法卻從未試用過。它就是簡單的與男人平等。這像是從未使 he 想到過。

我被迫想到此點當不久之前我被一位仁厚的中年的西部某城女學校的校長來訪，他來是請求幫忙教育他的女孩子們。他說道，『我的目的是教育女人們成爲男子的夥伴。』

我抑制不住一聲歎氣。這裏又是那一個老的不平等的觀念。『但誰去教育男人們成爲女人的夥伴呢？』我問道。因爲我想到男人和女人假如他們不是彼此相教育如何能成爲夥伴呢？

我們對此不能改變的分開手，因爲他不能看出我的意思爲何而我也不能責備他。男與女爲謀真正彼此的平等的教育現今成爲極困難，不僅是去做而且甚至去想到它，因爲他們很久的教育是彼此遠離的。我建議男人們熟慮到如何強迫女人與他們平等——責任平等，知識平等——否則他們又拿起男人的舊絆羈去奴使一個無知與自私的根本上除她自己以外對任何人概不負責的動物。

我前邊說『被迫』二字是有用意的，因爲我重述我發覺數目多得可驚的女人們都渴慕奴隸的豐衣足食。有一件事最使我想到此點的是數月前某女子學校舉行一種投票，可笑的很這個學校還是一位女性創辦來教育女人的。那些學生們在自己的記錄上表示極度的反對任何女子有資格被選爲美國大總統，副總統，甚或各部長。她們返回中古風的理由之可驚更甚於這事的本身。她們顯然以鎮靜的自卑說道女人們缺少必要的體力與情感的穩定；女人們缺乏公共事務的經驗；而且女人不能『避免生活的瑣屑。』

關於這宗奇特的文案我所能猜測的唯一理由是女人們對於女人們似乎有一種狠毒，因爲在一個既

無自由也無男女間傳統的固定型式的社會中相競爭。除此以外我尙未能找着一個滿意的解釋。唯一可能的一個是在像我們的自由社會女人們可以做她們所願意做的假如她們有改變傳統的勇氣，她們只有責備他們自己或互相責備假如她們不能盡她們的潛在能力；並且因爲是人，她們很少責備自己。例如在日本，婦女們彼此十分溫和的忠實相處；因爲在那裏女人們被給以界限她們不會走過那界限的。因此沒有人需要嫉妬別人的可惱的進步。所有的女人必須停止在同一地點。女人們嫉妬女人們在那裏只屬於小而無害的一種，只有在一家之內兩個女人互爭一個男人。它不會像這裏擴大到外邊，成爲那樣大的偏見乃致影響政府，工業與學習，其表明如女人從女人手裏取得職業的服役時的表現，及她們對於任何女人的成就高出一般時本能的表現着敵意。試然這是不足驚異的，假如這裏的女人永不欲本國有一個女總統僅只因爲她是一個女人，或者大概因爲她們之中只有一人能坐在那光榮與責任的座位上。

男人必須拿出極大的智慧去明瞭法西斯主義的來臨，並且在他知曉以後應當更有自制力不可屈服他願將女人關起來的傾向。美國男子特別易受引誘因爲他不喜歡女人幾乎像中國或法國男子一樣。他必須使自己勿忘的是假如他把女人們關起來他將更受痛苦而且是在比他如今更重要的地方。他將如中國男子及法國男子的被損害。假如他明瞭他的危險而使女人自由，當然他必須仍勿想着自由與平等是女人自縊的繩索，因爲她在任何情形將不會自縊的。她對此是太精明了。但只有藉自由與平等將強迫

女人分担男子在世界上的責任因之她再不能享受奴隸的安逸無責任的生活，並且只有到那時大約有希望在充足的教育之後男人和女人方能開始過他們應有的生活，把生活的負擔公平分配在他們之間且對雙方皆有益處。

大約那時男人會喜歡女人，因為她將是她從來未有過的可愛，而且當女人感覺到男人喜愛她時，她現在的不滿將完全永遠的消失了。因為女人感覺不被男人喜歡比對世界上任何的感覺都可悲，而且那震撼到她的生命核心。她因為那而成爲完全不安全，而且再沒有別的安全使她覺得有保障因爲男子不喜歡她時她自己便失了自信力，並且因爲她對自己沒有自信每個女人便和每個別的女人進入嚴重的敵對，雖然她也許不知道。因此她是心歡愉快當她的愛人對她說她是不同於世界上別的女人，這是每個男人會告訴某個女人的。有一短時間她希望並相信這是真的。這是很短的一瞬間，並且很少有人能延長它的終點，它雖然對於男子是甜密的它對於女人更是甜密。早晚他覺察她終竟只是一個女人，於是他又開始嫌惡女人並甚而影響他的愛情，而她依她的脾氣變成孤寂或諷世。

當然那裏有無數的態度溫和的美國男子與紳士會抗議他們從未不喜歡女人們——而且相反的，等語。那已是陳舊的回答說一個人時常含有一種感覺而不自知。固然公平的說應有例外。但假如能有一種意見測知器很神巧的能測知人們不肯說的事體，男人們對於女人的嫌惡總量必多於他們的喜歡。

我被迫有此信念全是由觀察一件一件的實證而來，男人們彼此坦白的私人談話他們總是說『除了

在座的以外，』行政官抱怨他們雇用的女職員們所犯的錯誤，在男人之間都是不顯眼或像是不那樣重大，丈夫們發覺他們的真正快樂與安休是遠離開他們的太太而不是與她們在一起，兒子們感情的尊敬他們的母親竟到了憎恨之點並且順從她們是因為沒有反抗能力的懼怕，一般公然的反對女人在商業或其它組織中担任重要的執行權力，平常付給女工的工資比男工少縱做一樣的工作，男孩子們相信他們優於他們的姊妹及一切的女孩子，他們長成人之後總想着他們比他們的妻及所有的女人為優僅只因為他們的體質形狀不全一樣，還有一般人所慣講的笑談中永遠表露他們的本心。我們對於誇大的真理發笑，但那裏必定有真理否則我們不會發笑。那裏有太多的笑話皆是關於美國女人的天真與愚笨，我對於它們的意義與重要應予折扣。但時間未能表現男人討厭女人的所有的證據。這裏它們可以任所有公平的眼睛來看。

當然這種厭惡是有根據的。心理學家已經給我們一個很確實的。因美國社會的組織，我們的兒童，男孩子女孩子皆然，接受他們的最初紀律訓練幾乎都從女人手中，並且紀律對於孩子們的意義就是拒絕。那些最初的拒絕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永不被忘記。那些第一聲的『不』大而且堅決，深入入下意識中。而美國的母親們說的最多因為美國的父親不多在家。隨後學校女教員又說那些因為美國男人以為教小學是低身份，雖然是真的却在別的國家也未如這裏之甚。美國的男孩子到中學才把紀律與男子發生聯繫。

而且女人還有一種不利。男人去就她都像是一個懇求者，他當懇求者已很久了，並且這更增加他的厭惡她。假如他逆着她的意見強迫她，縱然她那樣允諾必有一種陰險可怕的復仇作武器，並且男子愈敏感愈爲她所損傷。不論他是否知曉此事，他的早年生活是被一個女人所形成，並且他的快樂核心，他的態度，他自己的滿足與其餘的一生，假如不是實在的依賴一個女人，也是與她纏繞着糾纏着，以致於一種程度他若沒有她，便無辦法而有她也無辦法，並且除了爲此而恨她之外還會怎樣做？她愈是不合理，愈無理性，愈無知，愚笨與不能勝任，他愈是恨她因爲她在他的記憶與生活中是一種壓迫力。那一個管束他的女人變成他對所有女人的徵象。因爲只有在浪漫蒂克的戀愛的短時間內每個男人方相信那一個女人是和別的女人本質上不同。其餘的生活他在她身上享受一種冷酷的或有趣的補償的愉快，並且他高興重複那一個女人所可以當的，不管他想她是甚麼——一個閒蕩者，一個時間浪費者，一個無能者，一個貓，一個吵鬧者，一個蕩婦，或一個危險而不可靠的汽車夫。

然而她若這些全不是時，她若是精明能幹與稱職，他更加不喜歡她因爲那時他怕她，而懼怕又加在那些童年形式的威力上。

結束起來講那就是美國男子和女人之間的情形。畢竟愛自由的人不妨說性的初步需要是生殖孩子，而大自然巧妙的強迫男與女不論他們彼此喜愛與否也要生孩子。

不幸人類似乎除了他們形體的再生殖之外尚需要一些別的東西爲他們的快樂與幸福。生育在一生

的時間中僅佔去很少一部分。在它開始之前與結束以後尚有很多歲月。並且再者，任何女人在她一生中無時不是心靈柔弱的滿足於只管生孩子；而在我們的一夫一妻制度男人應得比和一個女人的肉體更多的滿足。在一夫多妻的社會一個男人誠可以使他忙於簡單的重複肉體性行爲，假如他有此興趣並且他不是太聰明除此以外不要求別的。但假如他是聰明那種重複也乏味了。我會知道有的多妻男子具有微妙的興味與智慧實際上他們發現真正的興奮是發現於和他全無肉體關係的女人身上，他們發覺最銳敏的滿足是在各種的意見與感覺的交換。但我必須承認這種情形的男人與女人是不常有的，像一切的藝術家之不常見，因此我們應當放下去談論一般的男與女。然而我的記憶轉到他們是因爲他們在彼此只是男與女所得到的奇異樂趣。

因爲美國男女間目下的關係的不幸結果是，既然他們不能彼此多享受，雙方都失掉了生活的核心——興味，銳敏，差異，樂趣，是兩個不相同的人由互相讚賞與了解所給予雙方的。改革的需要不再壓迫那些快樂而滿足的人們，並且多少危機永不會發生假如男人與女人曾被教育得彼此相欣賞與了解，可僅由讀每日的報紙便能想像。

然而在這探討男女間的滿意關係時仍須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女人需要受教育嗎？法西斯主義及東方某種文明說不需。在我們國家一向很少受別人的影響，現今也不必問別人。因此這個問題在我國可以自得答覆。不管許多人甘願從與男子有當公民的充分平等的責任退却，大多數的華國女人大概被

給的自由太過了致使她們又當奴隸。釋放奴隸任其自由是容易的，並且那也是一種樂趣做這件正直的行爲。但將生來自由的人成爲奴隸，那是如何的困難並且甚麼似有道理的理由須製作出來並擴大了俾使像我們這樣道義的人們信其爲正當！那也會使美國的男人們起反感的去想到約束並奴使他們的母親也在內的一羣人。即使如此他們或不至反對一種既成的事實假如它的促成不由他們負這樣不俠義的責任，他們對於全體女人們的厭惡幾乎總要摻入一點對於某些「小婦人」的柔情尊敬。

還有一種不幸的結果是她們不能逃避的，若是她們被關閉且無知識，會重蹈迷信與幼稚，並且必然的她們灌入她們的孩子心中的也是近乎這類的態度。任何人若與使自己的女人們在社會與政治上附屬男子之下的人們相熟識，皆知曉後來的教育不能消除這種在幼年時的不幸結果，因爲即使是男孩子也必須有一個時期與他們的母親在一起。男子永遠不能從他們的無知的母親復元回來。這的確是極有道理說一個民族的進步是與他的女人們的發展成正比例。

因此，除非女人們自己堅持那是很不易實行強迫美國女性絕對的回到育兒室，廚房，與教堂去。甚而那些懶惰的女人們縱然想回去也會拒絕的假如她們明瞭她們多少種的特權將從她們奪去。在嬰兒室廚房與教堂的社會種類的女人們不能來去隨她們的意，或隨她們的高興亂講，或享像美國女人們認爲該當的快樂消遣的十分之一。再者，女人們對於她的男性主有人最低限度也要盡些口頭的勞役，並且這些年來隨便講她心中高興講的話，這是服從中強迫與忍受皆爲最難的一部分。

當然美國的女人們會處於柔弱易欺地位。除了她們自己心願做的事體之外沒有任何事希冀於她們，爲了國家或對於國家她們沒有實際的責任，並且她們可以高興或來或去。這聽來像是也算頗完美了，除却一件事實即因此所有的女人們都沒有獲得男人們的真實喜愛甚或他們的尊敬。因爲這一件事實女人們遂缺乏一切，因爲不得男人們的喜愛與尊敬女人們的生命對於她們便成無味。並且從女人必然的不滿足乃發生出許多的弊害。

甚麼是我們的情況的解決方法呢？簡單的是這樣——一種新的教育，爲男與女彼此間的教育。我們需要的一種教育是能啓發我們彼此，並且其目的是用教育人們真正的相平等以取消男女間的隔離。傳統觀念置重於我們男女的不同的職務會造成並保持我們的隔離。那裏從未有過真正的研究到常被講說的男女職務應該不同的必要。截至而今我們實際知道的絕對屬於男性的職務是傳殖孩子而絕對屬於女性的職務是懷孕孩子與生產喂乳。這是男女互相教育的唯一前提。在那以外一切都是臆測及遠非事實的理由的武斷結果。

男女彼此的教育應當從何處起始呢？第一，完全拋棄那種見解就是認爲人類的兩大與必然的團體，男性與女性，應該因性別的天然標準亦先期決定了他們的活動。我們痛詆人種的偏見然而我們對於女人們所說的正是我們對黑人說的：『因爲你是如此，你將永遠被禁止參加每種活動除了家庭中的工作與照顧兒童們。假如你走入工業界那只能最低的地位並且給多少的報酬你都當接受，不管做同樣工

作的男人們得多少。假如你進入某職業界，你必得繼續忍受無任何重大的升遷。」對於美國黑人偏見固然很深，但實際上並不及對於女人們的偏見之廣而且遠。因為除掉了對於「母親節」及「最優的美國母親賽會」的感情之外，事實是女人們却忍受因為是少數而有的一切結果。

當然會有一度理由很充足的爲甚麼男女的活應該嚴加劃分——男子治外，女人治內。後來女人在家中便沒有職務了嗎？比着她當年會做過的，在實際的意義上可以說是沒有。在情感方面說，仍同以前有的一樣多。那就是說她所有的重要工作是給孩子和男人一種有她在的家庭與安全的感覺。雖然家庭已經不是，她却仍是他們的中心。他們必須供養她成爲他們的安慰的源泉與愛的維護者。在以往這對她是容易做的，因爲物質的活動給她方法表現她對於他們的是甚麼。他們的麵包和愛情都依賴她並且她們能使這兩種同在一起。但如今愛情和安適的表現必須經麵包房的麵包與冰鎮的食品，百貨公司製的衣服，與無線電廣播的寢前故事。剩下給她的只有言語，而言語不足充分表達她所感覺的愛。

她試圖供給道德的教訓顯然也是不足的，世界的情況現在證明。誠然，若當道德的導師女人必須承認她們的失敗。一個六歲的孩子離開了家很快就明瞭外面世界的標準和他母親所給他的大不相同。他不久就把她的教訓留在家門口而去按着他在外邊所學得的去生活。他也不必找麻煩對她解釋。大約他也不會解釋即使他想着，因爲知識是本能的並且是在那樣的幼年學習的。不管解釋與否他一生都保有它，並且若干世紀來被稱爲雙重的標準。女人由當男子的導師的努力所獲得的一切只是寂寞的實行

她所勸告的。男人會希冀她去那樣做，同時他却認爲她的教訓對於他自己是不切實際的。

男子在說她的教訓不切實際的確是對的。她怎樣能教導給他一些生活的標準而是她不會在他所生活的世界裏試用過的！女人怎敢要求或希冀男人做一些行爲只是被關閉在安全的家中的女人們才可能但對於在男人世界的任何人均不可能的呢？女人們在世界道德的改進上無可要求無可希冀，除非她們走出來到那個世界裏並負起她們應做的一份工作。她們也不能爲自己的孩子們在道德方面準備一個世界而是她們所不認識的因爲不會實際擔負一部的責任。

女人必須走進世界裏仍不放棄當初家庭中會是她做的一切活動。她必須再使自己忙於衣食住，教育，宗教與政府等問題。她爲她的孩子們創造一種環境的工作必須出去到團體，國家，與世界裏繼續工作，因爲家庭已不再是男人與孩子的真正環境了。她必須跟隨着男人同孩子並在他們生活的地方過生活假如她要繼續仍像當初做他們的生命保障與心靈精神的激勵。

再者，非到她能這樣做時，她不能在自身尋得滋養他們的源泉。因爲女人並無有超自然的品性，與上天並無直接的聯繫。她是一個拙笨的人，同別的任何人一樣容易趨向不滿足與乖張；而且她孤獨的在家裏並不能完成特性與高貴。她今日只能像她以往那樣的去完成，即由與男人一同工作並同等負責。在當初的時候她能够並的確說話是有權威的，因爲她曉得自己說的是甚麼。現在必須承認她時常講一些她自己也不明白的。簡言之，她的功能與責任縱然仍是一樣，卻不再絕對限於家庭中。她們

在國家，在世界上只是等待亦不動手。到她做那些事的時候我們將知道它的不同了。

但在她目前的心情狀態下她將不願做。我前面曾說過那種心情是不穩定的。「女人的地位在家庭」這句話雖因屢屢的重述已經疲竭，然而却有超過它的字面意義的重要。因為現代的女人並沒有願意被關在家裏的意思却仍然隱藏在這句話之下。她們雖然每天去到公事房或各高興去的地方，她們却把自己的心仍留在家中，像一隻小狗被拴在床腿上。她們活潑但空虛的走出去，打字，坐在美容室裏，逛百貨公司或在那裏當店員，或僅只躺在海濱曬太陽。但她們把自己的心留在家裏，她們來去不存任何責任的感覺，到處看見窮困與失調却永遠不使它和她們發生關係或她們能做一些甚麼。而且有時候她們的確把心帶在了身上，於是由惻隱而從事大的慈善與有益的工作。但真正需要的是她們的心力，而這些她們却放在家裏。心力，智慧，確切的心力是今日世界所需要的；而且女人所有的完全和男人的一樣，假如只要她們從家裏出來時帶着它們。

誰能勸服她們這樣做呢？我想除了男子沒有人能。我曾說過在中國反對纏足的改革推行時，拒絕放足的却是女人們。母親們不敢不給她們的幼女纏足，因為恐怕到了十六七歲腳長大而且醜便沒有人娶她。直到男人們自己開始喜愛天足的女子這種改革才成爲實在。中國男子們發現女人在他們身邊一同工作和遊戲比她們在庭院中跛行更爲有趣。因此美國的男子們也可以發現女人們帶着她們的心力和

我恐怕女人們不敢把她們的心力從家中帶出來。不管她們願做與否，女人們仍然依照男子的喜好形成自己，最低限度直到她們達到結婚的目的。

女人，按照男子的願望去形成她自己的這種意思的困難是她從未能十分這樣做，至少是在美國。假如男子想當他願意當的優越者，那末每件事都應該形成男子是獨裁者——那就是說女人們應當受訓練與指導只當男子所願意女人是甚麼個樣子，而且男人也應該受訓練只要求在女人們可以取得的某些事體。例如優美的品格就不應該希冀。去希冀女人發展品格而無責任是不合理的。實際上也是不可能。品格特性僅只是理論的除非有去實用它的機會。智慧亦然，假如想發展它必須給它範圍。若不使用它就會萎謝。這便是何以很多女人們到了某種年齡她們有的特性和智慧是那末少，不論在二十五歲時她們的前途像是有多大的希望。並不是因為她們是女人才變成柔弱，而是因為生活對於她們所要求的太少。男人們在同樣的環境也會變成柔弱的。假如男子們需要女人們和現在的不同一些，他們必須去要求。

女人們想要比現在的她們不同一些嗎？在她們的虛榮之下及對凡是懷疑到她們的安琪兒完美性的任何事體的幼稚敏感，她們是不想要嗎？美國的女子天生是那樣的聰明，那樣有潛伏的能幹，富有充足的能力，那是必然的她們願意感覺自己是處在她的能力的頂端，比現在更穩定。快樂有甚麼意思呢？假如不是知曉所有的才幹都被充分利用。而且女人的悲哀又是甚麼？除去知曉她們所有的而不能供獻

，她們可以是的而不能達到。

然而男子怎樣知道他對女人應該要甚麼呢？若是他所能知道的一切他已經全有過了並且縱在迷惑他時也太常常使他厭惡與疲倦。男與女在彼此相對已經到了一種困境。然而實際上的困難是一樣的。雙方都被傳統所束縛，女人的傳統是被關在家中。

那末，傳統是罪人了。但對於傳統能怎樣辦呢？只有一個辦法——打破它。既然是死的東西，它永遠是應該打破的。可是只有一個問題——怎樣開始製作一個新的。顯然的聰明人應該去開始，因為無知的人永遠抓住舊傳統以求安全。我認爲公平的講智慧的最大集中地是在我們的學校裏。無論如何，學校是比任何地方都好的一個開始處。

因此讓它這樣計劃，不再使男子所受的教育完全爲工業，科學，及職業，而女人所受的教育全無一點特別的，我們的中學與大學的主要目的是男與女爲彼此相互受教育。這樣事並沒有不能實行或不合理；誠然這是唯一真正爲生活而受教育的教育。因爲男與女間的和諧與了解是平靜與聰明社會的唯一基礎，像現在我們所做的，假如不是有意識的而實際是如此的，一味的教育男女使之互相遠離豈非愚笨？

我會聽到熱切的教師們喊道，『但是這種教育新方向的進程序是甚麼呢？』一個教師沒有課程表是無法辦的。但我不是教育專家並且也不是學程信仰者，而我只願意建議這種學程可以建立的一些

建本原則。

第一，男與女應當一同進學校，從他們入幼稚園起始直到他們考博士的最後一點鐘止。但是他們不應當像現在這樣的按照他們的體質年齡分爲班次。他們應當按照他們的生理年齡被置在一起，那樣男與女可以是最接近並且彼此最能了解。一個六歲的女孩子和一個七歲的男孩是生理的年齡相同，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和十七或十八歲的男孩子是生理的同年。像現在的分等級法，男與女在一起是互相有害的。誰能說出男孩子對於在學校制度上永遠顯然是優越於他的女孩子的憎恨是如何的深？並且那裏還有更深的敵意被引起就是十五歲的女孩的需求迫使她本能的注意一個十五歲的男孩子，生理上的對她無準備並因此懼怕她且憎恨她的挫折並爲她所拒斥，然而在他自己的眼中却有點被降格因爲他自己的無能的羞辱。誰能責備他假如到後來他急於行使並保持他的優越感，並且誰又能責備她假如她永不能完全忘掉他對她本身的正直的始終拒絕與懷疑？生理年齡的同伴必須從幼稚園起始。

第二，從正式入學的第一天到最後的一天男與女必須被同樣的教師授以完全一樣的課程。整個知識的領域，包括一切技術在內，應當完全以同樣的方式教給男子與女人。治家與育兒的知識以及一切被錯誤的稱作女人的工作範圍內的事體應當一同教給男與女，因爲他們在家裏和外邊的責任應當共同負擔的。這是把家庭挽回來的唯一方法，使它再成爲男與女共同的相互工作。因爲在開疆的時代使得家庭對於男女有那樣貴重的就是因爲他們的工作是在那裏一同做的。男女彼此的新教育的目標應該再

創造一個現代的家庭像開疆時代的家庭一樣能滿足現代的需要。

因為那並不是完全的笑話去說我們現時不平等的教育對於男子產生一種大的困難。許多天生適於管家的男子為傳統所迫去做其它別的事體。這種不公平對於女人也是很嚴重的。沒有人能知曉甚麼重要的發明與創造被壓上了因為根本不應該下廚房的女人們却被那同一的傳統所監禁在那裏。這種女人們應該生孩子，但却永不該為孩子們做飯或看管着他們。他們的母性能力可以更有價值的用在別的地方爲了每個孩子並爲了社會。

因為除非等到科學家能够發明出遺傳的訣巧可以使男人們天生來具有某些特長女人們另有別的，我們仍須記着這不幸的事實就是男與女從他們的祖先所承繼來的都相同。爲甚麼女人們在藝術科學與職業上未能如男子們那樣的富生產力的簡單原因，是她們不會被允許去做或不會被鼓勵去做，而這兩種就是一種。而且爲甚麼有許多家庭被管理得很壞與治理成紛亂就是因為治理那些家的女人們根本不該在那裏。有治家天才的男子們應該去管它。然而很少的男與女生來有充分的勇氣去藐視傳統並去做他們個人所應當與願意做的事體。

因此，一切的知識都相同並且用絕對一樣的方式傳授應當是男與女的新教育。他們之間不許再有秘密，職業或是關於「性」皆然。大略言之，課程的一半應該是關於職業的學識，四分之一應該是關於女人的究研，而其餘的四分之一是究研男人，但這一切都在同一的教師之下學習。

所有那廣大的學識範圍，我把它都歸到『職業』之下的，必須以一種新的重點去教授。以前只被誤認爲是屬於男子的，但有了這種男女相互教育的新態度之後，這當然是要改變的。這種爲了彼此而且是在此在一起的共同教育，應當消除縱非全部也要是大部分的現在男女間的苦惱。假如女人們知曉她們可以得到男人們所有的知識的技術工具，她們就可以有安全與自信的感覺。假如她們不想或不能結婚，她們能夠照顧自己。同樣的，一個男人假如知曉治家的每件事體，也不須擔心他去做一種技術工作的能力。他可以在某優秀的女子家裏找到他的位置，並且同她完成美滿的夥伴關係，不被兩性分離的傳統所阻礙或認作可恥。

但課程表的教材本身須要修改。例如歷史曾經永遠被認爲完全是男人的工作。若是女人出現於歷史上時，她或是一位無用的女王，或是一個叛徒，用斧子砍壞傢具，或者在酒館裏祈禱。關於女人們的真相，在歷史上從來未被記述：男人走到任何地方，女人也會同去，並且他所做的事她也曾做。女人們忽略了她們的過去，並且忽略了她們過去所佔的重要性。數月前我會偶然問我相識的二十幾位婦女曾經聽說過伊里莎白凱狄斯坦通這個人。其中只有一位聽說過這個名字，但此外再不能多知道一些。然而只在約三十年前伊里莎白凱狄斯坦通被叫做美國最偉大的女性。假如女人們自己是如此的無知，她們更不能希望男人們知道得多一些。但假如教育的目的，是在啓發男與女的相互關係，歷史當然必須忠實的教給雙方，並且要忠實的寫。

再如心理學教的時候必須對於男女心智的差別給以確切的考慮，用思想去研究一個時期認清這種差別是基於身體抑環境，與它們是否永遠的。這並不是急於證實男女間的任何事體，但是去發現彼此相互間的真相。這種爲了男女彼此的新教育將可免除現今毒害着兩性間之關係的無聊競爭。女人們無須急切的去證明她們自己優於男子，也無須急於證明所有的女人都遜於男子因爲她們怕自己是卑遜。而且男子們也不必急於證明他們優於一切的女人因爲他們怕不是如此。而且將被一致公認的這種優秀或卑遜只能在個人間找到而沒有誰是被性別所先天注定的。

心理學應當包括全部重要的性心理學。美國人很幼稚的對於性方面最不重要的事體發生興趣因爲我們太無知。實際上在家庭或學校裏沒有人教給我們關於性的任何事體。「爲甚麼你們國內的成年人們對於性是如此用心？」這是許多到美國來的外邦人時常問的問題。很明顯的回答是「因爲我們關於它所知道的太少。」

然而我們的興趣，因爲我們的極無知，所及的很少超過肉體的，而且我們的確對於性的複雜奇妙與重要的事項不知曉。假如有人問一個學校的校長所教給他的學生關於性的知識是甚麼，他說出的是它的最基本的名詞。作爲結婚準備的兩性間肉體關係的要點是簡單而易教導的。概括起來可以得一個極重要的原理，就是去發現兩個關係人的自然熱情週期並且相互必須調整恰當。超過此事的其它任何事體也都是從這種調整所產生並且也可不必再去作爲較詳細的技術加以教導。實在的我們關於女

人和男子的熱情尚待發現的仍有很多。我敢猜測一句就是男性和女性他們在根本上是比現在的情勢更多相同處。男子的顯然缺乏熱情的節律可以變成像女人的確切節律假如他一生都得與她過充分伴侶的生活機會。像目前男女間的肉體關係成了重累並且太急切因為他們需要更完美的結合。

但一個男人的全部種種微妙和一個女人的全部種種微妙，是如何的重要他們必須互相明瞭，不僅由歷史與心理學並且須由文學尤其是詩歌與小說。為甚麼男人比女人能寫出更好的戲劇與有力的詩歌；而為甚麼女人能寫出更細膩的小說與更可愛的散文，並且男子們在音樂方面的成就是如何大，而若千世紀來為甚麼女人們在音樂上是那樣沈寂並且誰能使音樂在她心中自由起來，因為那裏必須有音樂，上帝會禁止她嗎？一切的文學都是男女相互間關係的一種啓示並且它是應當被他們一同研究的。因為文學自身並不是一件東西，它是不完全的，它的成為有價值只是在它對於男女所啓示的是甚麼。

但一種一種的學程科目列舉下去縱然涉及它們廣泛的對於男女的關係也是無益的。教育男孩子和女孩子的整個目標應當是剷除現在男與女的相敵對，這種敵對是起於重點的不同，懼怕與互不相信，而這則是由於忽略與無知。就是改變之後，對於他們的生活也是無益，若是男與女必須永遠相分離因為他們是男性和女性，而兩性間的敵對現在是常常不能避免的因為並沒有兩性間的友誼。

這種兩性友誼的教育的結果應該是打破把女人注定在一個範圍把男人注定在另一個範圍的舊傳統。男人和女人應當主有這個世界像是他們的共有物。現在的情形他們把它分成兩個領域，並且各人絕

對的統治自己的領域假如並不干涉那一個的。若遇任何一方面進入不是他的領域時他或她必須受壓制，而且沒有一個人甘願一生屈服，特別是那屈服的生活中心沒有愛情甚或友誼。男與女必須放棄欲在任何領域得權力的教育，並且他們是可能的，因為任何欲得權力的根源都是起於某種不安全與不信認他們因為對他們忽略與不瞭解。我們不願意統制那些我們所相信與明瞭的人們。

並且若是女人特別在心智與精神方面受的教育超過她的小小領域，就像她們在美國一樣，而不給她在較大的領域上佔有一份，她的權力會危險的被集中。例如她對於孩子們的責任負的太大，而孩子們應該是分屬於男女雙方的，並且這權力將延長到不應有的長期間。她對於孩子們的生活管理與約束得太甚。男人允許這樣做是因為傳統給她這個領域。傳統是錯了，並且男人們因為對於孩子自從生下來起的撫育和責任未曾分担工作所受損失是很大的。但大多數的孩子們都受害了。我聽見過太多的女人們說，『我全部的時間和腦力都用在管理我的家庭與看管孩子們。』這是因為女人在家庭中擅用她的權力。她不應該管束孩子和家庭。她為甚麼對於男女雙方所共有的家庭和和孩子擅加管束呢？

而且男人們在外邊他的領域上也是殘忍的運用他的權力。孩子們離開家門之後所走入的環境由他負責，而這件事他也沒做得怎樣好並暗示假如女人能分擔一部責任他便會做得更好了。他的孩子由他受到痛苦因為他不允女人進入他的領域以內除了在很次要的地方。

讓女人走出家庭，讓男子進入家庭，應當是教育的目標。家庭裏需要男子，並且外面的世界也需

要女人。孩子們在家裏需要他們的父親並且在外邊也需要他們的母親。那就是說，世界上的工作需要男女共同來做。誰能知道男子的影響力或可解決問題兒童的難題，並且誰能知道女人的實用與實際的腦力或可想出辦法早得看出並防止戰爭的原因？最低限度女人們深知生養孩子並撫育成人的長久困難與代價而男子只須不及半秒鐘就可把他殺死。並且男子也許能知道這些代價假如他們在孩子一生下來時起也分擔撫養與教育的責任。當然，假如這種教育被嚴厲的施行女人們也可以抗一支槍，無論如何可以當警察，但有何不可呢？而且男子們也要學習如何給嬰兒調乳粉。少數的男子曾經會這樣做並仍保持他的男子氣概。男人和女人應當學習的是女人去做傳統指定給男人的任何工作並無損於她是女人，男人去做傳統指定給女人的工作也無損於他是男人。

因為那個老妖魔說在世界上做某種特定的工作久了會喪失了性別或性的誘力乃是無稽之談，那是有些人爲了某事件或某人而重述來掩護自己的。我曾看見過從來未遠離過家除了到教堂或電影院或雜貨店或藥房的女孩子們並沒有有一點女性的誘力，而且我又看見過穿着戎裝的短髮女郎即滿富女性誘力的光芒吸引着男子們的眼睛一致對她們注意。沒有一件事或環境能夠給一個男人或女人性的誘力，若是他或她不會擁有先天或學來的技術。並且教導這件事也應當包括在男女相互的教育中，充分的訓練在適當的時間和地方運用它。然後我們可以減輕了現在把偽造的性誘力注入任何事物的可厭情形。性誘力是一件正當而且重要的東西，它的傳授不應當都交給各種物品從牙膏直到洗衣局的廣告。女人們

最厭惡去相信，因為每種勢力都迫使她們相信，男人在想到她們時不想別的只是單純的性。女人們的這種信念打消了性的一切趣味與興奮，機會與問題，拒絕或接受，不僅是女人對於男人還有男人對於女人。而且對於男子又是如何的可厭假如他相信，因為不能責備他如此相信假如他從雜誌和廣告上所看到關於女人的，都是說女人們永遠自私的注意到誘惑力而在他只認為那是他的生活與興趣的一部分。

因為性的樂趣是多種的，而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在個人是會變化的。實際上再愚笨可笑的事莫過於從一個人換到另一個人僅只發現都是相同的。不，真正性的變化的興奮是去在單一的關係中尋找，基於極深的安全，在兩個人的那種關係中仍繼續有機會與問題和自由的去拒絕或接受。

簡言之性必須使之再興奮並且男與女應當彼此受教育曉得；它是興奮的而不再只是一種青春期的表現，盡可能的保持它活着並且在它死掉時只能從雜誌或電影上乏味與重複的『青春之愛的故事』來代替而得重溫。性的興奮只有它能成為男女間關係的一種微妙與普遍的部分時並且從青春到老年它的形式可變化，而且假如能在生命中恰當的培養只有到人死時它才消滅。

然而像其它任何部分一樣，性也會失掉它的趣味假如它在整個的人生上失掉它的適當比例。男女間的相敵對就是失掉了性和她們其餘的共同生活的比例的不可避免的結果。男與女在生活中必須共有每件事體，在家庭中工作和在外邊工作。在他們的關係能得完美和性能够得到它的恰當比例之前，他

們必須彼此給以做同樣事體的權力，假如他們願意並能做那些事，而不要彼此用規定男子必須做此事而女性必須做另一種事的舊傳統相壓制。而且這種男女間的完善關係是如此的必要，若沒有它人類生活的繡本協調便失掉了，並且不滿足會像野草一般到處產生。

美國所需要的不僅是修改憲法力主男女平等，而是一種新教育真能實現此事，或者用一個教育學的名詞，教育的新方向與技術，因之一切的教育都是走向男與女的互相了解與重視。在這種氛圍中傳統自然消滅而且修正也被忘掉。並且男子們也不再把童年時忘不了的『不許』和女人聯想在一起，同時女人們也不再扣受那些記憶的攻擊，像她現在很欠公允所扣受的。而且誰又敢保女人對於戰爭與和平及防止罪惡與濟救貧窮不能想出一兩個有價值的主意？

第九章 女子與自由

這種男與女的相互的教育偶然的也可以有助於消除現在所謂的特出女子——那就是因為她有一些天才與能力使她自己成爲單獨的像鶴立雞羣，出現於藝術與職業的上層及通常只有男子的執行人物的辦公室，而在那裏單只她是女性竟比她所能完成的事體更使人驚訝。她是美國所特有的社會一種非常現象。她在中國並不顯得孤單，因爲在那裏現今各種的女子可以做她願意做的任何事體，而且沒有人對她們十分注意。不久之前有幾位女子在重慶開了一個銀行。假如有女人們在紐約開設銀行，結果將會有多少的攝影記者與新聞記者拍照並發表新聞！但這些女人在重慶並不被認爲是特殊的，不像在紐約一樣。

在一個女人的地位完全固定的社會，像在古老的中國，特殊的女人當然根本不會出現。在絕對民主主義的社會她不會像特殊的男子更常出現的，因爲在那裏一般女子的水準都是很高的現在像是很特殊的在那裏並顯不出來。在完全的民主主義下女人可以自由依她的能力完成任何工作，她不會顯得很驚人，像現在一樣僅只因爲她是女人。

像現在的情形在一半自由一半傳統的情勢下的美國女人們，特殊的女人是太顯眼了。她成爲一個

被欽佩又被輕視，被誇獎又被可憐的人物。她是應被憐憫的，因為那是她的不幸，若就她的個人幸福而言，她天生有異乎尋常的智慧和能力，爲了社會對她的要求那兩件她都不十分需要。她甚而可以有一些特殊才幹，就像她是一個男子的情形一樣，假如她不去使用，它就會感覺不安與不滿。然而她又不能像男子一樣運用它。她像他同樣自然的渴望的結婚，需要她的時間與思想而不需要他的。一位天才的男子能够發展他的才幹，不必担心家和孩子，只要他賺的錢能够維持他們。但即使一位能幹的女子能賺錢，家庭與孩子的實際責任仍舊是她的。沒有一個女子，不論有多大才幹，能從她的肩上把他們卸下來。她不願意從她的心上把他們取去，但她却仍無自由放棄女人的傳統的工作。男人也未受過那種教育去考慮她的天賦不論如何大會等於或優於他的。他不曾受過教育想着去衡量一下他個人的和她的天才。他保持他的自由，不論它對於別人有無價值。假如她不幸具有天才，必須盡她最大的能力去使用它，同時還要照管家庭，孩子，男人。無情與不負責的質問是爲甚麼她結婚成立家庭並且生孩子，答案很簡單，因爲是女人，她不能滿足除非她存了一個女人的生活。她時常聽了被指責她失掉了她的女性氣概。

有時候這指責是對的。不容否認的我們的特出女人們極多都是男性化，頑強，無情，缺乏優美。但誰能責備她們？這時候女人已將走近她所能反抗傳統的頂點，她那樣被譏笑被批評，得到許多的輕視，有善意的也有惡意的，被那些不勝她的男人和女人的憤怒與妬嫉所污辱，她時常就是別人所說她

的那個樣子。她很難換一個樣式生存除非她有一個女人的真正奇跡具有純粹的優美能保持她的完整。但爲甚麼對於女人提出超人的要求而不對男人提出？一般成功的男人也是自私，傲慢，頑強的，却沒有人責備他。

然而我不得不承認那些特出的女人，她有時候確是如此，並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她也不鼓勵別的女人去和她爭勝。她是獨斷的。她對於別的女人的行爲是無情的並且對於她們團體的福利毫不盡力。她的整個生命與能力全都用在努力去保持她在男子之間的地位。她對待這些男子是粗暴的假如他們不贊成她，是柔情的，假如他們贊成她。他們謹慎的欽佩她，暗地或公然的憎恨她，深深的懼怕她，並不甘心的尊敬她。她對於他們是一種主張把女人關在家裏並躲開道的活的抗辯。雖然她們多皆是健康而漂亮，沒有一個男人的真心想要她爲妻。那像是娶了古埃及美麗女王克萊奧帕翠與美國的自由神像揉成的一位女性，毒蛇與火炬都混在一起。雖然在她走進大會場時博得全體的目光注視她，但她是個孤獨與不安定的人物，因爲她不復能在小的平常事體與娛樂上尋得快活。她的幽默，假如她還有話，是粗笨的，無生氣的，與偽裝的，並且她的快樂是可怕的因爲是那樣的決然。她對於所有的女人與任何男人，除了少數她認爲能幫助她的，那樣不客氣，是美國人生活的特別現象之一而爲外國人所驚異的。精明，美麗，有權力，她却是一個怪人。她是法西斯主義的確證。

誠然，有時候你在注意這種特殊的女人你會明瞭簡單懇切的德國女人。大約這種女人對於法西斯

主義的成功很有力。在德皇希特勒之歷史上的失常度的隙間，德國有很多這樣的特殊女子，這種特殊的女人在那種社會的改變中很興旺。她們砰然揮門走出家庭。假如她們能以成熟的中國女性的沈靜智慧走出來，她會幫助保持自由仍能活在德國。

因為我再說一次真正女性的女人不能改變成非女人氣概的。不論她在做甚麼，她仍然有女性姿態，在每種神氣言語與動作上。我會看見她在中國的軍隊中穿一件舊制服，肩荷着槍開步走。她在俄國站在機器旁邊。我在本國內也曾看見過她一兩次，一位坐在法庭上的法官，一位在醫院的醫生。不論她到何處，她仍是她自己，聰明，能幹，不可改變的一位女人，其女性姿態一如抱着一個嬰兒在她胸前，或站在她自己廚房的爐竈旁邊。她並不會想到要去證明她像一個男子一樣的能幹。她知道她很好，而且是女人。

然而這却是實在的，並且我時常大惑不解，就是一個美國女子比別的國家的女子都更容易更快的失掉她的女性趣味，若是她在家庭以外有些成就時。爲甚麼會是這樣？除非美國的女人們一般說來都是性的發展不足？我不能找出別的解釋爲甚麼她們是那樣扣心怕失掉她們的女性特點與爲甚麼她們必須急切的保護那樣柔弱的一種女性味，爲使它活着她們必須在家庭的暖房空氣中保護着，否則它會消失了。女人們必須繼續不斷的做着傳統嚴格規定爲女性的活動；否則她們會忘掉自己是女人嗎？

但這樣會呢？因爲女性的本能在一個堅強，真實的女人是浸注在她的頭腦和全身。它不是要表

現於空洞的柔情的情感主義，在饒舌與衣飾和捲髮，在染紅的指甲與奇形的女帽。它也不是只表現於烹調理家與生孩子。在這些事體上也許根本不能表現。很多蹲在家裏有孩子們的女人並不是真具女性。不，真正女性的女人不能而且不怕去做或當地願意的任何事體。她就是女人。她所做的任何事都帶出女性味並且充分是女人，而且她不能摹擬男人假如她試做，因為她一切都是女人並且所有她的思想和呼吸和生存都是女人，並且她的女性化就是她自己而且它是不能從她拿走的或改變的，她也不想改變。她願意當她所是的，一個女人；並且既是一個女人她走到任何地方並做任何事體，在她自己的滿足與生存中是安心的。

假如女人們能够多少相信她們不會不是女人了，假如她們在起初是女人——並且假如她們在起初不是深刻，真實的女人她們不會是女性無論她們穿甚麼——在她們的前途上被除去的是一個甚麼樣的妖魔！在如今女人們最可重視的所有物就是女性化。

在德國的特出女人當然比她在美國有更多須奮鬥的。她遭遇到男子比她優越的不能動搖的決定，而這種決定是一般女人們所支持。特殊的女人在她的自由上無異是責難那些才幹能力不及她或缺乏良知的不欲負起自由的責任的女人們。在她的內心裏，女人知曉她接受自由的特權但卻未要它的責任。假如一個女人能完成這許多，別的女人們會輕易的問她們自己，那末所有的女人們應當完成更多了？不誠實的去回答那個問題，更容易的是指着手大喊指責那些人的非女性化與忽略家庭和孩子們以及毀

失了一向爲女人們的託辭的女子德性。雖然據統計已經證明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女人實際上給予孩子的照顧時間更比所謂的家庭女性還多。

在納粹黨當政以前的德國比現在的美國所有的特殊女性更多。在德國國會裏共有四十多位女議員。美國下議院只有很少的女議員而上議院裏只有一位。德國各省立法院與市議會更是有極多的女性。女人們在很高的工人組織與公司裏均有工作。她們當法官當醫生和技師。她們對於全國的住宅與學校經社會的立法會有很重大的供獻。她們會盡全力反對納粹勢力的興起。然而德國的特殊女性們既未能救了她們自己也未能救了一般女人們。她們全體被迫退却。現今德國在家庭以外所有的位置，除了極不重要與下賤的工作，都拒絕女人。沒有一個女人能升到任何地位，不論怎樣低微的，使她在一個男人之上。她也不能進大學或受任何種較高的學識。因此她退回中世紀去。

在法西斯主義之下特殊的女人救不了任何人，甚至她自己，假如她與一般女人們的距離太遠；而且現在的美國也和德國一樣的遠。距離既遠乃致一般女人竟成了特殊女人的勁敵。然而這種特殊女人也應該受這種敵對因爲她用自己成就的自私心與別的女人們隔絕，而不利用她的成就去領導別人到更好與更高的地位。這是極愚笨的因爲特殊女性的地位是不安穩的設若它太高出于別的女人們的地位。假如全體女人們的地位不高也沒有一個女人會特別高。然而假如有一個女人升高了她也不應該被別的女人們仇恨——她卻應該被視作全體的希望。她之被仇恨，只是那條文明決不比它最野蠻的份子更

強的原理又多一個例證。

因爲在特殊女性與一般女人們的距離之間是有危險的，並且它對於全體的人民是一種危險假如他們尚希望成爲民主主義的。法西斯主義會從後門爬進來。柔弱，未得完成，不滿足的份子就是後門，而且這些尤多是女人們。反法西斯主義者可嘉許的忙于在到處取締納粹份子但他們却忽略了危險的大根源就在這一羣一半無知，一半閒散，懶惰與不滿意的美國女人們，她們已很嫉妬那些特殊女子並且已經準備妥拉倒全體女人們的屋宇假如只要那少數的女人不再能責備她們。

跑向納粹旗幟下的德國女子就是那些無知的甚而並不曉得納粹行動的理論。第一批親納粹的婦女領袖們就是那些已經主張反對女人在政府中工作甚且當然也反對女人的社會與政治解放。她們是反對婦女選舉權與反對女性化者。一個現在流亡的德國特殊女人說過，「她們沒有一個會參加爭取承認女子的權利與尊貴的工作。」

贊助納粹主義的其他德國女性是誰們呢？第一是年輕的女子們。這是很可驚訝的，看到美國的年輕女子的甘願退却，方明瞭在德國也有同樣的情形並且那使得她們贊助希特勒，不是因爲她們知道他將給她們甚麼，而是因爲她們願意被庇護並信任他。我的心有一天很灰冷當我聽見一個年輕的美國女子喊道，「我真疲倦于去設法求知——我只渴望去相信！」這是德國的年輕女子跑向納粹權力下時的死的喊聲。

在傾向納粹的德國女子與今日的美國女子還有別的相似點。當時德國的女人羣衆，像今日的美國一樣，都是屬於中下階級的而且對於政治毫不關心。她們想到她們自己與她們的家庭以及她們每日生活的小團體。因此對於那些中下階級的德國女人，她們高興看到所有的女人們都退到一般平庸的婦女，並且她們贊助把她們拉下來並看守在那裏的納粹政權。這些女人們是擁護納粹政權的最大力量。

但此外還有其他的女性，甚而有少數的知識份子信從納粹主義是因為她們曾試圖自立而終於選擇退却。她們是希望在職業上做點成就但遭失敗了的失望者，並且是未結婚的而被納粹口頭允諾必使每個女子都可結婚所惑。這真是可異假如這些女子是聰而有知識的，竟未懷疑所允許給一切女人的結婚是其麼樣的。然而在世界各國都不乏這種失望的女人們寧願得任何樣的結婚也比得不着的好。這些女人總會有的倘如仍以結婚作爲女人的成功的標尺。這些女人在美國，如在德國一樣，是會贊助納粹男子的假如他們是拿結婚引誘她們。

但德國女子和美國女子最相似的還是那些女學生們。我在前章所說的美國某女子學校的女學生們的投票意見可以直接來自德國。它完全代表那些甘願放棄女人們所努力爭得的權利的德國年輕女子們的態度。誠然，那然年輕的德國女子也像年輕的美國女子一樣，她們自己不會奮鬥去爭取這些權利。她們接受那些像是份所應得並不會重視甚或明瞭它的價值。而且像今日全世界上的許多別的年輕女子們一樣，她們被發現橫在她們渴望成功的當前的困難所沮喪。那裏沒有確切而容易的成功之路而且又

加上經濟衰落的困難，這到處永遠是對于女子的壓力重于男子，她們乃決定退回家庭去並依賴男人，這是納粹主義甘言允許她們的。記住了她們是年輕，納粹利用最濃厚的情感引誘——光亮，音樂，集團歌唱與行軍，並且永遠有漂亮軍服齊整的雄健男子。柔弱的女人們在這些引誘之前如像在大軍之前一樣的屈服了，情感與性的犧牲者。她們滿足于低微的位置，時常沒有薪金但却永遠有制服穿着使她們感覺到重要並阿諛她們的可憐的虛榮並減輕她們的卑遜與真實服從的感覺。

去認識真實的自己——這是快樂所最必需的。假如男人和女人能真正的彼此認識，不僅像是他們結合的個人或親戚與雇工，而像是在一起努力于一件工作的人類，那工作就是管理人類社會，他們能够彼此認識的。那就是說，每人將只對另一方要求所應當要求的，不多要並且也決不少要。像現在，他們彼此相要求的太多同時又太少了。而且他們的要求是根據傳統而形成的，並不是根據一方真正應該要求對方的——一種自發的與自由合作給予各個人，男女皆然，符合在生活與工作的平等機會的最大自由。

當我看到我滴才寫的這一句時我發現無意中我已經到達一個目標。我不會去尋求那個目標。我會，在男與女的自由之路上徘徊，卸下彼此完全非故意相加的負押的自由。我會追求雙方快樂的可能性，不論這些曾經試用過沒有。所有在世界上大路與小道從東至西引導我發現至此：男人與女人的快樂幸福全在雙方機會均等的最大自由。自由而無機會是無意義的。

自由的男人與自由的女人，在同樣的條件下在人生的一切行程上共同工作！而且這不是民治主義又是甚麼？因為在我們腦子裏除了各國與民族及人種之外，讓我們再記住在人類社會上還有更基本的一個區別。那就是把人類分成男與女。男與女互相反對將破壞其他一切人生的聯合。但到了他們彼此相助，到了他們一同工作時，基本的和諧成立了，在這基礎之上可以建立一切他們所希望的。

(完)